中國地學會

地學雜誌



6505
4
14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XIV No. I-II 1923
第十四年 第一、二合期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二月中旬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再版

本雜誌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歡迎投稿，若有對於地理學，人地關係論，地理教授法，歷史的地理，遊記，探險記，旅行記，海程記，風土記等，無論翻譯創作，均所歡迎。

(二)文言白話不拘。惟須繕寫清楚，照加新式標點符號。能照本雜誌行格抄錄者更佳。翻譯之稿，請兼寄原文，或原著人姓名，題目篇頁，出版時日，以便核對。

(三)本會對於來稿，有增刪去取之權，如不願受他人修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來稿登載者，由本會酌贈雜誌及出版圖書。但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五)來稿揭載與否，本會不能預先聲明，不登者原稿恕不退還。一欲退還原稿者，請於寄稿時預告，並附相當郵費。

(六)來稿請逕寄北京後門外方磚廠下窪子十八號中國地學會編輯部收。

(七)稿末請註明，名住址，以便通信。

本會編輯部啟事

陳君翊仙已由南返京，俟後編輯事務，仍由陳翊二君公同負責。

本會特別啟事

一、本會會員張星烺碩士，一九一〇年留學柏林時，即從事翻譯英人亨利玉爾先生(Sir Henry yule)註釋之馬哥孛羅遊記。歸國後，教授之暇，參稽中籍，加以新注，孳孳懇懇歷十二年，今已譯成四十萬字，約得全書[illegible]之二。同時並搜集關於中國東亞之古遊記，分內編(中國人遊歷外國者)外編(外國人遊歷中國者)兩部，達[illegible]餘種。先生原擬譯成馬哥孛羅遊記後，再將所收古遊記，加以考證，成史地叢書十二冊至二十冊。惟年來中外知交頻函催問，皆欲先睹，茲爲慰答海內外同志厚愛起見，自本誌第十三年第八期起，先將馬哥孛羅遊記導言一部，約八萬字，分期在地學雜誌發表，每期以一萬五千字爲度，並爲便利同志裝訂成書計，排印格式，自成一編。謹特奉告，幸海內外有志研究中歐文化交通史元代史及馬哥孛羅遊記者，特別注意。

二、本雜誌爲確定出版時期，改良印刷，審選材料起見，從十四年起，仍分全年爲十二期，兩期爲一冊。二月中旬，出一二合期，四月中旬出三四合期，餘類推，共出六冊。每冊材料，極力擴充，約自九萬字至十萬字，較前單期約增一倍。每冊價洋二角五分，預訂全年者，祇一元四角訂算。

三、本會前十三年地學雜誌，現均再版補齊，茲爲優待地學同志起見，仍照八扣出售，計第一年十期，第二年八期，第三年至第十二年各十二期，第十三年九期，共計一百四十七期，圖畫二百三四十幅，合實洋二十三元三角五分，郵費國內二元二角，國外四元四角，不收郵票，遠道可通函定購(匯票祈寄明北京後門第九支局)價洋匯到，立即照寄。書存無多，有志地學者及海內藏書家，幸勿失此機會也。

[illegible]圖書館

地學界消息

中國地質學會年會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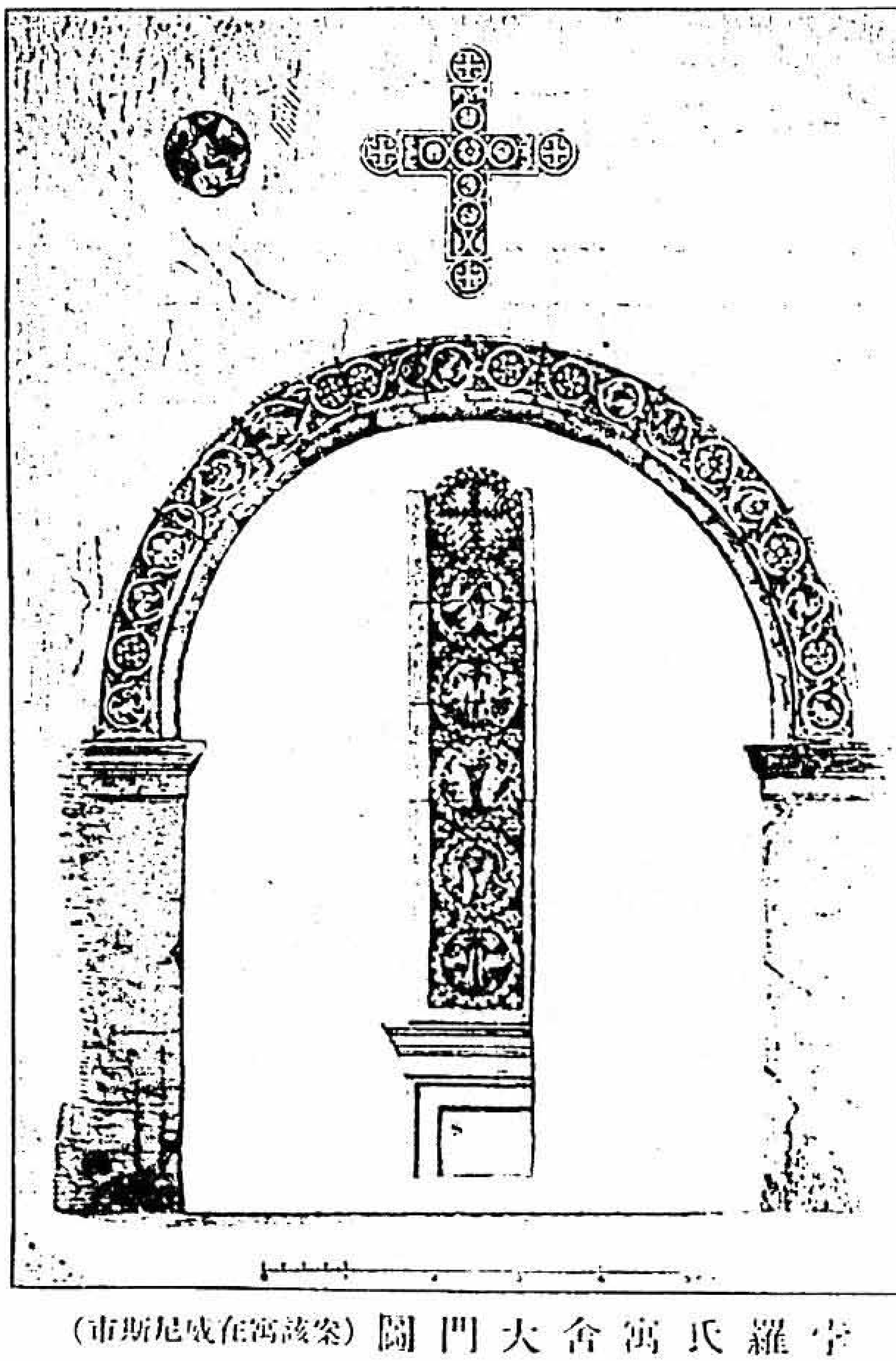
本會紀事

捐贈誌謝
姚存吾遊蹤報告
關於馬哥孛羅遊記之來函
英國倫敦地學會來函

孛羅氏還家被拒圖



按孛羅氏等三人離故鄉二十六年，復歸故鄉；其親戚寓居邸內者，不識其人，拒之入內，與令人有『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之感焉。



孛羅氏寓舍大門圖（案該寓在威尼斯市）

論叢

世界風土病分布之通論

蕭鳴籟

南人食米，北人食麥，而體質之強弱以分；沿長江居，循雲嶺宅，逐水草行止，而山陸之交界以判；乃曰吾健強，吾文秀，抑知此皆天然所賜與，不必矜而亦不能逃也。吳越人曰，吾善操舟，山隴人曰，吾善控馬，濟渤海者，施其稍習，居黔滇者，利其陶礎，不知此皆地理所牽移，不必異而亦不能同也。偉哉偉哉！其天然地理之勢力乎！吾居於北較溫帶之東亞大平原，吾長於黃河長江珠江之三流域，吾橫於南嶺北嶺陰山之三山脈，吾東過渤海黃海東海南海，以跨太平洋，吾西過西域三十六國故都，以摩帕米爾，吾之精神思想物產風俗習慣，安得一一比於寒漠雄闊之俄，活潑流麗之法哉！豈惟精神思想物產風俗習慣為然哉？雖病患亦因地域不同，氣候住民飲食風土諸關係，而分布不一，吾人受害，亦因以各殊，雖施以人為，可變相當影響，然凍傷一病，究非印度人所能夢見也。繹其過程，究其原理，不肯從，不苟和，吾以此自誓。爰著風土病分布通論，採譯眾言，間參己說，不文不質，亦醫亦地，乃泛論所宜然，非做生之本色也。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日，蕭鳴籟自誌。

何謂風土病？不普遍於各方，僅局限於一域之疾病名稱也。風之義有實名有虛象，而汝南應劭之說為精，其風俗通義序曰：「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

有剛柔也。』土之義亦有實名有虛象，而大易與許慎之說爲當。離彖傳曰：『百穀草木麗乎土。』說文曰：『土，地之吐生物者也。』吾則曰：非惟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病亦麗之；病之麗也，或介百穀草木以麗之，或因住民習尚以麗之，或直接麗於地質地形，其麗一也。且土既爲地之吐生物者，則病菌病虫皆有生物也，從而吐之，土職宜然。故吾爲之定義曰：風土病者，從天氣之寒煖，地形之險易，水泉之美惡，草木之剛柔，而所麗不同，所吐各別者也。易言之，卽地方病也。如日本之有住血吸虫病，其適例也。夫住血吸虫病之在日本，到處皆然，並不限於一地，山梨，佐賀，廣島，岡山，及茨城，千葉兩縣之利根川沿岸，東京府下之荒川沿岸，靜岡縣之一部皆有之，與結核病之發生於奧斯麥利他者，大異其趣味矣。雖然，日本住血吸虫病者，非世界所全有，而日本之所獨也；以世界言之，亦僅限於日本一地方，而爲日本之風土病而已。

求諸世界著名之風土病，有若十二指腸虫病，喀拉利亞病，馬拉利亞病，睡眠病，脚氣病，癩病，有若日本之日本住血吸虫病，埃及尼羅河流域之埃及住血吸虫病，純熱帶地方，則有但果熱，巴爾他奇熱，烏拉拜基亞病，喀拉亞遮爾病，黃熱性赤痢之類；又有日本之恙

虫病，美利堅之鹿克亞烏太斯僕拉脫熱等；總計其數蓋不下四百餘種也。

以此等病之原體種類言之：起於細菌者，如癩病是；起於原虫者，如馬拉利亞病，睡眠病，烏拉拜基亞病，喀拉亞遮爾病是；起於寄生虫者，如十二指腸虫病，日本埃及住血吸虫病，肺臟及肝臟之奇斯脫馬病是。至病體不明，如脚氣病發疹病者亦甚多。夫何故而發生此病？何故而此病乃僅限於一地方或一區域以成其所論風土病之一名詞？此最切要之問題，抑亦最有興味之問題也。不揣儉陋，聊貢所知，希人地學家之垂教焉。別而論之，所關者四：

一、風土病分布與氣候之關係

病原常生於熱帶及溫帶——十二指腸虫分布地——指腸虫卵子孵化——馬拉利亞睡眠病之寄生及介紹——寄生物與氣候

凡熱帶地方疾病之種類恒較寒帶區域為多，除單純之寒病熱病，如熱帶之日射病，寒帶之凍傷病不計外，其由細菌原虫寄生虫而起之病原及不甚明瞭之病原，皆常生於熱帶及溫帶，寒帶居民每不易傳染。其原因乃由病因己身之發育，必在普通溫度以上，寒

帶。苦。寒，不易。發。育。故耳。查吾人室內溫度，十五度乃至二十餘度，即爲合宜；一般細菌之發育，則須三十七度以上之溫度，乃爲完善，派斯脫菌然，虎列拉菌然，奇破斯菌，赤痢菌亦然，故是等細菌之傳染病，熱帶地方最多。請就虎列拉派斯脫作稍詳細之研究：俄羅斯寒國也，夏日氣溫，亦不能達三十七度以上，而派斯脫之流行，每於冬際，以寒國禦寒甚備，冬日外間氣溫雖低，室中溫度反高，故前年冬季，滿洲里等處發見派斯脫，即此理也。至日本當盛夏晚春初秋之際，每從印度地方，而來虎列拉之襲擊，一屆隆冬，則虎列拉之進行，自然終息；吾國亦然。至其本菌，在日本地方，及吾國長江以南，究未嘗銷滅，不過不能發育滋長而已。赤痢病菌亦四時存在，於盛夏則激盪流行矣。上記細菌遇寒冷氣候，如謂其已盡枯死，亦所不能。試將此菌納置氣溫零度之琉璃管內，觀其新陳代謝之作用，所謂三十分鐘即作一回分裂之現象者，非常低微，殆如下等動物之保持其冬眠狀態者然．一旦遇適當溫度，發養培地，或接近吾人身體時，則其威力次第再現矣。

又如十二指腸虫之蛔虫，係寄生虫，亦與上述理由相同，熱帶燥地，發生最多。據日本屋島海拉氏十二指腸虫撲滅調查委員會報告，則十二指腸虫蔓延地點，起南緯三十度，

迄北緯三十六度乃至六十六度從熱地至寒冷地域，則病者人數逐漸減少。故南美洲之烏拉圭秘魯以北，澳大利亞洲東北部約克角半島及昆士蘭查勒維里埒近地方，亞洲之阿拉伯印度馬來半島，非洲之南非洲聯邦及撒哈拉南北一帶，皆其勢力範圍，進至朝鮮日本，其勢已衰矣。至其卵子之發育，在二十度前後，非常遲緩，欲達健全時期，非經較久之時間—四週以上—不可。若二十三度以上，發育稍速，然仔虫脫殼者尚少，至二十度以內，欲求仔虫之成形，殆不可能，惟日本宮川米次於十七度頃，發見卵子之孵化而已。試以冰塊插入十二指腸虫卵子內，則其卵子忽多死亡，與住血吸虫肺臟及肝臟奇斯脫卵子無異。該卵子爲發形，二口外有卵蓋，蓋仔完成，則破卵蓋游出，冬季四個月間，概生活水內，如置三十七度之氣溫培發之，仔虫可立時孵化脫殼。

今據諸家報告；拉比乃波魯斯氏等謂十二指腸虫卵子之孵化，二十五度至三十度間，在歐洲爲最適宜。陸謊氏謂三十度至三十五度間，在埃及爲最適宜；或謂應以三十三度至三十九度爲適當。日人宮川米次謂三十度以上，皆爲適宜。余案十二指腸虫病所占地域極廣，其卵子發育所須溫度，亦不一定；要之在三十七度孵卵器內，可以產生者，在三

十度時，亦得同一之效果也。十二指腸虫之發生，以煖地爲適當，是固然矣。至溫帶地方，則田園鑛坑及隧道等處亦甚發育，故平民職業中農夫鑛工，易罹此病。據田狄爾氏之調查，二十二度以下之鑛坑罹病者非常之尠，約占百分之二·六至六·一，從二十二度至二十五度爲百分之一六·六二十五度以上，爲百分之六一·八，據此則十二指腸虫病與勞工有密切之關係，不待言矣。又本病發育，不僅依賴溫度，必須一定之濕氣，以爲培養，故空氣乾燥決難發生，但濕氣與溫度互爲影響，熱帶多雨，則濕氣濃，寒帶少雨，則濕氣薄，依然爲氣候之影響而已。

蛔虫卵子之發育，近時頗多研究，其發育地點，在地球上比較稍廣，寄斯拉菲開鄰太菲世多有之，惟阿以斯拉菲，熱帶最多，其他各地，尚付缺如。鞭虫類或託里斯鹿古爾類，熱帶地方多有之；原虫病中之馬拉利亞病及睡眠病，亦以熱帶爲多，因需一定之溫度故也。至原虫病之幼虫，其完全發育，常於人體以外，別有寄生，乃得展轉爲害。試就馬拉利亞言之；馬拉利亞起於南緯四十五度，迄於北緯四十五度，其幼虫皆在病人血液之內，逐漸發育。夫病人之患病，僅自感不快，與人無傷也；於此有蚊類焉，感觸病人之身體，而吸取其血

液，馬拉利亞原虫，乃隨血液以俱來。該原虫有性體也，遂於蚊之胃壁，增殖分裂，終乃自由活動，分成許多芽體，通於蚊之體腔，而集合於蚊之唾液線。此蚊復刺觸第二人，滿載血液，而以馬拉利亞之芽體，輸送於第二人之血管，以爲回敬。展轉傳播，互相紹介，蚊之數量無數，即人之病根應已矣。再就睡眠病言之：睡眠病之病原，以蠅類爲寄生，因展轉傳染之故，衍蔓於熱帶亞熱帶之南非洲印度秘魯錫蘭阿拉比亞埃及澳大利亞蘇丹及我國之貧民間。該病爲熱帶性之貧血病，一名喀拉阿沙耳，Kala Azar 其原體爲來秀馬亞，乃一種血液內寄生原虫，罹是病者，百分之七〇以上，其結果必至漸趨死亡。質言之，病虫寄生物之爲害於人也至矣。費拉利亞病由于蚊，日本住血吸虫由于波蘭獲得載亞（一稱小卷貝）肝臟基斯脫馬由于亞姆尼亞，皆經寄生物之紹介，以與吾人接近者也。如肺臟基斯脫馬，第一次寄生物爲河貝子，第二次寄生物，爲棲于山間溪流之澤蟹，是由二種寄生，乃近吾人。纖蟲類寄生爲河鱒拜斯脫牛肉豚肉之類。其對吾人爲自動的襲擊者，如日本之小卷貝中國之蠅蚊是，因他動的攝取，遂至感觸吾人滋生內部者，如肝臟基斯脫馬及纖蟲類是。據此則原蟲寄生蟲，在發育上必不可缺者，厥爲寄生物，此寄生物之存在，實

與地面溫度有密切之關係，苟低減其地面之溫度，則該寄生物即直接受莫大之影響，夫！然此蚊蠅卷貝纖蟲之屬，既發育于熱帶濕帶矣，由此而生之疾病，自必不免耳！

依上述理由風土病種類之衆多，實為熱帶地方一特點，此天然勢力所支配，吾人所莫可如何者也。雖以人工預防，可獲相當之補救，如香港在北緯二十三度，地多瘴癘，自租入英國，經英政府改造布置，疾病日益減少，然天然勢力之不可侮，氣候與風土病分布之關係，吾人究不能不鄭重視之也。

二、風土病分布與住民文化之關係

赤痢虎列拉奇波斯之豫防—奇波斯多存於地下水—糞便爲病原之媒

前節詳言風土病發生之原因，及氣候與風土病之影響，可以見天然之威權；本節側重人文，勸求補救，可以見人工之效力。

夫赤痢病者，中國日本所在皆然，至於英德，昔亦盛行，晚近注意交通，清潔水道，而赤痢病乃退避三舍。英德之地，非有變易也，昔之赤痢，與今之赤痢，其患殆相同也，昔有而今無，亦以住民之文明程度，今殊於昔，文化既高，防患較密耳。赤痢患之較輕者也，今夫奇波

斯虎列拉皆著名之急性傳染病也，使上流泊一商輪，僅一客挾數黴菌以俱來，不崇朝而全市受病矣，此實交通商埠之危機也。當歐洲戰爭時，彼攻此守，極費經營，稍一不愼，則敵騎長驅；虎列拉之淫威，非直德騎之崛強也，可不爲之築壕塹池，以禦之乎？歐人知其然，遇生客入境，必受檢查，於境內居民，時爲防範，退敵禦魔，惟恐不周，故雖不能禁其行，要亦足以遏其勢。至十二指腸蟲蛔蟲之類，不多見於歐洲，從住民文野之推移，而風土病分布之濃度，隨之差異，此可見人爲力之足以限制風土病矣。

水源之清潔與否，與風土病之分布，有密切之關係。請申其義：虎列拉奇波斯赤痢之暴烈，人多知之，其傳染之方法，大要不外以食品飲料爲媒介。奇波斯病原，多存於地下水(Ground Water theory)中，此水出於地下，含礦物質及黴菌甚多，污穢異常，即河水亦與此水混合，不可分析，非經濾過，決難作爲飲料。吾國人昧乎衛生之道，飲料素不講求，試行於都府，則城溪之糞便人尿，時與混流，郊野之間，則死猫腐狗，每飄河畔，以若此之飲料，欲求奇波斯赤痢虎列拉之絕迹，又焉可得也。

糞便可作肥料，農人之恩物也，然最爲傳染病之媒介。蓋患虎列拉赤痢奇波斯之病

人，由消化機所排出之糞便含該病之原體細菌甚多；即普通人排出者寄生蟲及亞姆尼亞分量亦不少；十二指腸蟲蛔蟲肝臟基斯脫馬日本住血蟲之卵子，亦由糞便排出，故人糞尿溺最易爲病毒之原。吾國南方都會厠坑纍然，不三五家輒有一所；北方都會每晨八九時空氣淸潔，輒爲挑糞夫之糞車糞桶所亂，而糞夫之背負糞桶，尤令人不可逼視。一至夏日，臭氣沖天，蒸發之餘，遂生疫癘。至歐洲田舍，設置甚大之貯溜所，以化學作用，撲滅其中病毒，留其腐敗醱酵之有機體，以充肥料，無害於人，有益於農，誠善策也。吾國爲預防風土病之發展起見，實有倣造之必要，於文化衞生，兩有裨益也。

其他廣設醫院，灑掃道路，官路之旁，多植樹木，並於衝衢，多設涼亭，以供行人夏日休憩之用，皆於發展文化限制風土病有關，留心市政者所宜關懷也。

三、風土病分布與寄生物之關係

日本埃及住血吸虫之比較—寄生物形態不同之原因—睡眠病發蠅之分布地—瘧病之分布

病原之發，必賴寄生，前已言之。至寄生物者，因氣候土質山川雨量種種差異，各處所產，種類各別，形色亦殊，因之介紹之風土病，亦各不同。如日本埃及同出住血吸虫，日本發

源於中州，埃及延蔓於尼羅河畔，日本之蟲，寄生於小河貝子，爲消化機之病患，埃及之蟲，寄生於小蝸牛，則犯泌尿機統系，二蟲相遇，差異顯然，二病相較，雖皆令人發熱狂，而性質不同，是因寄生物之關係而各異其風土病也。外此日本歐洲美國風土病原體，多以虱爲媒介，亞非利加以蝨爲媒介，吾國蠅虱蝨蚊臭蟲最多，傳染亦最盛。按之各寄生物既有虱蝨蚊蠅臭蟲河鱘諸名，而按之同名，則歐美虱類，非洲蝨類之形態大小，每與中國日本相殊，寄生既稍異，則雖同一病原，而歐美中日，其輕重緩急，亦微不同焉。

夫寄生物之形態狀況，若是之不同何歟？（請參觀動物學）藹鳴籟曰：此不獨寄生物爲然也，推人亦然。歐洲白人，亞洲黃人，熱帶之地有棕色銅人及黑人，美洲有赤色種人。論其髮，有直而粗者，有柔而細者，有捲而滑者；查其橫斷面，我國人髮爲圓形，歐人髮爲椭圓形，黑人髮爲扁圓形。論其頭，非洲黑人頭長，我國及日本人頭適中，我國新疆額魯特人頭短。論其身體，美國人最長，德人次之，吾國適中，日本人最矮。此人文地學所研究，非本篇論文所宜羅列也。尋其變化，要由地理。若從人種一元論之推證，則吾人五種，本屬一家，自原人種分布各地方後，因適應地理環境地帶要求及氣候物產諸關係，乃始有此變化，理

由亦殊皆單也。人類進化之情況既若此，飛鳥而有保護色，走獸入海則幻而爲鱷魚，物之本能，固可變化擴張也。惟虫亦然，彼因土質氣候山川雨量而有差異，亦當然也。至於如何土質氣候，乃產生如何現象之病原寄生？是地質學者動物學者之交互研究，非片言所能徹底解釋也。

關於睡眠病之病原，爲一九〇一年打爾脫氏，一九〇三年卡斯泰拉氏等所發見，係來秀馬亞原虫浸入血液內所生之疾患，其寄生而兼任傳染媒介者，爲螯蠅之一種，名古陸西那帕爾帕里斯該。虫產生於亞非利加西海岸，從北緯十七度起迄南緯十四度，即由塞內加爾 Senegal 達安哥拉 Angola 其勢頗盛，然僅限於各村落間。至十九世紀末葉，白人開闢非洲商務交通漸盛，該寄生虫遂延剛果河流域直達英屬中非洲及舊德屬與維多利亞尼安撒湖畔，Victoria Nyanza 螯蠅既盛，睡眠病遂流行。按剛果自由國最近十年內患本病死亡者，以五十萬計。巴比西尼亞英德領非洲，往往有一村落或一市集，全因此病而滅亡者。非洲以外，法領馬達加斯加島 Madagascar 之馬仍加安坦安阿里瓦，Antananarivo 復有驚人之瘟疫症，至睡眠病因黑人之傳播，亦爲波及，故探險家視爲畏

途焉。其他印度秘魯錫蘭阿拉比亞澳大利亞，氣候溫煖，亦因傳染而衍蔓日波及中土其傳播可云廣矣。

風土病之分布原因，解說稍覺穿鑿，又與寄生物無大關係者，爲癩病，大約因癩菌而起，爲不治之傳染病，分布最廣，世界各處每每有之。以亞細亞阿非利加南亞美利加爲最多，歐洲與北美洲僅居少數，似與人民之文明程度相關。

四、風土病分布與住民飲食起居習慣風俗之關係

脚氣病分布地—不服水土—軟脚病須食糠屑—濕氣病白喉症佝僂病軟骨症之關係風土習俗—鈎虫病之分布及食品—甲狀線腫大病之分布及原因

因住民飲食風土之關係，每爲風土病發生之原因，脚氣病其一例也。按脚氣病盛行於南非洲馬達加斯加島波羅洲蘇門答臘新幾內亞等處，歐洲阿非利加北岸北美洲之人，幾無此病。論者求其原因，謂係飲食物與風土之關係，吾意亦然，觀歐美人之南來海洋洲者，亦能發生脚氣病，即可證明。

吾人遠離家鄉，僑居客地，因習慣風土之變換，及飲食起居之不同，時生疾病，俗名不

服水土寒帶入居煖地，田野初宅都市者，恆有之。鳴鏑鹽城人也，家近海濱，民國九年，三弟沐波偕友人宋君玉生僑滬就學，不三月，宋君患軟脚病，臥牀不能起，余弟亦然。求其故，則滬米鹽米，精粗相距頗巨，其他飲食，亦未服慣。醫家令日食豆粉糊麩粗糙之品，余弟病輕，歷久乃愈，宋君則遷地家居始已。可證飲食風土，與住民風土病之關係矣。

吾國沿海，地多鹽鹵，其住民食物，味復喜鹹，故海州鹽阜之人，多濕氣病，時患瘡疥。然至江南或黃河平原，經時稍久，其病若失。因居地移易，食物變遷故也。燕趙入冬，氣溫低，住民多用煤火，以保體溫，又因雨量不足，天氣高亢，時屆仲春，則人多白喉症，非多食蘿蔔青果白梨諸水菓，預爲防範不可，則飲食風土，與住民風土病之關係，尤可概見矣。外此隨住民風俗習慣而生之疾病，亦有可言者，如日本北部富山縣，因居宅設備不宜，光綫不充足，中國北部河南山東不良之高小學校，因坐位不宜，教室黑暗，每多佝僂病，視歐人之心胸挺健，氣態昂然，蔑如也。又日本尚北國之妙齡婦人，多軟骨症，行動不能活潑，因伊等營養不充分，冬日輒喜圍爐對坐，以消永日，故有是病。若英人居室，浴直射光綫之波，吸新鮮空氣之吹，藹藹其容，忻忻其態，焉睹所謂佝僂軟骨之病哉。又案日本繼虫病最多，取其虫解

割之，類多擴節裂頭與無鈎者二種，至有鈎者僅居少數。因擴節裂頭絛虫，寄生於鱒魚，無鈎者寄生於牛肉，二者爲日人通常食品。至有鈎絛虫多寄生豚肉內，日人食之較少故也。吾國南北部，皆喜食豚肉，故絛虫病半屬有鈎，日本木曾川上流，神通川上流，產河鱒最富，住民患裂頭虫病最深。回教猶太教徒，以宗教信仰，禁用豚，則小亞細亞阿非利加北岸，不見有鈎虫病，則又風土病與飲食相關之旁證也。

上述疾病，蓋出於習慣風俗，至因天然而生之風土病，現尚未明眞象者，則有瑞士附近與台灣中部之甲狀線腫大之病。該病有二種，一名庫鹿波，一名庫力薬尼，乃地方性之聾啞病，與普通聾啞病不同。據愛威德 Ewald 鼈爾差 Bircher 兩氏統計，瑞士成年之人，百分之七·二爲患甲狀線腫大病者，其中百分之二，竟成廢質。希昂 Sion 城中住民十萬內有七十一人患庫力薬尼。按庫力薬尼最烈之地，爲斯退愛耳之毛鹿，患者達千人以上。法國於一八七三年，住民患庫鹿波者百分之一，又百分之〇·三患喜苦列丁及白痴。本病原因雖不明瞭，但精查其分布地點，則庫力薬尼大半盤據於中央阿爾卑斯山脈，庫鹿波於阿爾卑斯山外，卡爾巴丁德國中部山地，比力奈台灣中部，皆有之。是該病與山地常

有。密。切。之。關。係。無庫鹿波地域之住民，移入其分布綫內，卽屢患斯病，兼及子孫；反是有該病者，遠移他方，亦能治愈，此奇異現象，亦復不少紀載也。至其病原，說者不一，要與飲。料。水。有。關，則。爲。一。致。之。論。斷。或云：「某處有井，飲者卽得甲狀綫腫大之病。」或云：「飲某河水，卽得庫鹿波病，若由無病地方，另引水源，以爲飲料，庶幾可免。」究之，井名河名，及其所在位置，記載並未明言。以吾觀之，瑞士附近與台灣中部之水源土質，必較他處特異，如就其水中存在病原，及土壤性狀研究之，頗可得其原因。據鐵爾孝辟細之調查，卓越之見解，則本病在古生代之海成堆積層，大義牙斯及第三紀堆積層之土質水源中，可以發見；若噴火地層或基拉及淡水堆積層，決無此病源，亦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矣。

五、結論

總撮前文，灼然厥故，百病分布，請陳其綱：——

（1）原虫寄生虫病菌之發育，利於高溫度，故熱帶亞熱帶地點，風土病發生最多。十二指腸虫之分布，指腸虫卵子解化，馬拉利亞之寄生，睡眠病之傳染，無非氣候所磅礴也。

（2）原虫寄生虫病菌之生長，利于不清潔，故不講衛生不明醫學地點，風土病發生較多，

地方日益進化，則風土病逐漸減少。故虎列拉奇波斯赤痢之發生，無非地下水糞便不潔之物所醞釀也。

(3)風土病中之寄生虫一類，必附麗寄生，而寄生狀態種類，世多不同，即同屬一種，形亦或異。觀日本埃及住血吸虫之比較，可以知之；而睡眠病分布廣漠，令人起撲滅蝥蠅之思焉。

(4)風土病中腳氣佝僂濕氣白喉諸症，則關係風土習慣；絲虫軟腳諸病，則關係食品，有地方歷史智識者，自能知之。惟甲狀綫腫大之病，僅限阿爾卑斯山脈中部，及台灣中部山地，實為奇異現象，令人嘆地質構成之妙焉。

依此四則，讀得兩言，一曰天然之威權，凡關於氣候地質風土寄生所造成之病原，吾人所莫可如何者，咸屬之。一曰人工之效力，香港瘴癘地也，英政府改善之；蚊蠅臭虫傳染病之媒介也，我國市民放任之；一則日漸文明，一則時生病疾，結果雖殊，人工之效力則一也。詳察天然現狀，逐增人力補助，使大地摶摶，漸趨清潔，非人地學家之責歟？卒之以歌曰：

——風乎土乎？天氣地形，水泉草木，君所有乎？萬物由君吐乎？暴烈之菌蠅，污濁之寄生，遇人而噬，擇地而育，亦為

君所許乎？念鑛坑之煢煢，悉勞工之汗血，氣蒸熱長，敵南施唐，君亦知其苦乎？北美西歐，夠少虫竅，君之流涎，殆似芳春之膏雨乎？南非東澳，猛飛獲烈，君之姿儀，乃如出柙之猛虎乎！恃強陵弱，惠臨東亞，乃以民國為機宇乎！風乎壯乎？有病之逋逃藪乎？吾誰與安處乎！——

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謬糾

泗陽張星烺著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梁任公先生為今我國文學大家，近有中國歷史研究法之出版。鄙人前日遊市場，偶見書肆，置有此書。因久未讀任公之文章，故特購一冊，歸而讀之。至九十七及九十八兩面。見有謬誤特甚之點，不能已於言者，特為糾正之如下。

（一）任公謂「拉史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於中國部分未之及，僅足供西北徼沿革興廢之參攷而已。」又注三十五謂「拉施特波斯人，仕元太祖成吉斯汗，奉敕修元史。書成以波斯文寫之，今僅有鈔本。俄德英法皆有摘要鈔譯本。清洪鈞使俄，得其書，參以他書，成元史譯文證補三十卷。為治元史最精詣之書。但其關於中國本部事蹟甚少，蓋拉氏著書時，元人尚未入中國也。」煩案此節謬誤最甚。火者拉施特哀兒丁（Khoja Rashid—eddin）（名据洪譯）以一千三百四十七年（即元定宗

二年）生於波斯之哈馬丹城。（Hamadan）系出猶太。少習醫，侍阿八哈汗（Abaka Khan）及以後諸王。至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元成宗元貞元年）合贊汗（Ghazan Khan）卽位，乃大受寵遇。至一千二百九十八年（成宗大德二年）拜爲首相。（Wazior）一千三百零四年，（大德八年）合贊卒，弟鄂爾介都（Oljaitu）繼位。拉氏仍居相位。一千三百零七年，（大德十一年）偉著札米伍特台瓦力克（Djami ut Tewnikh=Collection of Histories 史記彙編）著成，獻之於鄂爾介都。自序謂「書之成功，得力於孛羅丞相（Pulad Chingsang）者甚多」。孛羅奉大汗（在中國之元帝）之命，出使波斯，居塔白利資城。（Tabriz）孛羅人極博學，拉施特書中「契丹」一章，蓋皆聞之於孛羅者也。編輯時，合贊汗御用文庫中所藏重要公牘，拉氏皆得參閱。又阿爾壇戴勃脫兒（Altan depten）一書，猶言黃金史，最爲寶貴，有大臣守藏之。拉氏亦曾得參閱之也。鄂爾介都有疾，眾醫集，眾藥石雜投，拉施特亦眾醫之一，獨議用瀉藥，而鄂爾介都卒致於死。亦有謂爲拉之少子伊伯拉希姆（Ibrahim）所耽者，蓋伊在宮中爲司膳長官也。阿希賽德（Abu Said）（卽元史上之不賽因）卽位。聽讒人之

言討殺君者，乃將拉之父子，同時斬首，傳示塔伯利資都城。家產充公，此一千三百十八年（元仁宗延祐五年）事也。後數年，波斯國事遠不如拉氏掌政時代，阿布賽德追懷拉氏之善政，乃大悔殺之非是，復舉其長子蓋耶索丁（Ghaisauddin）為首相。蓋之行政，大有父風，為波斯國所稱頌。阿布賽德卒，國有亂事，蓋亦死於非命。

拉氏之史記彙編，記載韃靼（Tartar）及突厥（Turk）諸民族，成吉斯汗及其先世，波斯諸汗，尤為詳盡。鄂爾介都事蹟，亦有記載。又亞洲西部各國，摩哈默及其弟子事蹟，以色列諸聖，羅馬歷代皇帝，西歐諸國君主，皆有傳記；印度及中國，亦有專章，而中國之章，尤有興味。書之末，原擬有世界地理志一編，而今無傳，蓋或當時未著成而身被戮也。

西歐學者，最初翻譯拉氏之書者，為德國哈模柏格斯塔脫（Hammor Purgstall）哈模所譯者，僅最有興味之中國本部一章。後法國克拉勃羅德（Klaproth）攷哈模之譯，謬誤甚多，故於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清道光十三年）重譯之，登印於新亞洲雜誌(Nouv. Journ Asiat)第十一冊。多桑（d'ohsson）名據洪譯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

gola)第三册第六百三十三面以下，又重譯之。一千八百二十四年，(道光四年)多桑之蒙古史第一次出版，其書多根據拉氏之作，惟多桑並非翻譯拉氏之作，僅引用之而已。此外尚參用他書也。一千八百三十六年，（道光十六年）法國學者郭德梅爾(Quatremere)於東方叢書(Collection Orientale)中，譯出在波斯之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s de la Perse)惟僅至旭烈(Hulagu)而止，尚不及拉氏原書五分之一之數也。此外拉施特之傳，全書撮要，拉氏自序，郭君亦皆於同時譯出。英國人慕雷(Monley)亦嘗欲翻譯拉氏全書，惟終未出版，不知究譯出若干也。

歐文中最佳之譯，當推俄國聖彼得堡大學教授貝勒津。(Prof. I. N. Berezin)名據洪譯 貝譯共六册，可稱爲完全之譯也。貝氏之譯於前清同治時，皆陸續出版矣，英法德三文中，至今尚無全體翻譯也。（觀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I. p. 196-196; H. yule, Cathay, vol. Ⅲ, p. 107-112) 拉施特爲何時代之人，一生大事約略，及其書之大概，現今歐人對之研究，已略如上方所述矣。而任公謂爲入仕成吉斯汗，及拉氏著書時，元人尚未入中國，又於中國部分未之及云，何可笑也。

（二）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一一一及一一二兩面載阿剌伯人所著中國見聞錄中一節云「……其後有五朝爭立之亂，貿易中絕。……」查阿拉伯人所著之印度中國見聞錄（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a la Chine dans le IX Siecle de l'ere Chretienne）一書有法國人萊奴特（Reinaud）之繙譯。書有前後二段。前段爲唐宣宗時阿拉伯人蘇烈曼（Suleiman）遊歷印度及中國之記載，書成於回教紀元二百三十七年，卽耶穌紀元八百五十一年（唐宣宗大中五年）也。後段爲西拉甫市（Siraf）當時波斯海上商港人阿布賽德哈散（Abu Zaid Hassan）所述，著成時期，據萊奴特之考證，爲耶穌紀元九百十六年，卽後梁末帝貞明二年也。阿布賽德所述黃巢之亂，見萊奴德譯本第一冊六十二面至六十七面，幷無其後有五朝爭立之亂一語。不知任公何所据而有之也。任公又謂「五朝爭立之亂者，卽指五代也。」五代者，梁唐晉漢周也。阿布賽德之書，著成於梁末帝貞明二年，梁爲五代之始，在梁時何能卽云有五朝爭立之亂耶？若非成於宋代，不能有此一語也。或者阿布賽德得有世傳李淳風推背圖，預料有五代之亂歟？不知孰是，願世之

讀者自判斷之。

（三）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一一二面，任公又謂「回教紀元一百六十四年，當景教紀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查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確爲耶穌紀元八七七—八七八年也。任公謂爲景教紀元，蓋不知景教紀元與耶穌紀元有別，又將唐代景教與今代天主教（Roman-Catholic）又譯作羅馬加特力教及耶穌教（Protestant）即路德新教混而爲一也。查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蔟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甯恕知東方之景衆也。」等漢字後，有敍利亞文二行，據西人考證，該二行之義爲「希臘紀元一千零九十二年，已故吐火羅國巴里黑城僧密理斯之子，克姆丹王城大僧及總主教葉俟布錫德建立此碑，刻敍世主之道法，先代授中國皇帝之敎言，俾垂不朽。」等語。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爲大秦寺僧景淨所述，景淨奉景教者，所用之紀元，乃爲希臘紀元。考希臘紀元，亦名馬期頓歷，其元年早於耶穌紀元三百十一年。亞歷山德大王崩後，第十二年，其部將塞洛柯斯（Seleucus Nicator）佔據巴比倫城，建立希臘人在東方之王國，故在東方之希

臘人，皆以此年爲紀元。以後東方受希臘文化薰染諸國，皆行用之，至十五世紀時始被廢。景教僅行於亞洲，而發源地卽在敘利亞。其來至中國之景教僧，以景教碑文觀之，蓋皆敘利亞人也。碑既爲景教僧所建，不用耶穌紀元，而用希臘紀元，可知景教之紀元，異於今代之天主教及耶穌教徒所用者。任公貿然謂回教紀元二六四年，當景教紀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誠失之於粗鹵不察矣。

唐代之景教，爲奈斯拖流斯（Nestorius）一派。奈斯拖流斯，敘利亞人，耶穌紀元四百二十八年，（宋文帝元嘉五年）充安提俄克城（Antioch）（在敘利亞境）教務大總管（Patriarch）當時君士丹丁城宗教家，對於耶穌有二說。一說謂耶穌卽爲上帝，第二說謂耶穌非上帝，乃人也，渠母瑪利（Mary）所生者，乃人而非上帝也。故瑪利僅可稱之爲「人之母」（Mother of man）而不可稱之爲『上帝之母』（Mother of God）。也奈斯拖流斯對於二說，擇其中者，謂瑪利爲「基督之母」（Mother of Christ）蓋耶穌基督同時爲上帝，而又爲人也。故其就職後第一次說教卽曰，『有問瑪利可稱爲上帝之母乎？上帝亦有母乎？若上帝果有母，則信異端者稱其所拜諸神皆有母之

說，未可厚非也。既若是，則聖保羅（Paul）傳布耶穌無父無母無後，故可稱之爲上帝之說，皆欺人之語也。」吾答之曰，「瑪利所生者，並非上帝也。有生命之被造者，不能生無生命之造物主也。人乃上帝之機械耳，聖靈未孕基督，基督不過借室女瑪利之腹，造一寺宇，爲基督之住所而已。上帝借人體而有人形，故肉體雖壞，而上帝未曾死也。余因崇敬上帝，故亦崇敬上帝所借用包裹身體之人形，人形與上帝，蓋不可分者。余雖分其身性，而崇敬則一也。瑪利腹中之人形，並非即上帝，上帝僅借用其體，欲成人形而已。因上帝借用之故，故被借用之人體，亦稱之爲上帝也。」奈斯拖流斯派之根本教說，於此可窺一二。奈斯拖流斯創此說後，反對派大加攻擊。耶穌紀元四百三十一年，（宋文帝元嘉八年）東羅馬皇帝梯俄獨秀斯第二（Theodosius II）召集兩派會於愛佛速斯（Ephesus）地方，欲調利之。反對派首領爲錫利耳（Cyril）埃及國亞歷山德港之教務大總管也。以埃及爲根據地，率領埃及全境主教（bishop）五十人，又偕徒及皂隸多人，先莅會。奈斯拖流斯率主教十六人，及武裝衛隊多人亦遂至。敘利亞全境主教四十二人，皆左袒奈斯拖流斯，悉起程赴會，中道阻於水及亂事。錫利

耳利用機會，及要佛速斯本地人之反對奈派空氣，不待全體到會，卽開議，判決奈斯拖流斯派爲邪說，有汚辱耶穌之罪，請皇帝下令禁止奈說之傳播，還奪奈斯拖流斯之職位。議決後四日，叙利亞之主教亦皆抵會，奈斯拖流斯亦開會議，決還革錫利耳之職位。自是兩派各施其計，賄賂暗殺等下策，無不用之。二年後，錫利耳派買通皇帝左右，實行其決議。奈斯拖流斯去位後，先至阿剌伯，後至埃及，不知所終。基督教自是分爲兩大派，互相攻擊。耶穌紀元四百八十九年，（齊武帝永明七年）叙利亞全境之奈斯拖流斯派皆遭禁絕，徒黨東奔至梯格利斯河畔尼錫比斯城（Nisibis）另建總管處，推舉教務大總管，執行教皇權務，以後大盛於東方。唐時乃推衍至中國。宋末元初，中國北方沿長城各地，無不有其教徒。元世祖時，有中國山西霍山之畏吾兒人麻可斯（Marcos）及大都（今北京）之畏吾兒人拉班把掃馬（Rabnn Bar Cauma）西遊至波斯。麻可斯後充該派第五十八代教務大總管，把掃馬則奉阿魯大王之命，出使意大利，法蘭西，英吉利等國。其在東方興盛之況，可以想見。元時西歐人士來東方者，如馬哥孛羅（Marco Polo）盧白魯克（Rubruck）約翰孟德高維奴（John of Mo-

ntecorvino）仙拍德（Sempad）海敦（Hayton）等，無不攻擊奈斯拖流斯派，而西歐後來之教，亦大受該派之排擠也。此派在中國者，至明初皆爲明太祖所禁，蓋誤以爲胡俗也。其在亞洲西部中部者，大爲帖木兒所屠戮，教徒皆改信回教，蓋帖木兒亦有回教狂熱也。自是以後，奈斯拖流斯派乃絕跡於世界矣。明末利瑪竇帶來之教，即今之所稱之天主教。（Roman Catholic）其後又來路德新教，（Protestant）即今代俗呼之耶蘇教也。天主教與耶蘇教派別之異同，吾今不贅述。所有前後來中國之三大派，（俄國希臘教不在內）雖皆宗奉耶蘇基督，（Jesus Christ）而所說之教旨則不同，所用之禮節亦不同，不能混合爲一也。任公若云基督教紀元，或耶蘇教紀元，則無可攻擊。蓋此二名，乃各派之總稱號，而一班人見之，則以爲以耶蘇降生之年爲始也。而「景教紀元」一語，則疵瑕之點正多也。

（四）中國歷史研究法九八面注三十三「晉法顯唐元奘義淨皆遊歷印度之高僧。顯著有佛國記，奘著有大唐西域記，淨著有南海寄歸傳，此三書英法俄德皆有譯本，歐人治印度學必讀之書也。」查法顯佛國記，歐文中最初有萊麥撒（Abel Rémusat）

之法文譯本，出版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清道光十六年）名爲（Foe Koue Ki）。次有比耳（S. Beal）之英譯，出版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又次爲雷格（James Legge）之英譯，出版於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清光緒十二年）名爲（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德文中至今無譯本。玄奘大唐西域記，最初有法國久良氏（Stanislas Julien）之譯本，出版於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咸豐七年）名曰（Me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par Hiouen Thsang）。次有比耳之英譯，出版於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緒十年）名（Buddhistic Record of the Western World）。又次有瓦脫斯（Watters）之英譯，出版於一千九百零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名（On Yuan Chwang's Travel in India）。德文中至今無譯本。義淨之南海寄歸內法傳，有英文譯本，譯者爲日本人高楠順次郎，今充東京帝國大學梵文教授，其書出版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名曰（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法文德文中皆無譯本。三書在俄文中有無譯本，因我不知俄文，故不表出也。任公云三書英法俄德皆有譯本，不知何所據也。英法俄德四國，固皆爲歐洲強國，亦爲研究中國

學問最深之國。四國之中，以英法二國翻譯漢文書籍最多，俄人則以研究元史最著，蓋以與其國有密切關係故也。四國之中，以德國人研究中國學問爲最幼稚，雖有如夏德 (F. Hrith) 者，亦不失爲大家，然夏德終身宣力於美國，而著作又多以英文出版也。

(五)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九八面注三十四，謂「馬哥波羅，意大利之維尼斯人，生於一二五一，卒於一三二四。」查最近歐人考證馬哥孛羅實生於一千二百五十三年，卒於一三二五年也。任公所引馬哥生死年歲，亦有錯誤也。參觀 (H. Yule, Travols of Marco Polo)

吾作此篇，非有意於攻擊他人，吾亦爲崇拜任公文學之一人也。惟史地學亦爲切實科學，(Concrete Soience)之一種，與天然科學(Natural Sciorce)相倣，皆注重事實，(facts)與證據，(Proofs)非如報章雜誌上之論文，可以信口開河也。吾作此篇之意，一以箴今代所謂名士，出言不可不慎，致貽命名之累，再則箴青年讀書，對於名士之著作，不宜妄從，而宜有鑑定之力也。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

陳垣題

說郛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

禁止轉載

英國亨利玉爾英譯兼注
法國亨利考狄修訂兼補注
中國張星烺漢譯兼補注

第一章 馬哥孛羅個人歷史,及其書之暗晦。 賴麥錫之考證。

第一節 孛羅本書之暗晦及個人歷史。

讀馬哥孛羅之書見其中困難甚多,然馬哥之書,所以經歷多代,至今依然地位甚高,學者研究發覺有趣者,亦正以其困難之故。疑難之點每加考證,輒覺吾人之大遊歷家,誠實可信,不作妄語也。

疑難之點,固不獨限於古今地名之考證,外國名辭之解釋,奇風異俗之表明,即至馬哥本身傳記,及著書原由,亦多前後矛盾也。吾人所確知者,僅馬哥口授遊記,與其臨終遺

命之執行時期二事而已。其生之年月，至今爭論不一，其死之時日，又無記載。其被基奴亞人擒捕之時，乃天意使之不效其父之寂然而死，名不稱於後世之時期也。即此年代，亦甚難考。各次所印之書，每有參錯不同之處，難於追考孰是孰非。最可異者，遊記最初，究用何種文字記載，爭論不定，各執一是，直至於今，始歸考定也。

第二節　賴麥錫（Ramusio）爲孛羅氏最初之傳記家，及賴氏所傳事實。

賴麥錫者，馬哥同里人也。生距馬哥時代，尚不遙遠，搜集當時威尼斯地方存留馬哥之事實與逸話，編爲馬哥傳記。書乃關於馬哥之第一記載也。其文雖偶有錯誤，然賴麥錫與馬哥相距不遠，遺言逸事，尚多可信。固非後世時代久遠之人所可成者。以余所見，實研究馬哥孛羅不可缺之書也。

賴麥錫馬哥孛羅遊記第二卷序文，乃與其友福拉克斯多羅（Jerome Fracastoro）之書也。福君亦當世名人也。其序中先述古代最著名之地理家數人，既紹其文如下曰(一)：

「余所知之人中，以拖雷美（Ptolemy）爲最後，而地理知識，亦以拖氏爲最博。北方則裏海以外之情況，亦所深悉。裏海四周環山，成一大湖，皆爲所知。斯脫拉波（Strabo）及

白里內（Pliny）二君，生於羅馬兵威極盛，久爲世界主人翁時代，博學冠於當世，然裏海則皆不知也。拖氏之知識，裏海左右，固皆在其胸中，然過裏海十五度以外，則亦茫然。僅稱之爲隱地（Terra Incognita）而已。在南方則赤道以南之地，拖氏亦呼之爲隱地。於南方隱地最初發明者，爲當今葡萄牙之各船長。於北方及東北之隱地有所發明者，則不能不推威尼斯貴人馬哥孛羅矣。馬哥距今已三百年矣，其事迹俱載於其遊記中，可得而聞也。先則馬哥之父及其叔，逐漸東北行，而至蒙古大汗之庭；後則三人同歸，涉東方大海及印度洋等地。其途中情形，及路程之遠，讀之使人驚訝炫惑不置也。不獨此也。吾人變有奇異者，則馬哥能將其所見聞者，逐一記載，條理清晰。若是才能，與其同時幷生者，罕出其右也。馬哥畢生多與野蠻之韃靼人爲伍，未嘗學文，而能記載清晰如斯，則誠天賦之資矣。其書因有差誤不確之點，故多年以來，學者皆視爲怪誕不經之談。所載城市及省區之名，多無稽幻想，虛構僞作，以余視之，亦猶一場幻夢也。」

（註一）剌麥錫此序作於威尼斯市時，爲一千五百五十三年（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七月七日也。剌拉艾凡多羅亦死於是年。剌麥錫爲其亡友立像於柏都咩城，（Padua）剌氏則卒於一千五百五十七年（嘉

紀三十六年）七月也。

第三節　賴麥錫證實孛羅氏之地理。

賴麥錫之序文復曰：「雖然近百年來，至波斯者，亦漸知有契丹矣。葡萄牙之航海家，旅行東北經過金丑孫（Golden Chersonese）者歸報印度省區及都市島嶼之名稱，多與馬哥孛羅遊記所載相同。又至支那者，與其地之人交遊，得悉有廣東城者，該國大城之一也，（依葡萄牙學者約翰巴羅斯 John de Barros 所著地理學）(二)位居緯度二十度零三分之二。海岸線趨向東北及西南行約二百七十五哩（Leagues）（約合中國二千餘里）此海岸線轉向西北。沿海有三省，一曰蠻子，（Mangi）二曰才通（Zayton）三曰京師（Quinzai）尤以京師(三)為最大，王居在焉。地位在北緯四十六度。再前行海岸線延長至北緯五十度。由此觀之，今人於世界此區之發明，與馬哥孛羅所記載，多有相吻合者。余故取二百餘年前抄行馬哥孛羅遊記數本，不辭其勞，互相考證，刊印以行於世。自詡詳細遠出他本，俾世之研究如斯高貴學問者，不致向壁焉。」

（註二）約翰巴羅斯之地理學，從未刊印。余於特嘉特（Decade）藏書樓迄不能覓得與此方相同之文。（張星烺補註三）　蠻子才通京師三地名，皆見於孛羅遊記本書卷二。蠻子乃指南宋，京師即杭州，宋之京城也；才通即

泉州又名刺桐城，以昔時城下都植刺桐樹而名。（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八福建五泉州府晉江縣下）才通即刺桐之轉音也。

第四節　賴麥錫比較馬哥孛羅與哥倫布二人。

賴麥錫次取馬哥孛羅所記載之奇風異俗與古代之傳言，及近今探險家如哥倫布(Columbus)與郭太斯(Cortes)之發明互相參比，而爲下方之言曰：

「余讀同里先人之陸地探險，與哥倫布之海面探險，而生比較之心。陸地探險奇乎？抑海面探險奇乎？掃除偏袒鄉人之私心，純以公正心地評之，以余所見，則陸地探險，難於海道探險多矣。陸路旅行，道途迢遠，艱苦卓越，過沙漠，跋峻嶺，不獨行人須帶數月之餱糧，即隨帶牲畜之草料，亦須帶行。其困苦之況，可以知矣。哥倫布之海道旅行，有西班牙王后爲之後援，艘艘巨艦，連結而行。所有需要之物，皆得載而同行。航洋約三四十日後，得遇順風，舉帆而至目的地。至若威尼斯人孛羅等，則須全年之功，始得過途間之沙漠及大江河也。其難易苦逸之相差，自不待智者而喻矣。更有一端，可以知至支那較至新世界行程艱苦，道里遼遠者，則孛羅氏三人，兩次橫過亞洲以後，全歐之人，無有敢復試

行其道者(四)。若哥倫布發明新世界之翌年，即有多數船舶，依其舊路而至西印度者。以至於今，則船舶往來如織不可勝數矣。其地情況吾人纖悉皆知。商務繁盛，貨物出入之數，卽距近咫尺之意大利，西班牙，英吉利，相往來貿遷者亦不是過也。

(註四)賴麥錫謂馬哥孛羅等橫絕亞洲大陸以後，歐洲之人，無敢復試行者，實大誤矣。孛羅之後由陸路至支那者固不乏人也。(煩參觀本書卷一第四十章附註西洋古代關於中國之記載)

第五節　遊歷家歸威尼斯後之逸話。

賴麥錫當時得有阿伯爾肥達(Abulfeda)之地理學，因而註解馬哥孛羅遊記中之序言全文至歸國後而止。賴氏至是又曰:

「當彼等之至家也，其情況猶之古代希臘神話中之由來塞斯(Ulysses)漂遊二十年後，始歸依殺喀(Ithaca)至家則里人無一識之者矣。孛羅等三人離家多年，親戚等四方探訪，皆謂其已死多年，深信不復再返，葬身異域矣。乃忽返歸，莫不驚訝，疑信參半，不辨其爲人爲鬼也。長途遠征，艱苦萬狀，兼以多憂多慮，形容憔悴，沾染韃靼人之習俗，忘威尼斯之土語，操韃靼人之口音，衣韃靼人之服裝，粗陋襤褸。至里卽返聖約翰玆堂

旁之故居。其遺址今猶屹然存立也。其第於當時，固儼然高大雄偉，今人猶呼之爲百萬第 (Corte del millioni) 也。百萬第之名，昉於何時，讀余下章之文，即可知矣。至家則有其故戚移居於內。其戚見孛羅等衣履破襤，容貌非昔，不信其爲舊親，拒其入室。蓋其戚等探詢四方，多以其久與鬼魔爲伍，葬屍異域，何得復回耶(五)？」

（註五）孛羅等至家時情形，在本書之初頁，有圖繪其當時情況。

「此事余幼時屢聞之於瑪耳辟羅 (Gasparo Malpiero) 先生，瑪君亦當世聞人，有令名，現年甚高，充元老院議官，德行遠播，心志光明，其居在聖瑪利亞河 (Santa marina) 畔，與聖約翰河 (Rio di S. Giovanni, Chrisotomo) 交流處也。距百萬第，適在中途焉。瑪耳辟羅自謂此事嘗聞之於其父及祖，與鄰近他老人者。孛羅等初既見拒於其戚，乃心生奇計，使其親戚承認，鄉黨敬重，其計若何乎？觀下文可知也。」

「孛羅氏三人作大宴，將其親戚悉招至。至時，三人衣紅緞錦袍，長及於地，自房門內趨出，歡迎客人。紅袍曳地，乃當時人居家之服也。侍者取水爲衆賓洗手，主人起更衣，衣復紅錦所製者，將其舊衣，用刀裁裂，分賜侍者。既坐，稍食，主人等復起出更衣，衣乃紅絨所製

者。歸入坐後，乃復將其二次所衣之袍裂而分賞侍人。席既散，主人又起更衣，將絨袍分與侍者。此次所衣乃與衆賓之衣無稍異。來賓莫不訝異焉。(六)」

(註六)此節初讀之似若怪誕無根，然嘗見盧白魯克氏(Rubruquis)所記蒙古風俗(見本書卷第二十四章附註)方知孛羅等所行者乃純粹韃靼行爲。故此節全文，仍爲信說可也。

「衣既分賞後，主人令侍官退出。馬哥乃三人中年最少者，起入他室，取其初至家時所衣之陋服而出。三人取刀將邊縫割開，取出珍珠寶石無數。有紅者，藍者，又有如鑽石者。光彩奪目，置於棹上，以示賓客。彼等住於支那時，大汗甚寵愛之，所頒賞賜，多爲黃金。別大汗時，因歸途遙遠，行程艱難，黃金甚重，不便攜帶，故悉變買珍珠寶石，藏於服內，縫置奇巧，使人不疑。諸客展覽一過，無不稱羨，如迷如惑，啞然茫然，幾如置身王宮帝室者。至是乃皆承認其爲前此棄封棄貲之孛羅氏無疑也。因此親戚皆加敬禮焉。威尼斯市民聞之，無貴無賤，皆爭趨其第，與之行抱腰禮，探訪他方奇風異俗，表示其仰慕之忱況焉。對於年齒最長之馬飛(maffio)君，則舉之爲市鎮長官，當時最尊之禮也。少年則咸願與馬哥訂交，詢問契丹及大汗情形，馬哥皆能不憚煩瑣，溫厚接人，對於所詢，一一詳告，使人盡知。悉覺獲

益於馬哥者不淺鮮也。有問大汗之財富者，馬哥好以百萬之數，以計大汗之歲入。時輒言黃金千萬或千五百萬，又時告人以他地之富力，亦動以百萬計，因是里人加以渾名曰，馬哥百萬君。（messor Marco Millinio）此名余於本邦（即威尼斯自由市）之公牘中，亦曾見之。（七）其聖約翰河畔之居宅，直至於今，人皆依然呼之爲百萬第也。」

（註七）賴麥錫言於威尼斯公牘書中，見有馬哥百萬君之名。余於上文遊歷威尼斯時，得米奴多教授（Professor Minotto）之介紹，於大議會（Great Council）之日記中，亦見有是名，因而撮記焉。（見下文第四十四節）

第六節　記馬哥孛羅之被擒於基奴亞人。

「孛羅等歸威尼斯後數月，基奴亞（Genoa）水師統將多利雅，（Lampa Doria）率戰艦七十艘來侵，佔荷坐拉島。（Island of Curzola）威尼斯最高級長官，發令調戰艦九十艘，籌備抵拒之策。長官以馬哥勇略素著，任爲艦長。拔聖瑤克（St. Mark）守官丹多羅（Andrea Dandolo）爲大將，諸艦皆受節制焉。丹多羅有勇有德，得爲衆下所重，率艦隊驀基奴亞之船艦。兩軍戰於九月聖母祭日。吾軍（賴麥錫自稱其亦威尼斯人也）不幸敗績，孛羅揮舟衝鋒，奮勇而戰，以衛祖國與鄉人，然以無救援，受創，卒被擒。遂與丹多羅同被縲絏，械

送基奴亞大獄矣。』

『基奴亞人得悉馬哥之德行高尚，遍遊世界，於遠方之奇風異俗，皆能悉心考究，故多來探訪，與之交接。不久人皆待以君子之禮，視若親友，不以囚犯視之也。基奴亞之達官貴族，亦多來探訪，贈獻物品。馬哥見人多欲知東方契丹及大汗情事，每日演講，幾於唇焦舌敝，且人有勸將所知者著爲一書，俾廣行當世，傳之後代。爲自已省時免勞之故，乃寄書至威尼斯與其父，乞將前此帶回之日記筆錄，送至基奴亞。既得後，復有基奴亞某貴人，每日至獄內襄助馬哥用拉丁文以著是書，成馬哥畢生之大願。某貴人者，乃馬哥之至交，亦好問天下四方之事者也。』

『基奴亞土語，雖以文筆達之（八），至今其人猶多用拉丁文以著述，故馬哥之遊記，最初亦用拉丁文記載，以後抄本甚多，遂譯爲土語，遍傳意大利全境，流於後世，斯固著述者之本願也。』

（註八）此方謂基奴亞土語，雖以文筆達之之誹語，後世斯把多奴（Spotorno）極抗議之。

第七節　賴麥錫記馬哥之釋放與結婚。

「馬哥孛羅之被俘也，其叔馬飛(Maffio)與其父尼哥羅(Nicolo)皆大憂慮。當彼等之在途也，嘗決議至威尼斯後，即爲馬哥訂婚，俾遂抱孫之樂，巨萬產業，早得見有承襲之人。今事與心違，馬哥坐獄，不知何時得重見天日。又嘗聞人言，謂威尼斯之俘虜，在基奴亞者，基奴亞人使之坐獄，至短亦須二十年。果若是，則馬哥能否再生出，亦難於預知矣。其叔與父多端設法贖償，亦歸無效。乃彙議使尼哥羅續娶他妻。蓋尼哥羅年雖高，而體則仍甚康健也。四年後得三子，長曰斯德芬奴(Stefano)季曰馬飛(Maffio)(與叔同名)三曰約翰。(Giovanni)不數年後，基奴亞之貴族，及全城市民，因尊視馬哥之故，乃赦免其罪，釋使歸里。至家見其父已有三子，馬哥天性孝悌，待三弟甚親愛。父勸之娶，從之，生二女。長曰毛拉他，(Moreta)次曰芳提那，(Fantina)唯卒未得子也。」

「後父卒，馬哥謹孝子之道，爲父鑿石棺以紀念焉。此乃當時最尊之禮也。至今威尼斯市聖羅連次(S. Lorenzo)教堂之前廊，進門之右手，猶見高棺屹立，棺有勒文，記聖約翰教堂信徒尼哥羅孛羅之葬身處也。其族之袖徽，爲心形，中爲淺藍色，邊爲白銀色，三鳥則爲黑色。其三鳥則俗名波雷鳥，(Pole)拉丁文曰格拉庫立(Graeculi)鳥也。依某書

之舊聞者，乃知威尼斯往時高貴之家，其衣皆有袖徽也。唯各族之袖徽，則皆互異不同(九)也。」

(註九)前段節譯孛羅氏衣上徽章名者按家所知亦稍有不同之處。一千五百六十六年，巴伯羅（Marco Ba-rabro）著有威尼斯貴族氏譜攷一書。此書仍藏於西維科博物院（museo Civico）依巴君之書，則孛羅氏衣之徽章，其中爲紅色，邊爲黃金色。本書所取之圖，即依此。唯威尼斯市聖德芬尼（S. Stefani）君，於余既取巴伯羅君之圖後，寄書於余，謂彼家存藏有十五世紀時精巧抄本書一冊，記孛羅氏衣之徽章，其中白銀色，無邊色，三鳥爲黑色，而鳥嘴爲紅色，依三角形▲▲▲布置者。

第八節　賴麥錫記孛羅氏家族及其終絕。

「余（賴麥錫自謂）嘗考孛羅氏之家史，有聖費利司（San Folice）人安得利孛羅（andrea Polo）者，生三子，長曰馬哥，季曰馬飛，三曰尼哥羅。次子與三子即先至君士但丁堡後至契丹者。長子馬哥早卒。尼哥羅離家時，其妻已有娠。別後乃生一子，其妻因名之曰馬哥，紀念亡叔也。此子即著遊記，芳名遍宇內之馬哥孛羅也。尼哥羅續娶妻所生之子，斯德芬奴與約翰，皆無後。唯次子馬飛，生五子與一女。女名瑪利亞（Maria）。五子皆無後，

故瑪利亞於一千四百十七年時，（明成祖永樂十五年）承襲所有其父及兄弟之財產。瑪利亞後嫁於此市聖斯太修（Santo Stazio）教會信徒阿梭脫萊維沙奴先生。（Messer Azzo Trevisano）瑪利亞生多梅尼科脫萊維沙奴先生。（Domenico）先生乃聖瑪克教堂守官，又為本共和市之海軍總申，勇略冠世。多梅尼科生馬哥安拖奴脫萊維沙奴，（Marco antonio Trevisano）乃本共和市之市長也。（Doge）（在中世威尼斯及熱奴亞二共和市，為最高行政長官，猶之今世大共和國之大總統也，）市長德行高尚，才能超群，蓋多其父之遺性，與家教有方故也。（十）」

（註十）馬哥安拖奴脫萊維沙奴於一千五百五十三年六月四日，被舉為威尼斯共和市之市長，卒於次年五月三十一日。頡麥鈕此方錯誤之點頗多，今且不必改正，待之以後第八章再敘孛羅氏家史時，改正之可也。

「一千四百十七年，馬飛之第五子馬哥孛羅（著書者之姪也）死，無後，孛羅氏之男統遂絕。高貴榮封之孛羅氏家史如是，蓋亦可藉以知人生富貴機緣，盛衰循環之大概矣。」

圖一



圖二



第二章　孛羅氏旅行時東方各國情形大概。

第九節　小亞細亞情形。

孛羅氏之旅行，蓋起始於一千二百六十年（元世祖中統元年）時也。當斯時也，距蒙古撻伐歐洲兵役時代，已十八年矣。當其來時，如洪水汜濫，奔騰直瀉，莫之能拒。至是韃靼人之名，歐洲人耳中，已漸變爲新奇，不若前此聞之色變矣。不獨此也，甚至有欲連絡利用，以抗拒世仇之回教徒者矣。東羅馬之拉丁帝，仍擁虛號於君士旦丁堡，日濂西山勢等奄奄。十字軍之後裔，仍割據敘利亞海岸，由安提阿克（Antioch）至甲發（Jaffa）一帶手掌之地，而其最大仇敵，馬買劉克（Mamoluke）朝已於埃及開羅首都，及敘利亞大馬斯克斯（Damascus）城二地，立根據地，堅不可搖矣。意大利各共和市，商務上競爭猜忌日烈。威尼斯市於驅逐希臘帝（Greek Emperor）之役有功，故在近東一帶，勢力興隆。愛琴海（Aegean）沿岸，基奴亞商人勢力大衰，幾於悉入威尼斯人之手。因是威尼斯之市長，人上之尊號，曰「羅馬帝國八分之三之主人」（Lord of Three-Eighths of the Empire of Romania）基奴亞亦非久屈居人下者，每歲造艦增兵，以圖恢復勢力。在敘利亞各港，二市皆有領

地及建築物等。故二市之民，在各港時開血戰。埃及之亞歷山德港（Alexandria）爲印度百貨薈萃之地，故雖屆戰爭時期內，四方之人，仍多奔往轉販焉。由波斯灣至裏海黑海海岸諸地，悉爲蒙古管轄，設驛立站，置官戍兵。駝隊往來，甚爲便利，故亞美尼亞地中海及黑海濱諸港之商務，日漸繁盛，大有競爭之勢。塔那海（或名爲亞速夫海 Azov）濱，尚不能成爲商埸，與以上諸地相並而語。威尼斯人在克里米亞（Crimea）等地，已有貿易，惟不盛茂，僅限於地方用品而已。其他敵人，在此方似全無勢力者。基奴亞人之市埸，則於君士但丁堡之希臘朝重興後始隆盛也。

第十節　在亞洲及歐洲東部之各蒙古汗國情形。

亞洲全土，及歐洲東部，由波蘭邊界及斯干得龍海灣（Gulf of Scanderoon）東至黑龍江海岸及黃海濱，無蒙古人之許可，雞不得鳴，犬不敢吠。成吉斯汗所創造之大帝國，名義上仍擁戴一大汗（Great Khan）(十二)爲主，而實則已爲成吉斯汗四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及拖雷之子孫所分裂，成數汗國。疆域廣漠，皆爲大邦。諸汗之中，已有自尋干戈者。旭烈兀者，拖雷之第三子，蒙哥及忽必烈二大汗之胞弟，爲波斯，巴比倫，及美索波太米亞（Mes-

opotamia）等地之君主，形同獨立。旭烈兀及其子孫，於所鑄錢幣面上，皆自稱大汗。旭烈兀之國璽刻文，乃漢文也。後世子孫，亦即襲用焉。伊康牛姆（Iconium）之塞爾九江大蘇丹，（Seljukian Sultan）前此借號爲羅馬（Rumor Rome）者，今則謹謹然奉伊兒汗（Il-Khans）之命，爲奴爲婢。亞美尼亞王海敦（Hayton）素與回教國爲仇，亦奉韃靼人之正朔，稱臣守職焉。

（註十一）本書前後，對於蒙古大帝國中之汗及大汗，用 Khân 與 Kaân 二字，以分別之。阿拉伯及波斯人，皆汗爲□□，而大汗爲□詞。前者用於韃靼酋長，不必專限於君主。今波斯及阿富汗二地，則用是字以作先生或長之稱。印度之回教徒及欣都斯坦尼（Hindustanis）族人之名字，其末尼多加汗字。（Khân）至若 Kaân 字，則似爲 Khakan，即古代東羅馬歷史家之 xaravos 之誤寫，乃用於蒙古最高君主者也。在波斯之蒙古主與察合台子孫等，雖有時 Khân 與 Kaân 二字並用，然終以前字 Khan 爲宜也。宗藉氏則以 Kaân 字加於大汗，而對於以下之王公，則不用汗 Khân 字，僅呼其名耳。如阿魯（Argon）旭烈兀（原作阿老 alan）等是也。伊兒汗（Ilkhan）則旭烈兀及其子孫，在波斯自稱者也。其字或爲伊兒 Il 及汗 Khân 二字聚合所成。伊兒 Il 者，族（Tribe）或國之義也。Khân 及 Khakan 二字之關係，則後一字似若 Khân of Khâns，即汗中汗之意。據史所載，成吉斯汗當時並未加徽號，至其子窩闊台，乃始有徽號也。此說是否可信，尚未可依爲斷

粲也。上尊號之惡俗，乃國家衰敗之先兆也。汗字 Khān 之價值旣衰，德里王庭 (Court of Delhi) 乃造 Khān-khanan 一字，以加於國家之一高官焉。

（亨利玫扶補注）美國柔克義 (Rockhill) 曰：「若汗 Khan 之稱呼雖甚古，然實始於西歷五百六十年時突厥（土耳其）人稱。是時汗之后，稱曰可敦，(Khatun) 而汗則自稱曰伊兒汗。中國古代稱匈奴君長曰「單于」。此稱號至阿爾比魯尼 (Albiruni) 時，古次突厥人 (Ghuz Turks) 或突蘇馬人，(Turkomans) 仍呼其君主曰「顏于野」(Jenuyeh) 勞林森先生 (sir Henry Rawlinson) 謂此即中國前漢書與周書所載單于 (Shan-Yü) 之轉音也。至於 Khakhan 一字，雖於梅南德 (Menander) 記蔡瑪庫斯 (Zemarchus) 出使書中有之，然西方著述家，用此字者，余則最先見於一千二百三十九年時之亞勃利克 (Albericus Trium Fontium) 氏之史記，將此字書作 Cacanus。」(W. W. Kockhill, Rubruck, p. 108, Note)

伯忽汗 (Barka) 者，术赤之子，拔都汗之弟，乃成吉斯汗子孫中，最先信仰回敎者，王窩爾加河 (Volga) 流域。其首都薩雷，(Sarai) 乃其兄拔都所建築，初僅營壘，後則蔚爲大城也。

察合台 (Chaghtai) 之子孫，居伊黎河畔草地，及藥殺河 (Jaxartes) 流域，治理古代康居國境 (Sogdiana) 諸富裕城邦。

海都（Kaidu）乃窩闊台大汗之孫。子則曾繼成吉斯汗爲大汗，不肯承認大汗權位、之移於拖雷子孫也，故終忽必烈大汗之世，數十年間，屢寇邊境，使西北一帶烽燧不息。海都所轄之地，約爲今之東土耳其斯坦（新疆）及西伯利亞南中二部。士馬強健，兵威頗振。因與察合台子孫所轄境爲近鄰，故得挾制之，使爲己用，反抗大汗焉。

忽必烈（Kublai）大汗，乃成吉斯汗以後，大汗中之最賢能者也。登蒙古大汗之位，方不久焉。其兄蒙哥（Mangku）大汗征服中國西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年時，卒於軍。蒙哥大汗未崩前，嘗有意自蒙古大沙漠北部之喀拉和林，（Kara Korum）遷都於新征服域境，稍東人烟稠密之地。至是，忽必烈大汗乃實行遺命焉。此舉行後，不久蒙古大汗乃同化爲中國(十二)皇帝矣。

（註十二）拍萊甯（Parenin）氏謂支那者，乃大海也，百川之水，流歸後，皆變爲鹹矣。蓋謂歷代外國人，入主中國者，輒舍其固有之風俗，言語，文字，而同化於中國也。

第十一節　中國情形。

中國北部數省，脫離本國之統治權下者，幾三百載。此數省先後歸外國入朝代治理。

最初則契丹（Khitan）爲松花江流域人種，或謂與通古斯族（Tunguses）相近，然尚有可疑之點焉。契丹朝約存二百年，疆域廣遠，由之而起 Khitai 或 Khata 或 Cathay 之名。中央亞細亞諸國稱中國以是名（契丹）者幾於千年之久。後世人由中央亞細亞得悉中國者，亦沿用契丹之名焉。（十三）

（註十三）俄國至今猶稱中國爲契丹（Khitai）也。契丹與馬秦（Machin）或支那二字，皆同爲中國之稱呼，亦猶古代羅馬時之賽里斯（Seres）及秦尼（Sinae）二字，同爲中國之稱呼也。賽里斯（Seres）乃東方大國之名稱，由陸地傳來者，秦尼（Sinae）則由海道而得。古代多疑爲非同一地方者，誤甚矣。契丹之名稱，亦由陸地西傳，而支那（China）之名，則由海道而至，初亦疑難首出也、

（張星烺補注）蒙古遊牧記卷七何秋濤引博明西齋偶得曰，「蒙古呼漢人爲契塔特。蓋蒙古初爲伯古部，長在大漠北，至後五代時，始通中夏。惟時燕雲十六州皆屬契丹。故以遼國名稱之。較其世次，尚在朱里真未以金號其國之前。」

契丹朝，中國史書稱之爲遼，鑌鐵之義也。遼朝於一千一百二十三年時，爲朱里眞所滅。朱里眞即女眞族，（Churches or Niu-Chen）亦東韃靼之一部落也。（十四）與今之滿洲同一血統。當其盛時，中國人稱之爲大金朝。蒙古人呼之爲阿勒揑汗。（Altun Khans）阿勒揑亦

金之義也。成吉斯汗時，支那北方數省，中都或名燕京（即今北京）等地，皆已歸服蒙古。至一千二百三十四年，窩闊台繼大汗之位，承遺命而金朝乃全亡矣。

（張星烺補注十四）蒙古遊牧記卷七何秋濤引博明西齋偶得曰，『遼爲契丹，金爲女眞，契丹本音乃契塔特，女眞係由女直，女直由朱里眞迭改，其本音乃朱里扯特，見元秘史蒙古文。今蒙古人猶以是呼之』。

中國南部，仍歸本地人之宋朝管轄，建都於今之杭州府，大城也。宋之疆域，是時仍未被侵蝕，然忽必烈圖宋之心，蓄之已久，其後卒爲征服，乃大汗在位征討事業中最大偉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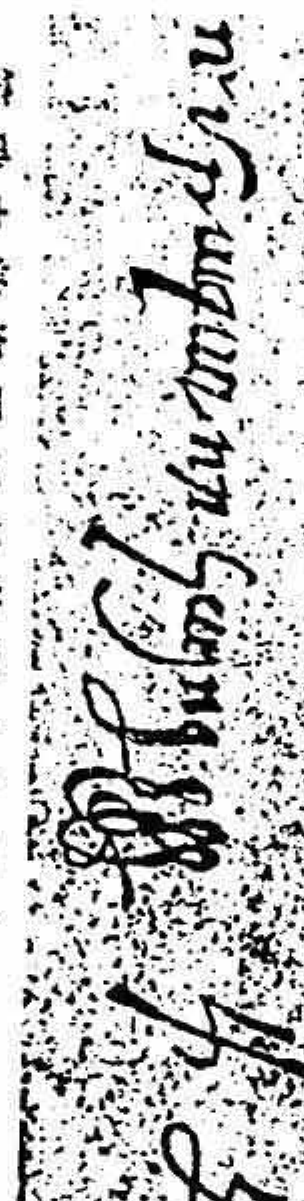
第十二節　印度及印度支那情勢。

孛羅氏客居東方二十餘年之間，印度最强之王爲德梨（Delhi）大蘇丹，那錫烏丁摩哈美德（Narsir-uddin Mahmud）大蘇丹亦突厥族，伊兒鐵米須（House of Iltitmish）朝之帝也。身毒（Sind）（北印度）及孟加拉（Bengal）一帶，皆臣服之。惟南印度半島，則訖未歸化，北部則蒙古軍，時時越印度斯河入寇，羽檄之書紛至，故大蘇丹無暇爲征討南方之謀也。以是南印度達羅毘茶（Dravidian Kingdoms）諸王國，（名見大唐西域記）始終未爲

異族侵擾數世之間，廟宇府庫之中，貯蓄金銀無算，似若爲特來蒙古外寇而積者。

印度支那半島，及南洋羣島諸地，有國甚衆，朝代或興或廢，吾輩所得知者甚微。唯國家豐富，美術學頗高，倘較之此土現在之情形爲優，則吾人可斷然也。觀於緬甸之拍干（Pagan）暹羅之愛俞的亞（Ayuthia）柬埔寨（Kamboja）之安郭（Angkor）爪哇之波羅波獨（Borobodor）與拍拉姆巴南（Brambanan）等地現在所有大建築之遺址，則皆爲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時間之物，即可知矣。於此時代，歐洲各邦及亞洲諸地，皆有無數雄偉建築，幾於全大地上之人類，至是建築學之靈悟，悉始開發者。以上所言各地之建築，多受印度影響，然亦自有特殊及普通之特色者。

圖三



簽字之波羅王琵尼茨亞小年三十四行二千一

第三章　孛羅氏家譜，及旅行者之個人歷史，至歸自東方爲止。

第十三節　傳說之孛羅氏源始。

當古之世，無確實記載可稽，故一國之歷史，與一家之系譜，多依神話與幻想爲憑。孛羅氏之始祖事蹟，亦不脫此例焉。威尼斯市攷古家謂古代維奈圖斯王(King Venetus)或脫夯耳(Troy)王安台奴(Prince Antenor)移居阿德利亞海（Adriatic）北岸時，有臣名魯修斯博魯斯（Lucius Polus）者，即吾等所知大旅行家孛羅氏之始祖也。或謂威尼斯市之第一代市長保羅（Paulus Lucaa Annfostus of Heraclea）（西歷六百九十六年時人）即其始祖也。

威尼斯市之姓氏歷史，稍爲可據，謂孛羅氏於十一世紀時，由答耳馬西亞（Dalmatia）（今奧國濱海之一省）之塞木尼可（Sebenico）地方移居於威尼斯市(十五)。十一世紀末葉，孛羅氏有爲威尼斯市大議會議員者。一千九十四年時，有多梅尼科孛羅（Domenico Polo）者，曾蒙賞。一千一百二十二年時市長米西雷（Domenico Michele）曾有令赦彼得孛羅。一千一百五十三年時，市長毛羅西尼（Domenico Morosini）及其議會，有解除多梅尼科孛羅職務之文令遺留後世也。然此等傳言，亦未可依以爲據也。

（註十五）馬哥巴白羅(Marco Barbaro)之姓氏攷首謂一千三十三年爲孛羅氏移至威尼斯市之年期，然巴白羅氏究何所據，則不可知矣。

克白拉里(Cappelari)及巴白羅等，皆爲市長毛羅西尼之會議議官也、一千一百二十五年及一千一百九十五年時，托爾洛(Torcello)地方衙公牘中見有孛羅氏之名，又於愛奎羅(Equileo)地方亦見有孛羅氏之名，一千一百七十九年及一千二百零六年時，里多馬喬耳地方(Lido maggiore)亦見之，一千一百五十四年時，里亞陀(Rialo)地方有馬哥孛羅之名，同時在喬支亞(Chioggia)地方，亦有孛羅氏名，（一千一百三十九年，一千一百八十三年，一千一百九十三年，一千二百零一年）。

大旅行家孛羅氏之信確歷史，僅至十三世紀初葉其祖之時方得知也。

是時孛羅氏分二枝派而居，一在聖蓋來米亞(Geremia)，一在聖肥立斯(S. Felice)。二處教區不同。聖肥立斯有安得利亞孛羅(Andrea Polo)者，生三子，曰馬哥，曰尼哥羅，曰馬飛。尼哥羅即著遊記者，馬哥孛羅之父也。

第十四節　孛羅氏是否素來貴族歟。

旅行家之孛羅氏，是否爲威尼斯市素來之貴族，爲充議會議員及留芳名於都羅大圖書館(Libro d'oro)之孛羅之子孫，直至於今始得確證焉。賴麥錫謂馬哥孛羅爲高貴

素封之家，羅斯梯謝奴為筆述馬哥孛羅遊記之人，亦稱馬哥為威尼斯市貴人。然賴麥錫與羅斯梯謝奴二君記載，亦未可全信也。最近嘗與專考威尼斯市古籍之人談論是事，始知馬哥當時確有求為貴族之事，經大議會正式議決，法庭判許，馬哥得貴人(Nobilis Vir)之稱號。若非馬哥為當時新產出之貴族，則公牘中斷不若是稱呼之也。(十六)

(註十六)初有謂覓得馬哥為大議會議員之手書者，經詳審之，始知有誤。讀下文第四十七節之最後一註即可知矣。當是時威尼斯市貴族與非貴族之界畫，并不甚明。全市之民，皆經商，視同平等，無寒畯封建，或力士等。然查後昔時之舊說，得知馬哥之貴族稱呼，乃新產者，而非素有者，亦未始不無興趣也。

第十五節　老馬哥(著書者之伯父)之歷史。

槃肥立斯教區，安得利亞孛羅之三子，以馬哥為最長，而馬飛為最幼。(十七)嘗披攷證據，似可信焉。三子皆經商，與他人合資為焉。生意雖在二弟旅行東方以後，猶為興旺也。(十八)老馬哥似復於君士但丁堡勾留若干時後，至克里米亞之索耳對亞立行站。一千二百八十年時，老馬哥之子尼哥羅及女媽落克(Maroca)皆僑居索耳對亞焉。老馬哥前在威尼斯時，即將臨終遺命書成，至是年乃宣布之，蓋其身至是乃不復堪勞動矣。此後老馬哥延命至何

時，吾人則無從稽攷矣。

（註十七）老馬哥在三子中爲最長，乃依據賴麥錫之說者。然賴氏亦嘗言馬飛長於尼哥羅，但依老馬哥之臨終遺命文，嘗三次將尼哥羅之名，置於馬飛之前，則似乎尼哥羅年長於馬飛矣。

（註十八）老馬哥之營業與旺，於其遺命文中得知之。

第十六節　尼哥羅及馬飛起始旅行。

尼哥羅乃三兄弟中之仲者氏有二子，長曰馬哥，卽著書者，生於一千二百五十四年。（十九）（宋理宗寶祐二年）次曰馬飛，在孛羅氏家史中之地位，下文將有數語及焉。其旅行史起始於一千二百六十年。（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尼哥羅及老馬飛，僑寓君士但丁堡之時，離威尼斯故里究若干年，則不可攷矣。尼哥羅則留其妻於家，而老馬飛則尙未娶也。是年兄弟二人爲營商之冒險，至克里米亞，由該處復因他種原因及機緣，而再向北行，至窩爾加河畔；由窩爾加河而至布哈拉，由布哈拉而至遠東忽必烈大汗之庭。是處蓋近古代契丹國之境矣。契丹乃亞洲之極東大國，自昔文明，固不待孛羅氏等始知之。卽一千二百四十六年（蒙古定宗元年）時，高僧勃拉奴喀勞尼，（Plano Carpini）與一千二百五十三年時（蒙古憲宗三年）高僧威

康魯白路克（William Rubruquis）二人，皆已詳言矣。二僧雖皆未履契丹疆土，然在蒙古大汗庭中時，曾遇契丹之人，而與之交接矣。威康魯白路克則尤敏捷，謂所交接之契丹人，即古代歷史所稱之徙里斯(Seres)人也。

（註十九）著作之馬哥孛羅，生於一千二百五十四年時。可無庸疑。所有舊寫本，皆印馬哥於一千二百六十九年時，其父歸威尼斯後，年已十五歲矣。

第十七節　與忽必烈大汗之交接。

忽必烈大汗，自昔未嘗見有歐洲之士人，故見威尼斯市之二君子，問拉丁諸國情形後，甚悅之。乃使孛羅氏兄弟二人為大使，朝中某官為屈從，持國書往謁羅馬教皇。書中大旨，無非欲請教皇多遣高僧來其國，傳布基督教而已。大汗之為此舉，非因其心中有宗教之信仰，僅因見威尼斯二人之彬彬然君子氣概，復聞歐洲文教，較之東方墮落基督教徒為高美，或可使其沙漠中之臣民，蠻野粗陋性質，略為柔和，得進開明而已。惜乎！羅馬當時未能應其請求，傳播基督教之好機緣，交臂失之，致使忽必烈大汗以後乃轉其恩眷，以優禮西藏之喇嘛教也。

第十八節　孛羅氏兄弟二人歸國，及馬哥出現。

兄弟二人，持大汗使命西歸，於一千二百六十九年（至元六年）四月抵敘利亞阿扣港（(二十)acre）得悉前教皇克來孟第四世（Clement IV）於去歲已崩，新教皇尚未舉定，羅馬暫時無教皇。故二人乃決心至威尼斯市故里。客於異域多年，至家則尼哥羅之妻已久離人世，所生之子馬哥，年已十五歲，英發卓犖，非凡童也。

（註二十）巴爾德利（Baldelli）及拉薩里（Lazzari）二君，見瑞士京都伯恩有馬哥孛羅遊記存寫本，謂孛羅氏兄弟二人於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四月三十日抵阿扣港。然所指日期定有誤也。

余嘗博覽群籍，及諸家寫本，可據之信史，皆僅不過如此而已。唯有數家所說，較此稍有出入焉。如勞勞奴（Francesco Pipino）乃孛羅氏同時之人，其拉丁文之遊記譯本，及以後間接依此翻印之本，則謂尼哥羅離威尼斯時，馬哥實尚未生，故至一千二百六十九年時，父子始相見也。(二十一)

（註二十一）勞勞奴所言之外，剌麥錫又謂母氏之死，實因產生馬哥之故，但未可據以為實也。

余前以言尼哥羅孛羅尚有他子，名曰馬飛，亦法律上所認定者也。其年幼於馬哥，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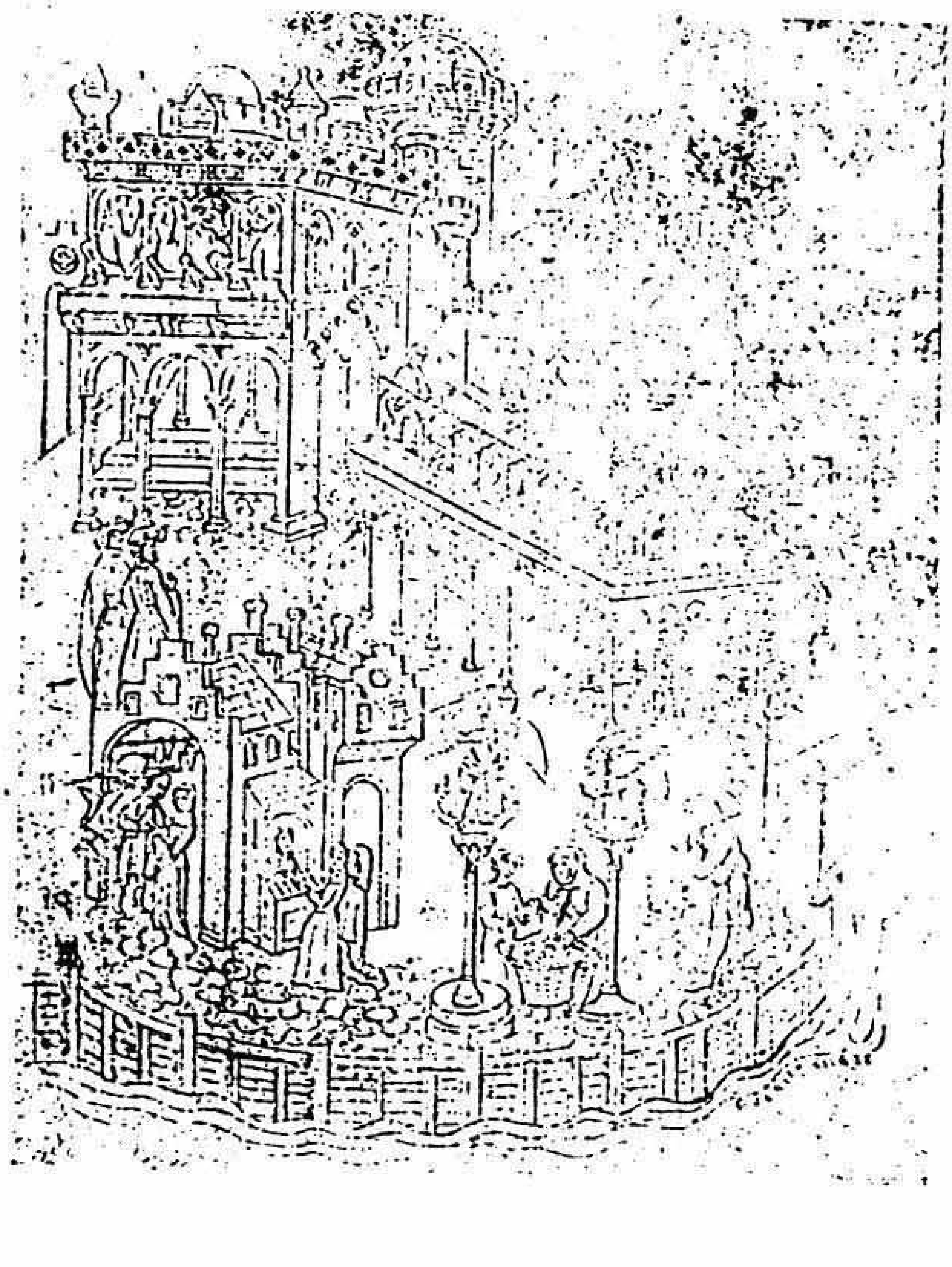
其叔父老馬哥遺命文中，將馬飛之名，置於馬哥之後也。二子是否同母，則不可考矣。若以劈劈奴之譯本爲確實，馬飛之年幼於馬哥，則二人必非同胞矣。劈劈奴之譯本而不可信，則尼哥羅一千二百六十年前，斷不能至東方，馬飛或與馬哥同母，生於一千二百五十四年至一千二百六十年之間也。若仍據劈劈奴之本，則馬飛（其名見於一千二百八十年叔父遺命中，斯時其父第二次在東方。）乃尼哥羅初次歸里重婚妻所生者。尼哥羅初次歸里，留家幾二年，故其時乃由一千二百六十九年至一千二百七十一年也。(二十二)

（註二十二）末段之推測，與西谷那 (Cicogna) 所言者，大概相符。

此事甚有趣，蓋少馬飛之遺命文，現在尙存。其中有分遺產於母貝佐登脫萊維沙 (Jordan Trevisan) 之語，故余以爲其母必脫萊維沙氏之女也。少馬飛有女名非得里沙 (Fiordelisa)。老馬哥之遺命文中，（一千二百八十年）謂於其兄弟不在家時，指定佐登脫萊維沙及弟婦非得里沙，（脫萊維沙氏乎？）爲執行遺命之人。故余意此弟婦非得里沙，即遠離家鄉之尼哥羅之妻，少馬飛之母也。若如是，則馬哥及馬飛，乃異母昆仲也。

關於尼哥羅一千二百六十九年時之重婚，羅馬巴非里尼圖書館 (Barberini) 藏有威羅斯市李羅氏遺話，視此略有出入焉。其又與本書序言第九章末段所言者相同，故余信劈劈奴氏所言馬哥誕生事，乃誤譯也。

圖四



第十九節　孛羅氏兄弟第二次旅行，攜馬哥偕行。

教皇法座之虛懸，自黑暗世紀(Dark age)以來，未有如是之久者。前教皇死後二年餘，而維泰波(Vitorbo)地方之紅衣主教等，尚各持己見不能一致，以致教皇久不能舉出。孛羅氏兄弟一則不欲大汗疑其不忠，二則東方新至之地富貴機緣不可失，故決再東行，攜馬哥與俱焉。至阿扣港，有烈日(Liége)地方大僧正台大爾多維斯康梯(Tedaldo Visconti)者，遊記本書謂為教皇派駐敘利亞使節。語雖不甚的當，然台大爾多君有權有勢，聲名著於當時，則無疑也。孛羅氏兄弟，就商於台大爾多，請作書致大汗，證明使節無功，實由無教皇之故，非彼等之過也。持書復東行，至斯干得龍灣頭之阿雅斯(Ayas)港。港甚興旺，是時已成為亞洲內地貨物來往中心點之一矣。初至港，彼等即聞新教皇已舉定，即其友人台大爾多也。急旋阿扣港參見之。大汗之使命，乃終得回答矣。台大爾多即教皇位，改名曰格里哥利第十世。(Gregory)　忽必烈大汗國書，請科學及宗教教師百人，新教皇未能應命，僅給多密尼根聖會(Dominicans)僧徒二人而已。此二人者，旅行不久，聞前程艱苦之狀，即膽落神沮，復歸回矣。

由各種事實考之，此三威尼斯人第二次離阿扣港，約於一千二百七十一年（至元八年）十一月時也。前行至阿雅斯港，錫瓦斯港(Sivas)經馬丁(Mardin)毛夕里(Mosul)入吉打(Bagdad)各城，而至波斯灣口之忽里模子城。(Hormuz)欲由此航海往中國，唯船舶不堪航海之用，因此阻礙不得行，乃棄前計，復由忽里模子城（二十三）轉向北，經起兒曼(Kerman)呼羅珊，(Khorasan)巴里黑，(Balkh)巴達克山(Badakshan)等城，登彭家(Panja)或鄂格速斯河(Oxus)上流，而至帕米爾高原。考此路綫自此三威尼斯人旅行後，明末白乃狄克脫戈愛斯氏(Benedict Goës)一人外，歐洲之人，無復履其境者，直至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印度海軍大尉，約翰吳德(John Wood)始重勘其境焉。（二十四）過帕米爾高原後，孛羅氏三人至喀什噶爾城。(Kashgar)由是復經葉爾羌，(Yarkand)及和闐，(Khotan)羅布泊邊界，(Lobnor)橫越大戈壁而至唐古忒境。唐古忒者，乃蒙古及波斯人統稱支那西北極邊，長城內外諸境也。繞支那北鄙，三人終乃至大汗之庭，得瞻天顏。大汗是時方駐蹕於開平府避暑行宮焉。開平府，位於興安嶺之麓，距張家口萬里長城將百英里焉。所有各家之遊記本書，皆謂此行，共需時月三年半。若無訛誤，則孛羅氏三人至大汗之庭，約為一千

二百七十五年（至元十二年）五月盛暑時也。（二十五）

（亨利玉爾註二十三）陸軍少佐賽克斯（Sykes）君著波斯二書，頗享盛名。其書第二十三章二百六十二頁至二百六十三頁，關於孛羅氏此次行程，與亨利玉爾先生之意見有不同焉。其言曰：

「孛羅氏一千二百七十一年第二次大旅行，亨利玉爾先生，於其導言之第十九頁，謂孛羅氏，經錫亥斯而至毛夕里及八吉打城，復由是而至忽里模子。此說鄙意甚與相左，原因蓋有數焉。一則苟如玉爾先生之說，馬哥孛羅曾遊八吉打城，則其遊記中所言之答顯加河，豈梯格利斯河（Tigris）之誤乎？更有忘八吉打名城，而不言之理乎？或謂馬哥孛羅亦信前代地理家之誤說，謂答爾加河流經地下，至曲兒忒斯坦（Kurdistan）乃復現於地面者。然若詳讀遊記本書及攷馬哥孛羅生平性情，則此事自非旅行者從未至其地，當無他解說矣。

二則報達（Baudas）（名見劉郁西使記即八吉打也）城建築物，頗為特別，而遊記並未記載。然此或有遺漏，不足以難玉爾先生。唯遊記本書謂有大河，貫流市中，商人自報達下行十八日，而至怯失城，（Kisi 今名為卡斯 Kids 在林加島附近）再抵印度洋。若馬哥孛羅親至波斯灣頭，必不致記事如此之謬誤者。攷其故，蓋必途中遇商人得之傳聞者也。

三則八吉打城，自陷落後，商務衰頹。駱駝隊商，已不往其地。馬哥必由野司特（Yezd）城東行，更轉南而至忽里模子。謂其路程復向後行，則更不近理，故威尼斯三旅行者，必由塔伯里次城（Tabriz）進波斯境，而至琛丹

尼牙(Sultania)柯傷(Kashan)及野司特，由野司特更行而至起兒曼(Kerman)及忽里模子。船舶不堪航海之用，遊記本書謂爲苦事，故乃改從呼羅珊之道也。歸自中國後，乃重遊忽里模子城，其所屆送之科克清公主，(Lady Kokachin)或亦從舊路而至塔伯理次城，嫁於合贊汗。(Ohazan Khan)合贊汗者，科克清公主許配之阿魯汗(Arghun Khan)之子也。亨利玉爾先生以後，或者亦承認余之主張，故於所繪之馬哥孛羅當時地圖，其行途路綫，不及於八吉打城也。

亨利玫狄樂馬哥孛羅東行時，八吉打城駝隊商業，尚未全墜。陷落後，古代隆盛狀況，未遽全喪。觀於十四世紀初葉猶盛，概可知也。討來思(Tauris)城，於孛羅氏初次旅行時，其興旺情形，尚未達其歸途時之狀也。威尼斯人彼得維格遼尼(Pietro Viglioni)亦曾至討來思，一千二百六十四年十二月十日，有臨終遺命文，成於居留討來思時者。文中有彼在該處，猶之初闢草萊之人之語，蓋討來思之興盛，爲外國人之貿易場，乃於阿魯汗在位時，(一千二百八十四年至一千二百九十一年)始見之。馬哥孛羅歸途時，熱那亞人在該處貿易尤盛。讀其遊記本書即可知矣。合贊汗時，討來思築新城，乃大盛，爲歐洲至波斯及遠東貿易之第一大市場矣。亨利玉爾先生並未改其當初之意見，至於所繪之馬哥孛羅當時地圖，其行途路綫，不及於八吉打城者，乃繪圖人一時之疏忘，非有意改之也。

(註二十四)腦曼(Neumann)謂印度海軍大尉約翰吳德曾抱探險鄂格速斯河流域各省之志，以備研究馬哥孛羅遊記關於此地諸章之用，然惜乎吳德卒未能達其志也。拍米爾地則於本書付印之時，福爾錫斯先生

(Sir Douglas Eorsyth) 遣陸軍大佐戈登及他軍官等詳探諸地，故亦未得採用也。（按此爲本書第一次出版時之語）

（亨利攷狄補注）以上所言之諸探險家著作於本書第二次出版時，皆經取用矣。

（註二十五）孛羅氏至開平府所須之時期三年半，乃由威尼斯起程，非由阿甲港也。若由阿甲港，則須早半年矣。然早半年，其時期當爲十一月忽必烈大汗必不居於開平府（又名上都）也。

第二十節　馬哥孛羅蒙忽必烈大汗之擢用，及其出使紀程。

忽必烈大汗，召見威尼斯三人心甚悅。待年幼之馬哥，恩眷尤爲隆渥。馬哥是時年已二十一矣。學習大汗國語及歸其統治權下之各國語言文字進步頗速。不久，大汗見其才具卓犖，從事謹慎，乃漸加任用於國家差役矣。鮑梯 (M. Pauthier) 覓得中國元史某篇載有一千二百七十七年（至元十四年）時孛羅氏某君被任爲樞密副使之文。余亦信元史該節所載之孛羅，即年幼之馬哥孛羅也。

馬哥最初次之出使，乃向西南行，道經山西陝西四川及西藏東部蠻荒之境，而至雲南。蒙古人當時稱其地曰哈喇章。其一部爲忽必烈大汗於一千二百五十三年未即位前，

親統兵征服者。(二十六)馬哥在汗庭時，悉見大汗悉聞遐方海外之奇風殊俗，瑰瑋絕特之產，怪異詭僻之物。又見前此使臣歸回復命大汗垂詢他事，多有未知，不能稱旨，是以大汗時有譴言，責諸臣愚拙，於使命以外不加留心也。故於出使時，對於沿途奇事，無不一一筆錄刻意求詳。歸覆命時，竭極心技，以奏達天聽，揣摩汗心，以博其歡。初次使命所經之地，為西藏東部，高山深溪之谷，多數江河，貫流其境。雲南貴州邊鄙之疆，山道至為崎嶇。其地雖至於今，猶為一人種大博覽園，苗蠻雜處，各種皆俱，文明程度，至為不齊。有已進於開明者，有仍保其上古混沌草昧之生活者。奇卉珍品，與不可思議之風俗，馬哥皆得滿賞眼福，歸奏大汗，以悅其心也。

(註二十六)西南行程，為馬哥初次使命，有参錢之本，節之若是。雖或為繙譯者臆想之詞，然吾可斷定其為真確也。馬哥孛羅此次之旅行，實為至緬甸邊境(永昌)者。行路共須一百四十七日，若加以沿途逗留，則此次行程約略為六個月也。由各事攷證之，孛羅雲南之出使，其時期當在一千二百七十七年(至元十四年)至一千二百八十年(至元十七年)間也。依中國史書，謂一千二百七十七年時，元兵與緬甸人大戰於永昌。孛羅遊記，亦曾敘之。故定其最早期，不得在一千二百七十七年前也。忽必烈之子忙哥剌(Mangalai)(元史作

作亦阿剌後改莽噶拉木）治京兆府（西安府）卒於一千二百八十年，孛羅亦記之，惟未言其死，故定其死後當在一千二百八十年之前也。

馬哥由是膺榮寵，忽必烈大汗信任日深，屢次奉使遠方，簡任爲地方行政長官，據顯要，唯皆不得其詳而已。嘗爲揚州宣慰使三年，此職雖不甚高，而攷據家認爲與當今大省之督撫相同，則誤矣。然宣慰使固非卑職也，揚州自古繁華地也。馬哥與其叔馬飛同居唐古忒境之甘州一載。馬哥似亦嘗往蒙古大汗之舊都喀拉和琳，遊歷若干時者。又嘗在交趾支那南部占城眞臘（Champa）等地。末次奉使至印度洋諸國，嘗遊歷印度南部諸國。迭次奉使，其父與叔是否同行，則不得而知矣。(二十七)孛羅氏嘗助大汗，製機礮，攻陷襄陽城，事蹟亦專於遊記，唯於孛羅氏之年譜中，難得其一定之期耳。孛羅氏之財產在中國多年，亦與時俱增。離家已久，大汗春秋已高，百歲後身命財產，擺有危險，故時慊慊思歸，俾保首領以沒。大汗聞其有西歸之說，則輒拒之。終乃佳緣至，吾等之旅行家得重歸里，中世紀之黑羅多督斯（Herodotus）（古代希臘歷史家之始祖）不致與草木同朽，無名稱於後世矣。

（註二十七）馬哥迭次出使，其父與叔是否同行，皆不得知。唯旅居甘州，某書謂孛羅氏三人爲私事，故皆在焉。

爲何私事則書不載也。又某書謂伯馬飛與馬哥二人，爲奉使事而往甘州者。

第二十一節　孛羅氏得離大汗朝庭之佳緣。

波斯阿魯汗者，忽必烈大汗之侄孫也。於一千二百八十六年（至元二十三年）時，可敦卜魯罕（Khatun Bulughan）薨。卜魯罕乃阿魯汗最愛之妻，臨終時，遺言謂後繼皇后，必須於其同姓蒙古伯岳吾（Boyaut）（名見元史后妃表）部落內物色之。阿魯汗遵遺言，遣大使至汗八里（Kanbaligh）（汗城即北京。）大汗廷求之，大汗應其求，乃擇科克清（Kokachin）公主配之。公主時年方十七，美而艷。由北京至塔伯里狄之陸道，路途遼遠，艱苦異常，不宜於年稚而嬌之公主，且戰爭阻途。大使等乃擇海道而往波斯，韃靼人不善乘舟，大使等曾交接威尼斯之三君子，知其閱歷諸國甚多，故欲使爲嚮導同行。且是時馬哥方歸自印度覆命。波斯大使乃奏求此三佛郎機（Firinghis）人爲扈從。汗心不怡，終乃許之，大爲治裝，復繕國書數通，使孛羅氏攜帶，贈與歐洲各國君主，內有致英吉利國王者。大使及孛羅氏等，似於一千二百九十二年春由才通港啟帆者。（才通港乃當時西方人稱福建之泉州者，注見第一章）沿途行程，頗不吉順，勾留於蘇門塔臘海岸及印度南部頗久，閱時二年，乃得達波斯目的地也。（二十八）然本書遊記數章，

因此乃材料大增，讀之益覺有彩色也。威尼斯之三君子，及科克淸公主，經此二年長途遠征，漂泊海上，皆得慶更生。三太使中已死其二，僅餘一人。隨從人員，亦多葬身海底矣。(二十九)科克淸公主，待孛羅氏等，亦極盡禮。阿魯汗於彼等未離中國時已崩，(三十)皇弟凱加圖(Kaikhatu)攝政，科克淸公主乃嫁於其子合贊汗。(Ghazan Khan)有遺老知悉二汗者，謂阿魯汗乃當世最美之男子，而合贊汗則其族之最倭小猥傀不莊嚴者也。身軀關係以外，則科克淸公主改嫁，乃最嘉幸之事也。合贊汗多謀足智，善用兵，有軍人精神。治國有法，規模宏遠；爲君有大度，多所成功。惜乎在位不久，不得成其芳名於後世也。

(註二十八)波斯之歷史載科克淸公主實於一千二百九十三年(至元三十年)至一千二百九十四年之冬間，至波斯北境。由中國至蘇門塔臘，共行三月，留該處者五月，其餘之程須十八月，共二十六月。所有記載皆語焉不詳，欲求確實攷據，依以下推算，可略知其大概矣、一千二百九十二年(至元二十九年)正月，由福建放洋，四月至蘇門塔臘。因西南季風期將近，難於渡孟加拉海股之故，乃逗留該處五月。閱至秋季九月，始復前行，俾泊於錫蘭島加異勒(Kayal)及印度西部諸港，在加異勒或塔納(Tana)港停留以待一千二百九十三年西南季風期之過，乃更前行，而至波斯。計該年冬至忽里模子城。次年春三月，抵波斯阿魯汗之子合贊親王之寨。自中國起程，至是共爲時二十六閱月。

哈娟（Hammer）謂一千二百九十四年三月，科克淸公主始抵波斯。此期未免太遲，然哈娟果何所憑據而云，余實不能知焉。在鄔門塔臘逗留五月，必爲西南孟素風之故，可無疑也。若將抵波斯之時期提前，則孛羅氏所記載之年月，全難於恃矣。或者遊記本書序言第十八章所言之十八個月，包在鄔門塔臘勾留五月於內，亦未可知也。苟如是，則彼等當於一千二百九十三年十一月至忽里模子城。再一月或二月後，乃至合贊汗之寨也。

（註二十九）法文原書，爲鄙人此譯之底本，謂大使等航海時，水手以外，屈從之人，共六百名，及至，生者僅餘八人而已。又頗鈔本有謂抵波斯後，生者尙餘十八人也。

（註三十）阿魯渾薨於一千二百九十一年（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

第二十二節　由波斯歸威尼斯及故里親戚之態度。

威尼斯三君子於路途奉侍公主，頗盡小心。離公主時，公主爲之揮淚。科克淸公主爲皇后不久即卒。孛羅氏等至塔伯里次城逗留頗久，乃復前行歸里。我各家所考，至威尼斯市約於一千二百九十五年(三十一)（成宗元貞元年）之時也。

賴麥錫所敍孛羅氏歸里時情形，其親戚(三十二)對待情形，及彼等取信親戚情形，得威尼斯社會上任用情形，前此已言之矣。吾人讀此，幾如讀天方夜談中之奇事異聞也。親族中老馬哥死(三十三)已久矣。馬哥（著書者）之弟，馬飛尙在。又有從弟肥立斯孛羅（Felice Polo）及其妻

非得里沙之名，亦見之載籍，唯二人在孛羅氏家族中，究佔何地位，則不得知焉。尼哥羅卒於十三世紀末，終時有二子，斯德芬奴(Stephano) 及桑尼奴 (Zannino) 皆私生子，法律上未承認者。此二子或爲孛羅氏久居契丹時，與某婦有秘密關係所私生者。馬哥孛羅於其遊記本書之序言中，在旅行隊內，并未提二子之名者，蓋亦人情自然也。(三十四)

(註三十一)所有年代時日，多謬誤難信，即馬哥歸里時日一端，鄙人亦多所懷疑。馬哥口述遊記時，已言合贊汗，登波斯皇位之事。詳考歷史，合贊汗實於一千二百九十五年十月始登波斯皇位，而馬哥則謂爲一千二百九十四年，早於其歸里一年，實不可解也。

孛羅氏三人歸里時，或於君士但丁堡小作勾留，黑海北岸，或亦曾涉跡。否則欽察國當時之事，馬哥由何而知之耶？馬哥離威尼斯市於一千二百七十一年（至元八年）春或夏。本書序言謂其離家二十六年，故以一千二百九十六年（成宗元貞二年）爲孛羅氏等歸里之期，或者稍近確矣。

(註三十二)馬哥巴巴羅所著孛羅氏家史，關於歸里時情狀，其言與剌摩錫所記者，大抵相同，唯更離奇矣。其記載如左：

余昔耳聞之故老相傳，孛羅氏至里時，衣服襤褸，不堪言狀。適有乞丐過門，其妻將所更之舊衣給之。至次日，孛羅氏詢舊衣，以便取出其中所藏之珍寶，妻對已給不知姓氏之乞人矣。孛羅乃心生奇計，佯作瘋狂，立於里亞

陀(Rialto)橋頭，手轉旋偷假無意識者闡視之人甚衆，有問其故者，則曰上帝有知，彼當歸回，二三日後前之乞人亦來立觀焉。字羅識其舊衣，因得取回。闡視者始知其作爲非瘋狂，乃奇計也。悉貿衣中之珍寶，建築聖約翰之邸第，壯麗比於當時之王侯宮殿。鄰人以其珍寶價逾於百萬特加逆(Ducats)(幣名)因呼之爲字羅百萬君。雖至今日(一千五百六十六年)(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其邸人猶呼之爲百萬第焉。

(註三十三)老馬哥之遺命文，前已數次言之。該文乃作於里亞陀者；時一千二百八十年(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八月五日也。遺文之人，自述謂先曾居於君士但丁堡，後移居聖賽維羅(S. Severo)教區者。所命各條，略揭於下：

其兄弟尼哥羅及馬菲二人，若在威尼斯，則爲執行遺命之人。若於死後，二人皆不在里，當指定佐登脫萊維沙(Jordano Trevisano)及其弟婦菲得里沙(Fiordelisa)爲執行人。二人皆聖賽維羅教區之信徒也。

國家遺產稅課，必須捐納。所有衣服什物器具，皆須出賣。賣得之錢，作爲彼喪葬用。所餘之金，執行人可充爲彼魂魄祈禱之費用。

昔與哲斯丁奴堡(Justinople)(在依斯脫利亞角 Cape of Isyra)地方格拉索(Donato Grasse)，并同作商。格拉索并欠彼一千二百里耳(lire)(當時錢幣名)又彼昔欠聖賽維羅教區信徒湯巴(Tumba)，并五十二里耳。以上之債務，命死後給其子尼哥羅。現時寓於索耳對西亞(Soldachia)其子若不在，可給其親愛兄弟尼哥羅與馬飛二人。若二人亦不在，可給其兄弟之子馬哥(即著書者)與馬飛。若二姪亦不在，執行人須

將此款作彼魂魄祈禱之用、

又有銀鑲紅錦帶一條，銀匙二枚，無蓋銀杯一只，棹一張，板兩張，鷺絨衣一襲，床被一條，羽毛床一張，皆給與其子。子若不在，可依上節法配給之。若二姪亦不在，執行人須保存之，以待其子之歸威尼斯也。

執行人可將遺給其子之錢，代爲投資興業，獲利時本皆其子負責。唯投資須限於威尼斯地方。

咨與兄弟合股營商，所進之欵，須分給其女馬羅加（Maroca）二百里耳。

又該股所進之欵，須分給一百里耳於其私生子安多尼（Antony）。

儎內藏有東羅馬金幣二海勃柏拉，(hyperperae)（幣　）佛羅倫斯市（Flordnce）之金幣三佛羅林，（Florin）（幣　）皆給其弟婦菲得里沙（Fiordelisa）。

生平所用奴隸婢女，於其死後，皆釋放使得自由。

桑山對西亞之房屋，給與該地之少僧正。唯其子尼哥羅與女馬羅加皆得終身寓居其內。

所有其餘之貨物，皆給與其子尼哥羅。

（註三十四）少馬飛一千三百年時，有遺命書。由其稱呼觀之，似乎尼哥羅在契丹時所產之二私生子，皆爲少馬飛之異母昆仲，而當時年皆尚幼也。

第三章增補　中國史書上之馬哥孛羅　原無今補

馬哥孛羅旅居中國，當元世祖時，其事蹟有見於中國史書者乎？查元史世祖本紀及

他卷，當世祖時，以孛羅爲名者，共有八人，而皆無專傳也。吾請皆舉出列之於下，以備考證焉。

元史卷七，世祖本紀，至元七年十二月，丙申朔，以御史中丞孛羅兼任大司農卿。此人後升御史大夫，宣慰使，樞密副使。

卷八，世祖本紀，至元十二年二月，遣必闍赤孛羅，檢覈西夏榷課。必闍赤，譯言典書記者。（見元史卷七十四祭祀）其品秩甚微。

卷十一，世祖本紀，至元十八年春正月，癸卯，發鈔及金銀，付孛羅，以給貧民。此人無官銜，亦不知爲何許人。

卷十二，世祖本紀，至元十九年二月，丁巳，安州張拗驢以詐敕及僞爲丞相孛羅署印，伏誅。卷一百三十三，脫歡傳，至元十五年，從丞相孛羅西征有功，加定遠大將軍。據宋史丞相孛羅嘗與文天祥辨難，何時拜官，何時罷官，皆無明文。元史卷一百十二宰相表中，亦無其名。此人以後似往波斯。拉施特（Rashid-uddin）著蒙古史，關於中國之部，多得孛羅丞相（Pulad Chingsang）之助。多森（D'onsson），蒙古史亦見此名，謂其來自中國大汗胡

廷，至波斯充大使者。

卷十二，世祖本紀，十九年，秋，七月，丁丑，以蒙古人孛羅領湖北辰沅等州淘金事。

卷十二，世祖本紀，十九年，秋，九月，乙亥，遣使括雲南所產金，以孛羅爲打金洞達魯花赤。此人與前蒙古人孛羅，是否同爲一人，不可知也。

元史卷一百二十三，阿兒思蘭傳，阿兒思蘭孫忽兒都答，充管軍百戶，世祖命從孛羅諸延使哈兒馬某之地。諸延者，蒙古語親王，酋長，統領之義也，哈兒馬某，或如俄國白萊脫胥乃特博士 (Dr. Emil Bretschneider) 之言，爲哈兒馬自之誤刊。其音與 Hormuz (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忽里模子) 相近也。(見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II, p. 89, Note 850; p. 132)

元史卷一百六十三，張德輝傳，是年，夏，德輝得告將還，更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李濤數人。陛辭，又陳先務七事：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世祖以字呼之，賜坐，錫賚優渥，有頃，奉旨敎胄子孛羅等。

八人以外，世祖時，或尙有他人亦名孛羅，然余於元史全書中，所得查出者，僅此八人

而已。其他時代，以孛羅爲名者，幾於不可勝數也。元史卷二十四，仁宗本紀，至大四年，六月，己未，封樞密使孛羅爲澤國公。皇慶元年二月，壬午，封孛羅爲永豐郡王。卷二十九，泰定帝本紀，九月，甲午，以孛羅爲宣徽使。卷三十二，文宗本紀，天歷二年，八月，乙未，賜護守大行皇帝山陵官，御史大夫孛羅等，鈔有差，仁宗泰定及文宗時代之孛羅三人，與世祖時代御史大夫孛羅後升樞密副使者，必非一人。世祖時代之樞密副使孛羅，至元十九年後不能再見，距至大四年，將及三十年，樞密副使之職，已更換多次，且樞密副使爲軍務最高官吏，斷不能於三十年間無聲無聞也。

法國鮑梯，以孛羅遊記卷二，第二十三章，阿合馬事蹟考證之，最先指出世祖時代之樞密副使孛羅，爲卽大遊歷家馬哥孛羅也，鮑梯所刊行之馬哥羅孛遊記，漢文題名，卽爲忽必烈樞密副使博羅本書。前淸乾隆時代，曾敕改元史中孛羅爲博羅。鮑梯之取名，蓋依據此本也。鮑梯指出後，歐洲學人之研究馬哥孛羅者，皆從其說，亨利玉爾亦其一也。（見導言第三章第二十節）鮑梯之發明，余亦然之。惟歐人將樞密副使名詞譯作 Second Class Commissioner or agent attached to the Privy Council，以余觀之，似覺不妥也。英國

之樞密院(Privy Council)職權如何，余不詳悉。德文之 Geheimrat 英文亦譯作 Privy Council。德文之 Geheimrat 僅名譽職位，政府有時顧問之而已。元代之樞密院，掌天下兵甲機密之務，凡宮禁宿衛，邊庭軍翼，征討戍守，簡閱差遣，舉功轉官，節制調度，無不由之。以其職權而論，可當今陸軍部參謀部也。元朝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見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又綫排錄卷二十二皇太子名號）他姓之人最高之官，僅至丞相及樞密副使而已。

鮑梯雖已指出樞密副使孛羅，爲即馬哥孛羅，然樞密副使孛羅，仕於元廷時，其所作爲，至今尙無人表出之。良以搜查中國書籍之不易也。西國書籍末尾，皆有人地名目錄（index）標明卷數頁數，依字母先後，一望即可查獲。中國之書則不然，篇首僅具章名，或有專傳者之名，至若無專傳而事蹟散見於各卷者，勢非披閱全書，則不可得也。元史一書，共二百十卷，高積盈尺，按篇而查畢全書，其勞實甚也。然除此拙法之外，又無巧捷之方也。馬哥孛羅爲開闢新世界史之導綫，其在中國之作爲，可値一查。余故不辭其勞，搜集元代正史及他書，有樞密副使孛羅事蹟者，撮而匯聚之。倣蘇天爵所撰元朝名臣事略之例，按年

代之先後，作馬哥孛羅在中國事略。

元史卷六十七，禮樂志，

制朝儀始末

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己未，初起朝儀。先是至元六年，春，正月，甲寅，太保劉秉忠，大司農孛羅，奉旨命趙秉溫，史杠，訪前代知禮儀者，肄習朝儀。既而秉忠奏曰，「二人習之，雖知之，莫能行也。」得旨許用十人。遂徵儒生周鐸，劉允中，尚文，岳忱，關思義，侯祐賢，蕭琬，徐汝嘉，從亡金故老烏庫哩居貞，完顏復昭，完顏從愈，葛從亮，于伯儀，及國子祭酒許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諸古典，參以時宜，沿情定制，而肄習之，百日而畢。秉忠復奏曰，「無樂以相須，則禮不備。」奉旨搜訪舊教坊樂工，得杖鼓色楊皓，笛色曹楷，前行色劉進，教師鄭忠，依律運譜，被諸樂歌。六月而成。音聲克諧，陳於萬壽山便殿，帝聽而善之。秉忠及翰林太常奏曰，「今朝儀既定，請備執禮員。」有旨命丞相安童，大司農孛羅，擇蒙古宿衞士，可習容止者二百餘人，肄之期月。七年，春，二月，奏以丙子觀禮。前期一日，布綿蕝，金帳殿前，帝及皇后，臨觀於露階。禮文樂節，悉無遺失。冬，十一月，戊寅，秉忠等請建官典朝儀，帝命與尚書省論定以

聞。八年，春二月，立侍儀司，以呼圖克約蘇，額森鼐爾爲左右侍儀，奉御趙秉溫爲禮部侍郎，兼侍儀司事，周鐸，劉允中爲左右侍儀使，尙文，岳忱爲左右直侍儀事，隣思義，侯祐賢爲左右侍儀副使，謝琬，徐汝嘉爲僉左右侍儀事，烏庫哩居貞，爲承奉班都知，完顏復昭爲引進副使，葛從亮爲侍儀署令，于伯儀爲尙衣局大使。夏，四月，侍儀司，奏請製內外仗，如歷代故事，從之。秋，七月，內外仗成。遇八月帝生日，號曰天壽聖節。用朝儀自此始。

元史卷七，世祖本紀，至元七年，春，二月，丙子，帝御行宮，觀劉秉忠，孛羅，許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儀。大悅，舉酒賜之。

孛羅氏之名，至元六年始見。按世祖本紀以後之紀載，至元六年時，孛羅爲御史中丞，尙未升大司農也。御史臺成立於至元五年。孛羅氏或即於成立時，被任爲御史中丞也。此節之孛羅，或指馬哥之父叔而言。蓋馬哥於至元五六年之際，斷然尙未至中國也。關朝儀事蹟，與孛羅遊記序言第五章所記，大汗先問歐洲皇帝如何維持其保榮，國家政治如何得其平諸語，相照也。御史臺者，其職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者也。

孛羅遊記卷二，第十四章，記天壽聖節受朝儀。世祖生日爲九月二十八日，陰歷約後一月餘。按元史卷四，世祖以乙亥歲，八月，乙卯生也。又遊記卷二，第十五章，記元正受朝儀。陰歷元正，皆在陽歷二月間也。

馬哥孛羅遊記全書，記其父叔之事極略。其居中國多年，何所作爲，無一語及之也。吾人臆度之，斷不能閒居也。

北居中國時，三人或皆以孛羅爲名，致史官登記時，不辨受命之人，究爲父叔與侄，因而有此誤會也。至元十四年孛羅被簡爲樞密副使時，一身而兼大司農御史大夫宣慰使領侍儀司事四職使也。

亨利玉爾先生對於孛羅氏史年代者，襄陽寨落一節，最爲困難，無可考證，以中國史此節，及以後諸節觀之，孛羅氏三人，是時已在中國。襄陽攻陷，身預其列，亦當然也。唯余不可不指出者，元史此節及以下一節，不獨未解決孛羅氏史年代之困難，反更加困難也。序言第九章言耶穌降生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即世祖至元六年）四月，抵阿扣港（Acre）得悉教皇已死。教皇之名，在法國地學會本及鮑梯氏所依據各種寫本皆付缺如。後代之克魯斯喀（Crusca）意大利文譯本，及賴麥錫本，皆增入克來孟第四世（Clement IV）之名，玉爾先生已考證所添入者，爲不誤矣。（見序言第九章註一查克來孟第四世崩於一千二百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至元五年也。新教皇格利高雷十世，（Gregory X）於一千二百七十一年九月一日始被公舉。是年即至元八年也。據孛羅遊記序言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諸章所言，其父叔是時，方在途間與家里。而元史乃有與劉秉忠等制成朝儀之記載。又孛羅遊記序言首篇，載馬哥離故鄉共二十六年。馬哥以成宗元貞元年抵故里。倒推之，當於世祖至元六七年時，啓身離威尼斯也。年代不符，亦云甚矣。豈樞密副使孛羅，非大遊歷家馬哥孛羅歟？然阿合馬事蹟之傳記，以及余所查得元史所載樞密副使孛羅諸節，與馬哥孛羅書中事蹟，無一不合者。謂非其人，余亦不信也。馬黎諾里（Marignolli）事蹟，猶見於元史，豈孛羅氏仕於元廷十七年，反無痕跡可尋乎？馬哥孛羅啓身來遠東時，年方十六，口述遊記時，已四十三歲，或者幼年事情，已不甚清了。父叔二次橫斷

亞洲大陸正確時日，不深悉也。本書卷一第四十章附註，所載元明二代橫斷亞洲大陸諸家之記載，無有須時至三年之久者，而孛羅遊記序言第八章，記其父叔由中國至拉耶斯港，途間三年，又第十三章，記三人由西方歸回大汗之廷，又耗時三年半也。錯誤不符之點，或在於斯也。馬哥孛羅有意誇言，使讀者注意其道途之遼遠，行程之不易，亦意中事也。然吾人姑將事實表列之，以待後之史學發明而考證焉。

法國李洋特(M. le Comte Riant)最近查明泰大兒多(Tedaldo Visconti)（即教皇專使後被舉為新教皇改號格利高雷第十世者也）實於一千二百七十一年（元世祖至元八年）五月九日，與英吉利親王愛德華(Edward)同船抵阿扣港(Acre)就任聖地(Holy Land)。同年十一月十八日，離阿扣港赴羅馬，即教皇之位也。（泰大兒多以該年九月一日被舉）李洋特由此斷定尼哥羅及馬飛二人由東方來抵阿扣港，及由西方還抵阿扣港，皆必在此數月之間也。（見序言第九章補註）據此則尼哥羅及馬飛二人第一次由東方歸威尼斯居家里，實甚匆促，為時未久也。序言第九章，「孛羅兄弟發拉耶斯城來至阿扣，時為耶穌降生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四月也。」同章又記「兄弟二人居威尼斯數年，以待新教皇之選定。」第十章記「兄弟二人留滯威尼斯甚久，教皇久不選定，心急不復待。」諸語皆不確也。李洋特之發明，證明余說之一部。尼哥羅及馬飛奉元世祖之命，出使教皇，自東方起程，以至由西方歸還大汗之廷，總共所須年月，實甚短促。不若序言所記，由中國至拉耶斯港須時三年，由西方歸回大汗之廷，又須時三年半，居威尼斯故里，又須數年也。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八年至至元十二年四月間，凡四年除，不能有孛羅氏事蹟。余意或即於此四年間，奉命西使者也。

同卷至元七年十二月丙申朔，改司農司爲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以御史中丞孛羅兼大司農卿，安童言孛羅以臺臣兼領，前無此例。有旨司農非細事，朕深諭此，其令孛羅總之。

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大司農司，秩正二品。凡農桑水利學校饑荒之事，悉掌之。至元七年，始立，置官五員。十四年罷，以按察司兼領勸農事。

附屬機關如下：籍田署，秩從六品，掌耕種籍田，以奉宗廟祭祀。至元七年，始立，隸大司農，十四年罷司農，隸太常寺，二十三年復立大司農司，仍隸焉。署令一員，從六品，署承一員，從七品，司吏一人。供膳司，秩從五品，掌供給應需貨買百色生料，并僧格籍人資產。至元二十二年始置，隸司農。設達魯花赤一員，提點一員，並從五品，司令一員，正六品，丞一員，正七品，吏一人。

卷八至元十二年，四月丁卯，以大司農御史中丞孛羅，爲御史大夫，罷隨路巡行勸農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

據亨利玉爾之考證，孛羅氏三人，於是年之夏方抵上都謁見世祖也。

元史卷八十六御史臺，秩從一品。大夫二員，從一品，中丞二員，正二品，侍御史二員，從二品；治書侍御史三員，正三品。掌刑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至元五年，始立臺建官，設官七員。大夫從二品，中丞從三品，侍御史從五品，治

書侍御史從六品，典事從七品，檢法二員，獄丞一員，二十一年升大夫從一品，中丞爲正三品，侍御史爲正五品，治書爲正六品。二十七年大夫以下品從各升一等。

（輟耕錄第十七卷旃檀佛）○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着，人君有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爲太子，生七日，母摩耶棄世，昇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爲佛。目犍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得其眞。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眞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爲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東土也）廣利人天。」由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

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仗衞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己丑歲，自仁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塡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卽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塡之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

丁丑歲，爲至元十四年，己丑歲爲至元二十六年。輟耕錄此條之大臣孛羅，究爲御史大夫孛羅，抑爲丞相孛羅，不可得知。惟按世祖本紀，丞相孛羅何年拜官，旣無明文，至元十二年時，惟御史大夫孛羅，秩從二品，後升從一品，可稱爲大臣也。此條迎佛事，與孛羅遊記卷三第十五章，所記迎佛鉢舍利，非常相類也、（輟耕錄此條，與元史諸條，非一線相係，故置之括號內。）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姚天福傳，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于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帝詔伊蘇特穆爾及孛羅論之。孛羅以年幼自劾。

元文類卷六十八，孛术魯翀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　監大名小敢曾得罪，御史

按之，至見毆辱。繼用公往，間道微服入境，察悉其情，還故驛，抵其所，摘抉如神，簿責死罪十有七，械送獄下。俄以宥貲經臺門大訴。公在察院，促捕之，日檢行槖，得賂侍御史安兀失納救免狀。即榜敵首，而秘其事。夜用巡符，託詞邏，夜至一道士宗，盡獲其賂。

世界一週學術探險記（禁止轉載）（續前期）

英國查理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著　本會編輯部譯

（原文 Naturalist's Voyage Round the World）

第十章　火地島

詳目—火地島之到著—善功灣土人之所態—非哥人之會見—非哥人之習慣—模倣之性質—火地島內地之狀況—森林帶—南美南端之週航—小屋灣之風俗—饑饉—食人—宗教心—比亞格勒港—火地島名稱之由來—冰河—堆石

一八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達爾文氏探險巴他俄尼亞及福克蘭島既終，遂向對岸之火地島出帆。將午時，即繞過島之東南三達依哥角，而至有名之梅來海峽。對岸之斯他天島，在雲烟茫漠之中，不過略一眺望而已。船行近岸，遂於善功灣投錨。岸上土人聞之，乃

身着襤褸之衣，踉蹌成羣，欷呼而至。雖云表示歡迎，然亦太不雅矣。但此日颶風頻仍，船身顚播萬狀，與壽功洲之命名頗不符合。幸一路中未受何等損害，故同行人皆額手相慶也。

翌朝艦長封志倫氏遣人向非哥島土人要求交際，乃有類似酋長者出見相對而談，吐詞卑鄙，其程度之低，知識之陋，一望而知非文明人比也。發達進步之能力雖爲人類特有之長，然不進則退，遂至於此，又豈獨非哥島之土人爲然哉？氏登陸對於所觀察土人之狀態，大要如次：

「土人體軀長大，高者達六呎以上。其居於海峽邊者，形狀酷似巴他俄尼亞人。衣服以拉馬羊之毛皮爲之。頭之周圍，編插羽毛。面部畫橫紋三條，直至耳際，中以白紋一條間之，蓋文身之習，猶盛行也。此等土人相集時，其醜惡之狀態，自外人視之，不目之爲惡魔，則必目之爲夜叉矣。試與之以赤色布帛，則欣然受之，直裹之於頸，得意洋洋，似世上之榮耀品，無有過於此者。一路中因此赤色布帛之增與，土人對於吾儕之感情，非常親密。時撫胸談笑，表示無他，時於步行之中，強擊胸背，以表敬意。此等禮儀，皆土人彼此間表示愛情之標幟也。若反擊其胸，卽爲答禮，彼卽愈表示親愛。一種

快慰之意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此處土人又富於模倣性質，外人之一舉一動，土人若模倣之無不神情畢肖。卽以言語而論，余等於一路中見能操印第安語連綴至三句以上者，蓋不可多得。而此處土人多優爲之。且此種模倣性質，不獨此處土人有之，澳洲之土人亦然。由是觀之，野蠻人之知覺亦恒較文明人爲銳敏，不模倣則已，一經模倣，無不逼眞也。旅行之中，余等常携帶快鎗小刀等於身旁，小刀可供種種之用，槍則既可藉以自衛，更可用以擊殺野獸也。此處土人，見槍畏甚，不惟身不敢進，卽手亦不敢觸之。蓋恐機關一動，彈丸斯發，轟然一聲，立卽殞命故也。既見小刀之折疊任意，靈巧非常，復愛之不忍釋手焉。

十二月十八日，整理行裝，向內地出發，從事探檢。但森林繁茂，路徑常迷，於是途中大受困苦。下之記述，卽在該島內地所見者之概況也。

「火地島之周圍，高山峙立，如列錦屛。山麓卽爲海濱，故谿谷之處，因海水之侵入，而成內海，或亦有爲大海灣者。山中除西方之山腹外，到處悉爲森林。其樹木之高，雖有達一千呎以上一千五百呎者。然漸近山頂，其高亦漸減，蓋已入高山植物帶也。

再上之則有恒雪之地帶矣。又海峽方面之地勢，距海面約三四千尺之處，據曾添氏調查，謂全地貌雖呈丘陵之觀，實無尋尺之平地。而法米尼港與吉沃爾吉羅多近傍，雖有平地少許，然皆爲腐敗植物所成之泥炭沼土，含水甚多，質極柔軟，步行其上，兩脚卽陷入其中，沾履汚衣，殆有甚於濘泥也。」

「地勢既如右述，內地旅行，誠爲匪易。取道溪流之汀，則時遇瀑布阻路，取道羊腸之徑，又時遇枯木塞途。箕踞以登，攀援而上，筋力盡竭，手足俱疲。當此時也，不必有康莊出現，卽使有廣野當前，得略一展望，亦若可以慰多少之疲勞者。路途之險，登臨之難，於此可見。且也棱棱怪石，突兀如削，颯颯寒風，颼飀而至，老樹枯倒，萬籟寂然，雖爲閒靜之區，究無生發之氣。取此間充分發達之植物，與熱帶所產，兩相比較，直不啻以垂危病體，與赳赳武夫相衡矣。荒涼景況，殊令人淒慘不樂也。」

「森林帶中植物之種類，僅山毛櫸一種而已，外此雖間有他種，然亦甚稀。其樹葉常帶黃綠色，終年亦不凋落，故自然之景色，皆爲此樹葉所化，而呈一種陰慘之氣象，雖有日光之照射，終不能改此風味也。」

「翌日，仍沿溪流而進，流盡道絕，乃穿林而過。愈登愈高，烈風時至，一帶樹木，因常受風勢，遂矮而且曲，沖霄大木，則不見一株矣。更向前進，則有極矮小之山毛櫸，茂生其間，自遠處望之，恍若芝草之敗莚也。再進之，則有粘板岩露出之所，并有瓜那可羊之足跡，印於其間，遂循此足跡，而至最高之點，登峯造極，風景大異，氣溫驟變，雨雪時飄。狀況雖頗慘，而地勢則極莊嚴，小立而息，萬慮悉滅，不禁令人生脫却塵世，羽化登仙之感焉。視畢，乃賦歸途，一落千丈，直抵海峽而歸。」

十二月二十一日，氏乘標、舶號、航行，繞過登西托之岩角，無事可記。翌二十二日午後，迴航於合恩角之沖，天氣晴朗，四圍之島山，既遠且幽，眺望之間，頗愜心意。入夜天氣忽變，狂風翻浪，暴雨傾盆，海面船隻，盡陷於危險之境。標、舶號、遂航入小屋灣以避難。此灣內土人皆係蠻族，素以貝類為食，沿岸多構小形房屋以居，此灣之名稱所由來也。屋頂以海豹之皮為之，土人皆裸居其中，出遊則駕獨木舟往來海上，操縱極巧，雖婦女亦優為之。然皮膚頗不清潔，頭髮亦如亂草，聲調不整，舉動尤乖，實人類中之怪現象也。且夜中裸體眠於濕地，團結如珠，似犬臥，似猫眠，其程度之異於禽獸者蓋幾希矣。又此處饑饉之狀態，及食

人之行爲，皆爲氏所目睹。特述其情形如下：

「火地島地方，若當暴風連日吹來時，此等蠻人，既不能採集海邊之貝類，亦不能駕獨木舟往來海面獵取海豹，糧食之來源絕，遂陷於饑饉之境。當斯時也，土人乃相結成羣，作搜求糧食之旅行隊。越三四日，卽負方塊之鯨肉若干而歸。歸來後乃切作薄片，浸熱湯內，少頃取出，其有饑餓殆斃者，則先與之，然後順序分配而食，苟延殘喘，亦可憐矣。此鯨肉果自何處取來，殊不可知。據海豹商人云，此處蠻人，因暴風來襲，常至絕糧，積多年之經驗，遂有準備饑饉之計劃。平時遇有鯨魚尸體漂泊而來者，卽取而埋諸砂中，不爲日後不時之需。吾人第見其携肉而來，而不知乃疇昔所存儲者也。」

「又此處蠻人，當冬季時，若遭遇饑饉，往往殺犬爲糧。然當食犬之前，必先食老婦。其意蓋謂犬有捕獲水獺之功，老婦乃素餐之輩，殺而食之，不爲過也。殺之之法，先取老婦置隙地，以煙蒸斃，然後烹之以供飽。故當饑饉之秋，老婦無不心中惴惴，懼膏饞吻。雖有竄匿山中以求幸免者，終必踪跡得之。無辜老婦，竟致無妄之災，言之殊令

人身酸也。島中雖有陸棲之鳥絕不捕取，以為鳥食死人之屍，其肉污穢不堪入口也。」

「蠻人死後，即葬之森林中，或洞穴內，既無葬儀，亦不禮拜。故艦長封志倫氏對於蠻人宗敎心之研究，立說曰：「此等蠻人對於死者之態度，不禮拜不誦經，不禱告，不祈福者，蓋宗敎心缺乏，無所謂輪迴果報之觀念也。」雖然夢之現象，文野無關，黑甜鄉中，不無妖魔鬼怪，醒而逃之，駭為異聞信仰以固。又於殺生及航海之時，若遇風雷雨雪，即以為天降之罰，而宗敎思想之雛形，亦由是而略具矣。」

十二月三十日，自小屋灣出帆，向西而進。後遇大風及逆潮，無處可避，漂泊海上二週有餘，隨波逐流，危險異常。幸船體未損，得以保全，亦可云萬死一生矣。

一八三三年一月十五日，標船號，抵昔年航過之亞比格勒港。此港為艦長封志倫氏前次航海所發見，遂自此上陸，而向內地遊歷。

標船號昔曾航行此地，為居民所熟知。今度再臨，故無論何處，皆盛行燃火，以傳烽遠近，俾知余等之來遊。是蓋火地島名稱之所由來也。

自比亞格勒向北而進，但見有達三千呎之高峯，上戴萬古不滅之雪，「皓首凌雲老當益壯」當爲此山頌之也。雪水下流，造成瀑布，垂簾瀉玉，風景絕佳。此等大好山河，已足供人遊覽而有餘。外此更有一種奇觀，不得不特筆書之者，則冰河是也。山上山下，瑩瑩相連，下層之冰，淸綠如玉，不琢自明。上層之雪，則潔白如銀，滓盡難汚。冰雪相映，層理分明，綠白相間，彩色不紊，壯麗之極，恐畫圖亦不足以描寫之也。河中浮出之大冰塊，其大有達一哩者，是即所謂冰山也。環而視之，又恍如身臨北冰洋矣。其近海岸處，則有大塊雲母片岩，纍纍如山，蓋即由冰河運來之石，堆積而成者耳」。此處視察既畢，乃就歸路，過比亞格勒而歸本艦。三月五日，標船號遂向外洋出帆。

（第十章完）

第十一章　麥哲倫海峽之氣候

詳目—麥哲倫海峽—南美南端之風土—世界最高之人種—南美馬之起原—高山覺低之理—大厰—森林—大木—食用菌—動物學—陸地之變動—大海藻—海藻與人類之關係—南端地方之氣候與物產—雪線之高—冰河—兩極諸島之氣候與生物—死體之凍結

一八三四年五月杪，復航至麥哲倫海峽，從事第二次之探險。東口自大西洋入，通航全峽，至西口而出。因航路不明，沿途備嘗辛苦。然航行多日，則研究之資料自多。故不問其爲海中陸上，凡關於極南地方之風土生物，無不得其實際之狀況，亦足以償其勞矣。

「麥哲倫海峽東口之兩傍，盡係平坦原野，頗類巴他俄尼亞。進而觀之，則有第一、第二之狹隘地點出現。及達內格羅岬時，則地形爲之一變。斷崖絕壁，自此遂各爲片段。至法米尼港，茂林密佈，風雨頻繁，而風景又一變矣。更前行約六十哩，至固列哥利灣。天氣雖極清朗，而土地則甚乾燥。微風時至，其方向雖無一定，然西風則較多焉。」

「居於固列哥利岬之巴他俄尼亞人，平均身長可達六呎，雖婦人亦然。恐世界中最高之人種，亦無有過於此者。然實際觀察，彼蓋長垂其髮，而衣瓜那可羊之毛皮所製之外套，裝束之異，愈顯身量之高。而粗暴之風，疑於印第安人無大差別。余等同船有巴他俄尼亞人三名，性嗜砂糖，又嘗與捕鯨者相交接，探詢一切，彼則英語西班亞語，皆略能爲之，蓋均半開化之人種也。」

「時當夏季，哥得拉山中，草木蕃蕪，蓋一最好之遊獵場也。故土人皆從事於狩獵

及牧畜。所畜之馬，平均一人得六七匹之譜。此馬本非南美原產，乃一五三七年輸入於伯諾亞勒者。爾後經四十三年，至一五八〇年。遂徧生南美。故羅阿氏謂昔日步行之印第安人，今乃一變而爲馬上之印第安人，非過論也。」

六月一日，標粘號，抵海峽內之一港，名法米尼港，復投錨稍息。

「此時節屆初冬，寒風瑟瑟，森林暗淡，景色蕭條。幸值兩日皆晴，得向四方展望，山容畢露，一覽無餘。憶在火地島時所見實際甚高之山，常視之若不甚高者，其原因久未判定。有謂高山峙立，上冲天空，幾若高不可躋者，乃在海上視之，一日可見其全部故也。此說亦屬近理。蓋在海峽時，有一山自海上可見其全部，及至朋松比亞地方，自數山之後再視此山，則覺此山之高度大差。是前方之山形，不無影響於後山也。」

「大膽山者。此地之高山也。標粘號船至此山之脚，余遂就登山之途，自高潮線向上進行。約三小時後，所至地點，卽全係森林帶矣。樹林陰翳，方向莫辨，乃出羅盤針以定之。依針所指之方角，緩緩向前而進，至一深谷。山深林密，鴉雀無聞。谷外風聲，錚錚作響，而谷內樹木，則寂然靜立。其幽鬱之象，寒冷之氣，濕潤之度，適爲下等植物之苔

鮮、菌、茸、羊齒等之良好繁殖場，故此地之隱花植物，較他處爲尤夥也。谷底朽木重疊，勢如橋樑，扶渡過之，則汚草腐葉，堆積成層，表面雖似堅硬，內部實類濘泥，一投足間，竟招沒脛沾濡衣履，困憊非常，努力直前，始出此境。而入灌木帶，更越灌木帶而至無樹之境，則達頂下矣。登高視之，則千山萬壑，所謂火地島式風景者，盡在一望之中。豁目暢懷，快固快矣，而寒風凛冽，勢如剪刀，刺骨側膚，莫能久留，乃忽忽尋途直下。」

「此地森林繁茂，不僅限於大隱山，附近各處皆然。但樹木雖多，種類殊少，主要者不過二三種而已。過森林帶，即爲高山植物帶，雖泥炭之地，亦繁茂如常，而種類則與隔離數千哩之歐洲山上所生者相似，亦良可驚已。」

「火地島之中央，凡結板岩地，皆有植物繁茂其間，蓋土質中含營養殊多故也。反之其外岸則爲花崗岩地所成，土壤既瘠，烈風尤多，於植物之生長，殊不相宜。此火地島之沿岸，所以缺乏植物也。」

一、法米尼港地方森林之茂，既如前述，而其間之大木，則有非外此地方所能及者。如周圍六呎四吋之木蘭，及十三呎之樺木是也。加當添開因氏在此地，曾見徑七呎

高十七呎之山毛櫸云」。



食用菌

「此地又有一種菌類，爲非哥士人食用上所不可一日缺者，常寄生於山毛櫸上，形如球，帶深黃色，幼稚時，外面平滑，富於彈性，老熟則全面生皺，形如蜂窠，土人採而生食之。雖含枯氣，然味香而甘，亦無怪其嗜之也。」

火地島氣候不良，植物多不適於生活，故森林帶中之樹種，因之減少。植物既少，而動物類卽因之不蕃，亦當然之理也。氏對於此事所探險者，略如左之所述。

「哺乳類中除鯨及海豹外，僅有蝙蝠、海狸、鹿、瓜那可羊，狐二種，眞正「二十日鼠」二種，及變種二十日鼠等而已。此等動物，皆喜棲息於東部之乾燥地方，而鹿則於麥哲倫海峽以南之處，亦不見也。今視此海峽之兩岸，及其中間之島嶼，皆係同性質之砂岩礫岩所成，因思此兩地在古昔之時，必相連續，而動物中雖纖弱如鼠，亦必自由交通，無難推測矣。然僅就兩岸斷崖之相似，遂謂當初之陸地，必相連續，因之以爲動物必互相往來，亦未免過於武斷。今假定有兩地，在當初同爲海底，因受物質之沈積，

及隆起而為陸地，中間部分既被破壞，而欲使其為乾土性之連續，則萬不可能。試觀比亞格勒海峽中之二大島原為火地島所分離者，而一方為冲積土，與對岸之層相同，一方為古結晶質之岩石，而對岸之岩石則純係別種。前者名那法林島，產狐，及瓜、那、可、羊等，後者名何斯特島，則絕不產此等動物焉。由此觀之，陸地之斷續，豈可藉此即下確實之考定耶？」

「森林地內，鳥類無多，惟一種燕雀，悲鳴於樹梢，及赤啄木高叫於林內，復時有鵲鴿，克利帕爾獅子鳥等，飛翔於平野之樹間而已。爬蟲類一種全無，蓋此地氣候寒冷，而濕氣又重，故不適於彼類之生活也。

「此地之昆蟲種類不多，僅有少數之甲蟲及蜂蝶等，雖易生如蠅，亦不多見。若蟋蟀蜻蛉等則絕無之。考此原因，不得不歸之於氣候之影響也。」

「陸上動物之不振，既如右述。於是乃變換視界，而注意於海洋，不意海洋中之動物界，竟與地上大相懸殊。種類既多，繁殖尤盛，凡海岸之形狀構造，能得安全保護之處。無不有夥多動物，繁殖其間，亦一可驚之現像也。」

「海產物中之最惹人注意者，龐大之海藻是也。此藻不問外海與內岸，亦不擇深水與淺灘，凡水中有岩石之處，皆附之以生。「阿多爾裴號」(船名)及標舶號航行海中，賴此浮藻之助，屢屢發見暗礁，亦航海者所宜知也。此藻莖之直徑，達一吋餘，形圓而質堅，頗富粘滑之性。氏之第二回航海記事中，謂此大海藻，生於二十四尋以上之深海，因屈曲浮於海上，其全體之長，則達六十尋焉，世界最長植物，恐無有逾於此者。又非瓦路氏謂此藻生於四十五尋之海底，其上廣張於海面，有消波滅浪之能。故此藻盛生之處，雖有猛烈之怒濤，狂捲而來。一至此處，即變爲平面如鏡之穩靜態度。此植物對於海水之波浪，實有莫大之抵抗力也。」

「此地海藻既夥，動物斯多，珊瑚蟲則無上無下，附着無隙。西、多、拉、狀之單、體、水、螅，及複體之阿、西、的、亞，亦雜於其中，致使植物之表面，盡成白色。外此則有貝類，螺類，甲殼類，及他種之軟體動物等，亦皆附着於藻上。若取其根而振之「則小形之魚介，烏賊，蟹、海膽、海星、沙蠶、普拉那利亞蠕形蟲等，皆紛紛墮落，積如小山焉。動物種類之繁，於此可見。較之智利海岸，植物少動物亦稀，則不啻天壤之分矣。」

「今就南半球產之海生藻種類觀之，其繁殖狀態，與陸產植物相比較，種類之夥，與半熱帶之森林無異。然此等海藻，若盡行絕滅，則生於其間之動物，因之而致死滅者，當非鮮少，即非哥土人，恐亦有絕滅之虞。蓋魚介之多，皆棲於海藻，若海藻滅盡，則魚類必行絕種，魚類絕，則以魚爲食之捕魚鳥、海貍、海豹、海豚，亦必盡滅，而非哥土人，即因之陷於饑饉之境，其死滅可立而待也。藻類與人類之關係，不亦大哉？」

六月八日標船號自法米尼港出帆，順風向南而進。艦輕進速，爲航海以來得未曾有之快事。轉瞬間山形隱約，如霧包圍，甚於一面湧出濃雲，其黑如墨，眾目模糊，咫尺莫辨，僅自雲霧間得見白雲峯，綠冰河，及突立之山巔而已。艦復進行，自薩美英托之山下而過，至他因岬投錨。其山麓有一間空屋，存於其處，是昔時必有人棲息無疑。然如此寂寞之地，竟曾有人類居之，殊足使人生種種之異想。今則其室則邇，其人則遠，當初果何自來，其後又將何往，豈自然之風物，如冰雪，如風水，固足壓迫人類，使人不得擴張權勢於此地耶？冥冥之中，誰實主之，此眞令人百想莫解，不得不疑而欲搔首問天矣。翌日更向前進，則見薩美英托山，兀然突立於眼前。此山爲當地第一高山，海拔六千八百呎，中腹以上，悉包以白雪。

山勢莊嚴頗壯觀，冰河下流，直達海岸，其流域恰如凍結後之尼西加拉瀑布焉。

六月十日舉艦中全員之力，航出海峽而至太平洋。而論此度峽中航行，雖艱難險阻，危害逼身，而終得安全無恙，亦云幸矣。此後遂向智利方面進行，與火地島乃告永別焉。返而顧之，則見青山綠水，或排闥而送青，或蕩漾而泛綠，亦足使人戀戀也。

氏此次探險對於火地島及南美西南海岸之氣候與物產之關係，研究比較，十分明瞭，於是取英國愛爾蘭首府之都伯倫地方之氣候與火地島及福克蘭諸島之氣候，兩相比較，列表於左。

地方	緯度	夏季溫度	冬季溫度	平地溫度
火地島	53°38'南	50°	38.03°	41,54°
福克蘭羣島	51°3'南	51°	——	——
都伯倫	53°21'北	59,54°	39,2°	49,37°

依右表觀之，火地島之中部，不僅冬季寒於都伯倫，卽夏季亦較都伯倫低九度半焉。勞布夫氏謂挪威國諾爾登港七月平均氣候爲五七・八度，而是地較法米尼

港近於極地尙多十三度，（案前者當北緯六十度後者當南緯四十七度）然觀其氣候，則前者較後者猶溫暖也。故於南美南端，氣候雖呈不良之狀，而盤木猶能蕃榮。蜂鳥鸚鵡，亦能生息。據索咗比氏云「此地海棲動物，最爲發達，如貝類形體之大，發育之強，較之北半球之同種，皆遠過之。」又有數種海產名鐵列拉，俄立瓦，及俄流塔者，形皆巨大，而於歐洲南岸之海中，僅見有小形之俄立瓦存在，而他二種則絕無也。此其故頗令人難明焉。」

「假使地質學者在北緯三十九度葡萄牙之海岸發見含有此等貝類之地層時，必謂該地當成立時，在熱代之氣候中矣。若本此眼光以觀察南美地方，則不可不謂之大誤也。火地島之氣候，常無大變化，濕氣及風，沿此大陸西海岸處，乃稍有數度之增減。故於合恩角六百里之森林內，氣候殆呈同一之狀態。智利國之桃雖不佳，而莓及蘋菓則善能成熟，裸麥小麥等，亦常常收穫。智利之瓦爾的維亞，與西班牙京城之馬德里同當南北緯四十度，而瓦爾的維亞之葡萄無花果雖能成熟，已非常產。雖有橄欖，然絕不產橙。夫此種果實，在歐洲同緯之地，處處產之，在南美則僅內格羅河地方，尙能結實而已。由是觀之，智利及南海岸之氣候，以年中多濕，頗不宜於果品，而森

林繁茂恰等於熱帶，故羊齒類頗大多且堅而帶木質，竟有葱鬱成林者。」

「如上所述其氣候之所以均等而無變化者，蓋在南半球海水所占之部分，較大於陸，故其影響遂波及於地面之全體也。南緯四十五度茂生之木性羊齒，其周徑無在六呎以下者。新西蘭（南緯四十六度）亦有此等巨大羊齒，且有蘭科植物寄生於其上。奧克蘭地方亦然。南緯五十五度之馬加利島，則鸚鵡之繁殖殊盛焉。」

氏更自雪綫以研究南美南端之高距，且觀察雪綫上之雪凝結成冰，復降於山腹之現象。乃列舉從來觀察者所測雪綫之高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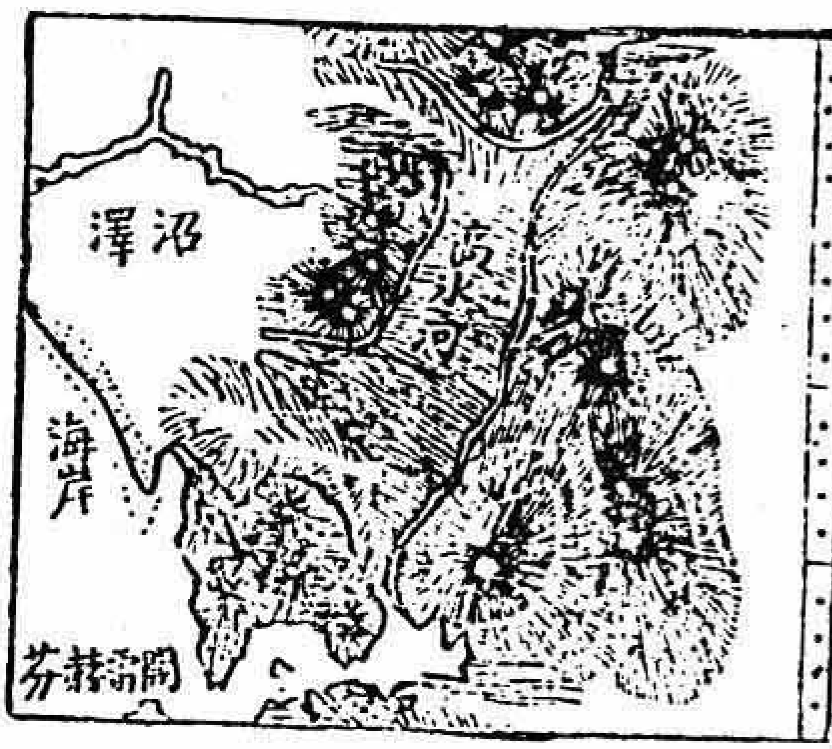
地方	緯度	雪綫之高	觀測者
赤道地方		一五·七○八呎	佛波爾多氏
波利非亞	（南緯十六度—十八度）	一七·○○○	偏特蘭多氏
中央智利	（南緯三十三度）	一四·五○○—一五·○○○	吉利斯氏及達爾文氏
濟盧島	（南四十一度—四十三度）	六·○○○	標舶號艦員及達爾文氏
火地島	（南五十四度）	三·五○○—四·○○○	開普該氏

欲測雪綫距海面幾何呎之高，當在夏季炎熱中行之，而不能以年內平和氣溫之時爲準。若於麥哲倫海峽，其地夏季猶寒，則一年中之雪綫，自無甚高甚低之差，然非可以例其餘也。考該地雪綫之高，年內概爲三千五百呎至四千呎。若在挪威地方，欲求與此同高之雪綫，不至北緯六十七度至七十度處，（北地較麥哲倫海峽近於極地尙多十四度）不可得也。又濟處島後面之哥得拉山上，其雪綫之高，與中央智利（南緯九度）比，相差至九千呎，殊爲可異。推其故，蓋以由濟處島之南，逼近康塞撲欣地方，（南緯三十七度）森林密布，氣候溫濕，天空多雲，霖雨時降，而於南歐所產之果類，在此地均極窳敗，至於中央智利，略偏於康塞撲欣以北地方，空氣則甚爲乾燥，天候常晴，且於夏季前後七個月間，直無雨量。故不獨南歐所生之果類，在此地均能生長良好，且對於甘蔗亦盛行栽培焉。觀此可知二地雪綫之差，所以有九千呎之巨者，乃係乎森林之有無，而氣候遂因之大相懸殊焉。

冰河之下降入海，常聚積於海岸附近之嶮峭山上，通過雪線低下之處爲多，據此則火地島之冰河，應達於海岸，可豫定也。然自實際上觀之，其冰河皆塡充於三四

千呎之山谷中，而不能直達於海岸，頗爲可異。當大冰塊自斷崖墮落海中時，聲轟轟然，如發大砲，近處崖岸爲之破壞，海水被激，遂起怒濤者，往往有之。查冰河之最遠者，

冰河



此次標貼號探險所得，爲在智利南部撒那斯海之處，該處當南緯四十六度五十分，冰河之長達十五哩，最寬處達七哩，由高山下降至海岸。冰山之高，常達百六十八呎，而並將無數大石，積載其中，挾以俱下，及乎冰消水涸，而大石遂裒然成堆。故多花崗岩及其他岩石，而與周圍山脈之粘板岩，反無關係。凡火地島東部三大克魯斯高原，及濟盧島等處諸堆石，其起原位置，皆不出此，亦地質學上深有意味之一問題也。至於火地島西部，雖有無數堆

石，然在海峽諸處，大抵爲土地隆起所生，而與冰河無關，故遂化爲乾凋。且堆積與此同時，而猶未能成層之泥土及砂石中，所含有之大小種種圓石，角石，亦無不可以此解釋之矣。堆石散布之區域，在南美洲則在距南極四十八度以內，北美洲在距北極五十三度以內，歐洲在北極四十八度以內，如美、亞、斐、三洲之大準熱帶地方，俱未之見，喜望峯及澳洲則絕無焉。

查火地島中植物種類，可知南極諸島之植物狀態，殊爲稀少。在散得維爾島，（在南吉俄爾吉亞之東）依庫克氏之調查，謂雖當盛夏之候，地面亦爲數仞之雪所封鎖，毫無一株植物之生存。南吉俄爾吉亞島，（福克蘭島東南）雖屆盛夏，亦有結冰之所，植物僅有少許之苔蘚類及地檢而已。動物則惟雲雀一種焉。反之，北半球之冰地島，其距極之度，較此猶近十度，尚有十五種之陸鳥生存。南塞得蘭島（福克蘭島之南）亦謹有地衣苔蘚及小草而已。而地質則爲冰及火山灰所成，地下全冰係界，塔達爾氏在此界中曾發見完全水夫之死體，而巴庫斯氏則在西伯利亞發見犀之死體，此雖似無足奇，而在同緯度六十三四度之地點，斯爲異矣。

（第十一章完）

中華民族之研究 （續上年合期）

梁任公先生在北高史地部講演

賈 仲筆記

第五講 中華民族之成分

○今天講氐羌組第三屬之蜀系。我們考查「蜀」的名目，在古代神話裏就有，如昌意—黃帝之子—取蜀山氏之女而生高陽等等之類很多。但這個蜀山氏是不是後日四川之蜀？尚屬疑問。據書經牧誓上說，蜀是周初外蠻之一，和庸，羌，矛，同列，雖曾帮助武王立過大功，但未同化于諸夏民族。常璩的華陽國志（晉人所著之蜀史）敘蜀之先祖有蠶叢魚鳧杜宇……等名目，他的神話也同中原不同；（如杜宇變鳥之類……）據此可知蜀與諸夏絕非一族。他們與中夏的交通，據史記所講，當自戰國時代始，（司馬錯滅蜀，徙秦萬家以實之。按古代當國者，多以民少為患，往往施行徠民政策，如梁惠王說：「寡人之民不加多……」和商君招徠三晉人民……都是這樣；而秦國此時乃徙萬家於蜀，實行殖民政策，或是秦人有意同化蜀人，亦未可知。）而蜀人吸收中夏文化，亦自此始。自秦伐楚，劉邦定

中原蜀人皆服兵務，因此蜀人散居內地者不少；然在漢初，四川仍在中國化外，觀華陽國志所載，楚封漢王王巴蜀，而勢力僅及漢中，卽是一證。至文帝時，文翁治蜀，開水道，與敎育，四川纔開闢起來，蜀人或當於此時同化諸夏。

四川以文人產地見著於史。揚子雲，司馬子長，王子淵，三蘇，輩皆以一代文豪照耀史乘；然理學考據就非其所長了。此外李白杜甫等雖然蜀產，然實蜀僑，亦均以文學著稱。這是地理上環境的陶冶呢？還是兩族（蜀諸夏）同化之結果呢？我想二者必居其一，或是二因兼有。（鳴翁按司馬子長恐爲司馬長卿之誤）

以上所論巴，庸，（見第四講B條）蜀三者，秦朝統謂之西戎，大半多是四川人。漢文帝時賴文翁之功，大部同化；然在川邊一帶，則與藏人之關係甚深，吾人可謂之狹義的氐羌族。

D羌　羌的種類十分複雜，見於中史者，名目在百種以上，春秋之際，住於秦隴之間，後以受秦人之壓迫，徙至嘉峪關外青海一帶地方，至秦末年，熟羌同化諸夏，生羌被逼西逃，秦隴之間，羌人一時絕跡。殆景帝朝，有研羌發現，請求爲漢保護隴西塞，漢帝更允許了

他，於是隴西臨洮諸地，復有羌人現形於其間。至宣帝朝，又有鮮零羌者住湟水（大通河）附近，屢次寇邊，後爲趙充國所平。降羌二萬，徙住金城，（蘭山道）置金城屬國都尉於是青海一帶的羌也入於中國邊界了。

東漢初年，羌人也有兩次的移徙，

（一）建武十一年，馬援征羌，置降者於隴西扶風天水諸地。

（二）和帝永元年間，鄧騭征羌，置降者七千人於三輔。（京兆，扶風，馮翊）

羌在戰國時，本已爲秦人逐之遠逃；後來羌人日漸繁息，而塞地荒寒，無以自養，於是屢想侵入中土；漢人亦屢興師討伐；每一交鋒，降者累萬；漢人每持懷柔遠人政策，移降羌於關內以示優體，初而蘭山道，繼而天水扶風，後乃置之長安；羌人遂得尺進尺，致有盤踞內地之事。

綜觀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歐亞人之對付異族的政策不同。歐人對異族，多持武力同化主義；中國人則持溫柔同化主義。然馬援鄧騭等移羌中土政策，後人也有非議的，江統的徙論戎便是這派的代表。他們很不主張拿中國土地讓外人居占，彷彿我們反對東交

民巷給外人做租界似的。撥實而論，順元桓靈四朝，羌禍三十餘年，糜餉—軍餉—三百六十億，國力疲憊，造亡漢之因，馬賢也不能不少負厥咎。然在當時羌患猖獗，移之內地，也是爲容易監視和減少羌人勢力計，豈人想後來果如江統所料「關中之人，更羌居半」竟，喧賓奪主，引起大患！晉初關中氐羌雜居，江統很以爲患，曾上徙羌策，不蒙晉帝採納，他的文章發表不到二十年，五胡亂華之禍，果然大作起來了。當時羌人豪傑，如姚氏父子（姚弋仲姚萇）竟能滅苻堅以建姚秦，可見其時秦人勢力之偉大。然二姚（姚弋仲姚萇）文學都很好，又提倡佛教，翻譯佛典，（中國此時譯經最盛，鳩摩羅什譯經尤多。）羌人之內徙者殆於此時，全具中華民族意識也可說是同化於諸夏了。

此外在青海新疆西藏等地之羌，還有好幾十種沒有同化。如宕昌羌葱茈羌黨項羌……等等名目皆是，就中尤以党項羌爲最強。按党項興起最晚，唐初統一諸羌，替中國保塞，中國賜姓李姓。及安史亂後，國勢愈盛，以甘肅爲根據，東至陝西，西至新疆，皆其勢力範圍，竟能建立西夏大帝國，與宋遼對峙。其國建於唐，滅於宋，國運綿延二百餘年之久，文化極稱隆盛；官職朝儀，據宋史所載，與宋無殊；又尊孔子，興教育，太學生徒竟達三千之衆。而清

來法人發現之燉煌石室，則爲西夏之圖書館。其中藏書宏富，佛經尤多，均完好無缺；法人擇其精華，發至巴黎，羅列圖書館中；我國學部，拾其餘燼，猶得七千餘卷；此後日人源源來訪，所獲亦有千卷；此中書籍爲世所無，而最可寶貴者，即摩尼經典，惜太半移置巴黎，而我國教部僅存少半。觀此燉煌石室藏書之宏富，保存之完善，均可睹當時西夏文化隆盛之狀態。西夏圖書館的書籍，所以保存如此完好，我想一方是由於氣候的乾燥，一方是由於距中原較遠，沒有兵禍的緣故。這種圖書館，和亞歷山大的圖書館相比較，年代雖嫌稍遲，然能傳到今日，總算現世最古的一個圖書館啊。此外西夏又很好音樂，他們的樂器也很多很精美。蓋音樂本是氐羌特長，你看唐朝最著名的六州歌（甘伊涼梁石序六州）全是氐羌的盤據地。至於唐宋二代，音樂，文學，美術，也很發達，或是與氐羌同化之結果。自宋以後，羌之變爲諸夏者，約十分之九，今陝甘一帶之民族，大半屬此。其不同化者，猶雜居川邊，新疆，青海一帶，有「緇子」之稱。

E. 氐　氐之名，以見於商頌者爲最早。如云：「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但商頌之「氐」，是否後來之氐？—史記西南夷傳—實不敢下武斷的判詞。按

史記西南夷傳所載「自蜀以西，冉駹東北，君長以什數，皆氐類也……」觀此則當日氐人的分布實即現今四川西川道的全境。自漢武帝開闢五都郡，（即甘肅之五都縣）此後由西川道分散此族。於是氐人或避匿山間，或避難酒泉，又有至隴汧仇池者，氐人遂四散。他們的語氣風俗，和中國羌胡各不相同。惟在中國雜居，所以有姓漢姓的。自漢以後，氐人之根據地在仇池。（武都縣之山）他們初在四川，繼至甘肅，輾轉遷移，就和中國漸漸發生關係了。

三國時魏武帝利川五都之氐以抗蜀，便把他們遷到秦川。氐族入關中，自此時始。氐族之大姓，有齊楊兩家。如齊萬年楊大眼等，皆此族之英雄。五胡亂華時之苻堅，亦即氐人之酋長，幾乎統一中原。當其伐晉時，有「投鞭斷流」一語，可知其勢力之雄厚。苻秦在異民族中文化最高。苻堅分封同族，割據要地，以拱衛中央，以監視異族，似又富於種族觀念者。及苻氏敗後，一部氐人隨之而西，一部氐人就同化於其駐防區域。然六朝時代，尚時有氐人作亂；及至唐代，便完全同化了。

F. 陰戎（姜戎）（陸渾之戎）　陰戎是氐羌族的嫡派。左傳詹桓伯說：「……故允姓

之姦，居於瓜州。（燉煌）的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由此看來，允姓之戎，本在甘肅西部住家，是晉惠公把他誘來的。晉文公借他們的力量回國，也帶了一隊羌人，放置於河南省河洛道地方，便是左傳上「允姓之姦。」（即戎）也就是陸渾之戎。我們現在考察晉惠公爲什麼將陰戎誘到河南？據我們一時推測，或是晉人想利用他們的強悍去對付秦國。羌人同秦本是世仇。秦人曾驅逐過他們。就以後秦晉交戰，晉人命陸渾之戎攻打函關的事來，此說當甚有理。左傳范宣子責駒支說：「來羌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觀此可知秦戎是世仇，並且可以看來晉人施臣的事實。再看駒支的答語，甚可誠出戎人助晉攻秦的情形。駒支說：「…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戎相繼於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觀上兩段記載，可知秦人之「施惠戎人，原所以用之攻秦」之不虛了。

當時諸戎知中夏的語言習慣風俗不同。故駒支說：「我諸納飲食食服，不與華同，贄

幣不通，言語不達。」但當日戎人文學很好，左傳謂駒支「賦靑蠅而退」卽是一證。戎人既然能唱國歌，可知讀三百篇已就，雖未同化，却離同化不遠了。以後居住河南諸戎，果不久就被同化。

河南是中原的中心，民族也不純粹，還有自瓜州遷來的，他省可想而知了。我講這篇民族成分，屢次提到民族移遷的事體，並且總是諸夏民族，去遷移那非諸夏民族。據我們看來，眞同下棋一般。然細考諸夏民族遷移非諸夏民族的動機，往往是爲的一時之利，後來便有時陷於危險地步，如五胡亂華，鬧得四海鼎沸，卽其一例。可是到了最終的結果，却能同化各民族於不覺，而造成偉大的中華民族。這種遷移異族政策，是我們先祖同化各族的一種無形武器。

氐羌族之居於秦隴巴蜀間的，至宋幾完全同化。其未同化者，尚有五六十種，散居川邊等處。崇禎時女傑秦良玉，卽石砫土司的氐羌種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眞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女子。天啓崇禎之交，屢有戰功，歷官總兵，拜都督僉事。崇禎帝還有御詩去讚美她，一時英名極爲洋溢。乾隆時大小金川之亂，也是氐羌組民族搗亂，淸朝屢次用兵，歸

化仍是不多，可算清朝一大失敗。至今川邊一帶，仍有未同化之「番子」。但川陝甘等民族，多有是氐羌同化變成的。

氐羌民族前後建了四個大國，茲分述於後：

1. 月氏國　月氏國初本很小，居敦煌祁連間。後匈奴冒頓單于去攻伐他，老上單于拿他國王的頭顱作飲器。於是月氏舉族西遷，逾葱嶺，至浩罕，建大月氏王國。此地原住之希臘人南走阿富汗。後月氏人復據阿富汗，去趕跑他。希臘人又南走波斯北印度一帶，月氏人又隨而驅逐之。希臘人遂南走中印度，月氏人亦入北印度，仍緊逼希臘人。觀此東西文明之接觸，月氏實為導線。

2. 吐谷渾　據地在今川邊青海一帶，約在六朝時建國。國運曾有二百餘年之綿延。酋長為鮮卑人，民族則屬氐羌組。

3. 吐番　唐初建國於西藏一帶。唐太宗嫁文成公主於番酋棄宗弄讚，吐番很以此自驕。至明為烏斯藏，清為西藏，實仍為一獨立國。

4. 西夏　西夏是黨項羌建的國家，在四國中他要算第一的強國，文化也很高。前

邊已經講過，這裏不必重述了。

（第五講完）

風鶴十日記 （續前期）

安次 得靜日 王耀成

五月四日，（夏曆四月初八日）數日以來，日初出，先爭晨炊。飯畢，喂驢，飼貓犬家。腰間帶銀數元，幷銅幣百餘枚，食餘餅餌，及隨用衣物，亦輒收束以備緩急。是日上午，舍姪廷荷歸自黃家堤，取物，予問家人在彼近況。據云：「魏丈家，已有數處親友逃至，同炊而食，同屋而居，蘇維埃共產主義，居然現於一時，男子皆於外室藉艸而寢，又頗嘗旬踐臥薪滋味。」為之一笑。午後，白雲如絮，點綴蔚藍天際，風送飛機聲，自東南來，雙翼機一具，駛向西北，移時又復折回，當是奉軍所遣以偵察敵情者。

予到隣家小坐，聞永淸右弈營有人來言：「奉軍於作日已敗退，」問其詳，據云：「四月二十一號，奉軍二十七師開到一團騎兵，師長張作相亦由安次移駐永淸，二十二至二十五號，續到兩旅，分駐曹家務，北岔口，大强村，南台子，南八里庄，及右弈營一帶。同時聞直軍開到固安境。北自柳泉村，南至牛駝鎭，連日深挖戰壕，延長數十里，兩方哨兵，時有衝突。

至二十九號，尚未正式開火。三十號上午十時，紅寺（固安屬）南台子（永清屬）一帶，奉軍向直軍作猛烈之攻擊；直軍堅守壕塹，彈皆命中。午後四時，奉不支，敗退數里。二十七師某團長陣亡，停戰一夜。五月一號，早七點，雙方開始戰鬥，直至翌午，砲聲未絕。奉軍連戰連北，遂將紅寺大强村南台子各村，相繼失守，永清大震。幸二十八師開到一旅，旅長張作濤，領騎兵向直軍前綫衝鋒，稍得勢。夜半，直軍由辛六村魯家窰一帶，襲擊奉軍，奉軍腹背受敵，鬬戰至昨日午後一時，張作濤中砲死。加以長辛店霸縣兩路戰信傳來，軍心益不固。二十七師旅長李振聲，單騎先逃；張作相繼乘汽車，逃天津；兵士遂由雙營紛紛渡永定河。是日午後六時，河西已無奉軍踪跡；而永清縣城，遂爲直軍二十三師曹團長恩培完全佔領矣。此後直軍，又由西路向白堡前進，南路向八里莊前進云」據此，則固永方面奉軍先已支持不住，能無牽動全局乎？

此日砲聲在西方，竟日不息；余夜中酣睡。

五月五號，（夏曆四月初九）開戰五六日矣。此次戰事，不惟前敵兵士，凡大江以北，陰山以南，太行以東，白山黑水以西，十數省之地方，數千萬之人民，無不受其影響。而吾民之在戰區，及

鄰近戰區者；夜不繼日，驚天動地之聲與耳謀，愁苦恐怖之狀與目謀，死生離合之事與心謀，設竟延至一兩月之久，或更逾焉；吾民將若之何？思及此，遂坐不安席。步至街頭，見衆人向一過客索閱。其人言：「奉軍左翼，邀擊直軍東出之師，直軍昨日退守于家墳；奉攻之不克。鄉人某說奉軍架砲旁近煉瓦窰，發數彈，直軍乃貪退勝芳。初兩軍戰正酣，奉軍遣便衣兵，懷手鎗，潛入鎮。及直軍敗至，伏齊起，彈環擊，直軍傷亡幾盡。昨晚，奉軍已佔領勝芳矣。正面奉軍，尚守黃家河堤。昨日以黃家棚子誤會自擾，直軍乘之，攻奉軍右翼，已進至吳家場一帶。奉軍退守方公堤大小朱莊三臺口，勢將不支，會得鄉人李姓者，爲之指導砲擊得地勢，彈發，直遂敗退云云。」聞者皆喜，余特憂戰禍之將延長也。是日砲聲不甚大。下午有自天津來者，携來新聞紙，閱之，乃大喜，蓋西路奉軍已大潰敗。綜其敗日情狀：則四月二十九號晨四時，奉直相遇長辛店前南崗窪一帶。直軍司令十五混成旅長孫岳，奉軍司令則暫編第一師師長張景惠，十六師師長鄒芬。開火後，兩方兵士，皆勇猛，戰至次曉，直軍不支，奉軍更以馬二旅，衛北步哨，直軍遂向良鄉退四十里。奉軍進擊，直軍忽來一隊，截斷奉軍，奉軍乃向蘆溝橋三家店撤退。三十號晚六點，奉軍右翼，猛撲直軍陣線。直軍以機關鎗，佐以

亘砲彈雨集。夜半，陰雨天黑，奉軍用探照燈二次衝鋒；直軍戒備嚴，不得志。戰至五月一號早十一時，始息。方長辛店酣戰時，直軍又以騎兵繞攻黃村，欲進襲豐台，奉軍偵悉，分軍拒敵，遇於黃村近旁黃土坡，奉軍用重砲猛攻，直軍利用深夜，伏壕塹內，不還擊，比曉，奉軍始悟夜間之浪費砲彈也。此役直軍挫退，奉之追兵，嘗觸地雷數次，頗有損失。一號下午十時，直軍由龍骨村黃土坡，以機關鎗掩護，退向竇店；奉軍仍以重砲遠攻，時琉璃河方面突出一支，由左方射擊奉軍右翼，欲截斷長辛店奉軍後隊；奉軍分路禦之，戰三小時，直乃退。二號上午七時，兩軍仍在長辛店良鄉之間開戰，相距甚近，奉軍思抄良鄉之背，以襲竇店，而直軍涿縣大隊，紛紛過至；奉又改攻為守，互以步隊相射擊；夜間直方馮玉祥十一師開到，軍心大振；翌晨，馮軍全旅到齊，吳總指揮率之抄西山麓下，地名土里越過奉軍西首陣綫，途中未遇一敵。（足見奉軍之疏於計，）至午夜，已深入奉軍右翼後五哩，長辛店前，奉直戰正酣，忽報後方敵軍襲至，奉軍張景惠見事急，乃率騎作一度猛衝；而直軍四千人，努力向蘆溝橋激進，時奉軍腹背受敵，子彈以日前浪費，今竟不繼；吳氏又向其陣心突擊，四號早七時，奉軍乃崩潰退走，九時，直軍佔領長辛店，至十一時，而奉軍之在豐台者，已寥寥矣。」按

西路戰事最關重要，一敗勢必掣動全局，解決之期，或不遠耶？念此爲之一喜，夜中酣寢。

五月六號，夏歷四月初十日 是日夏歷四月初十，爲市集期，朝詣市，殊寥落無幾人，但競傳「奉軍勝利，」適有外狠城人言：「夜間奉軍向東北開去車輛頗多，」問何所載？曰：「子彈米麵俱有。」予歸，竊爲兄言人謂奉軍勝，何乃遽退？開往東北，是必趨向落垡，或者東路戰事，亦大不利，不然何以舍楊柳青而趨落垡耶？但使在調河所過河，永定河 則黃家堤乃當其衝，頗危險；況乃於早飯後，赴黃家堤，午後，則偕家人僕僕歸，家人皆塵埃徧體，面爲烈日所蒸晒，現紫赤色，一若奉軍之初開差過者；據云：「堤南堤北人民，紛紛逃避，狀至狼狽，但軍隊尚守紀律，并不抓車抓人，皆開赴甄莊過河云，」人見其軍紀不亂，或謂奉直議和，不復作戰，故爾撤退；或謂西路奉軍失利，調往應援；人在五里霧中，當時不過妄加揣測；但奉軍秩然退去，吾儕小民所日夜憂慮之敗軍騷擾，不至實現，便是如天之福耳！將夕，謠傳「直軍已到信安，逐戶搶掠，」村人於是不憂奉軍，而又憂直軍矣！

五月七號，夏歷四月十一日 是日天陰，人言：「中路奉軍，實係敗竄，由甄莊在調河所東十餘里河在村後取過河北落垡徑搭浮橋過河，直軍追及諸八里橋，又戰諸張莊，奉軍無門志，野性漸肆，虜掠所過村

市」云。予自家人歸，不復親執炊爨，自餘瑣屑，亦不躬親，始覺家庭紫處之樂。是曉，大城友人某足送來一信，報告平安，附及東路戰事，略謂：初「直軍馬廠駐兵，聞奉軍進至良王莊，遂議戰守，得保定軍令，退駐大城青縣；四月二十三號，奉軍遂佔馬廠，直直拆鐵路，以阻奉軍南下；二十七號，奉軍西進，撥白楊橋南趙扶渡馬河，直軍皆退讓；奉軍東路司令，爲第七混成旅旅長李景林，直軍司令，爲十四混成旅旅長向彭壽華，是晚，吳巡帥乘汽車，抵大城；責彭引退，驟士氣，因授機宜。二十八號，直乃反攻，正式交綏，兩軍皆猛勇；當是時，直軍以大城爲大本營，由三流南王文四思河湘莊，以攻姚馬渡；據賈莊裴莊八方村，以攻南趙扶白楊橋；青縣方面，開火較晚，自三十號，直軍據八里莊耿官屯一帶，以敵羅家店范官屯等處之奉軍；奉軍則以馬廠爲根據，姚馬渡爲中心，目的不在青縣，而在大城；攻姚馬以南趙扶在戰爭狀態者七日夜；而白楊橋爲尤甚，二十八號，直軍由八方村開砲轟擊，戰至三十號，直軍伏死士堤側，誘敵至，伏起，以大砍刀，紛紛砍殺，敵披靡，百零三團第一營營副王桐，大呼率百餘人奪橋，用刺刀袒背血戰，殺敵甚多，奪大砲四尊，遂佔領白楊橋及橋東一帶土堤，王桐亦戰死，越二時，奉軍糾衆，又猛力反攻；直軍出不意，遂得而復失；五月一號，奉軍忽放火

焚橋，及村中民房四百餘間，示怯也。直軍料其詐，不爲動；奉軍計無所施，乃續戰，數日夜相持，聞中路西路敗耗，遂撤退，直軍於是收復白楊橋南趙扶姚馬渡同青縣，軍於六號五時，進攻馬廠；奉已先退，追及之唐官屯，略戰，奉軍棄而走，由良王莊陳唐莊竄去，東路由是肅清云云。」東路戰信報載鱗爪不可據，此則見聞較確，閱之殊令人喜，故爲錄之。

今日下午，直軍二十三師馬步，已有由信安傳家場開到者，憩於村外各路口，頃之村中車聲，馬聲，人聲相雜沓；余出視，一兵同一支應夫役覓人行汲；支應局士紳，迎旅長王某，寓小學校，團長寓錢德堂，四營長分駐暨局，及錢善堂，銅柱堂各院；支應芻秣麩料，人夫百名供役使；紳商住戶擾擾竟夕，爲籌辦飲食，不敢有忤；但兵士尚好，并不如所傳之甚，人心漸安。

是夜微雨，車夫索席蓋車棚，舖出席百餘領，不足，又益以住戶所存者，炕席或被揭去。

五月八號，（夏曆四月十二日）早陰，微雨，東南風，馬步漸開去，上午十一時，已盡拔營，支應局如釋重負，各家住兵者，凡雨具茶壺碗，及鞋履，多有損失，瀏姓家合宅無一人看守，兵去，閒衣物十九無存，（此或車夫所爲）但似此吾儕小民，仍是喜出望外，以「秋毫無犯」四字稱之；蓋中華

民國，今日已完全變爲中華軍國；兵士爲大軍閥意氣上的犧牲品；而小民又是丘八太爺，戰時的犧牲品。此次奉直軍閥嘔氣，直隸的被動的自衛的六七日間，兵士送入枉死城者，奉方三萬有奇，直亦二萬左右。奉方民車，有自關外抓來者，直方有自趙縣抓來者，其騷擾地面之廣，可以想見；戰區一帶人民生命財產權利，縮至零度。其三路被禍村莊，經報館派人調查，披露報端者甚多；茲僅錄西路之軍莊，中路之王莊子，東路之八方村，以見一斑。

（軍莊）在長辛店東南十二里，約百戶，調查者至，人懷驚，以爲丘八又來，狀至可憐。村近旁多樹，戰時，十九斫去枝幹，較大樹亦多被砲彈擊斷，林內皆有曲綫戰壕，戰綫周圍，纍纍新塚，麥苗青草，皆被人馬踏平，石上沙間，時見血痕，檢得軍人家信，血跡模糊，中有「毋心憂甚，望你早回字樣。」房屋半經砲毀，流彈斃五十歲村婦一人，朱李兩家逃亡，至今不知下落，七十婦婦二日半未得飲食矣，調查者付與銅幣數十以延殘喘，糧米損失百石左右，柴草燒去數萬斤，死牛一頭，豕四隻，用具損失約值五百元，衣服金錢約二千元，兵在時，民之未逃者，無論男女老少，皆服役，稍忤便飽以老拳。

（王莊子）地屬霸縣，在信安西南十餘里，爲戰事最烈區域，自四月二十九號，至五

月六號，七八日間，砲火未息，村童王鐵球，年十三，於入洞避難時，鎗彈穿過腿部，中六毛苑洪者王守金之母，均過六十，因砲彈破屋，驚嚇以死；毀壞房屋三十餘間，擄去車夫二人，牲畜六十餘頭，村北道旁，一直軍死屍，上部暴露，腿部淺埋土中，頭部已被犬嚙，僅餘骨架，一種悽慘景象，見者莫不惻然，想見當日砲聲隆隆，傷亡徧野之狀，村人受戰事影響，小些營業，均行停頓；向日作一天工，吃一天飯的居民，現時日日叫苦不置云。

（八方村）屬大城，在白楊橋北二里，約二百戶，戰爭劇烈時，村人多未逃，故傷亡較多，計死處女二婦人一，男子三，重傷八，輕傷不計其數，婦人爲王國海之妻，死至慘，砲彈由北牆入屋，穿肋斷喉；調查者同紅會人進村，破屋中老婦驚問其子，曰：「怎麼又來了！帶鎗沒有？」其子答：「不是兵，是爲人治病的，不要害怕。」彼乃稍稍鎮靜，然一種驚恐神色，猶令人不忍卒視；燒燬房屋十八間，未燒者皆被彈擊無完壁；失牲口十八，大車一，抓去人四，至今不知所在。

予書此方畢，友人來取閱一過，慨然曰：「中國欲應世界之潮流，循民主之正軌，非將陰謀家驅逐，事事公開，廢除嘔氣軍閥，裁撤砸鍋兵隊，不能以一朝居天下事物極必反剝

極乃復，理固然矣！」予以其言頗有味，并書以爲之殿。

蕭鳴籟曰：此春秋戰爭時之戰紀也，孰非中國之健兒，孰非黃帝之愛子？果何所爲？而有此戰。將謂解決時局之糾紛？而糾紛益甚；將謂促進南北之統一？而統一愈遠；徒苦吾民耳。執筆間，閩友有來告者曰，閩南又戰矣，吾家人已散離，吾家宅已爲軍隊所駐紮矣。言未已，柳江之畔，友人函來，所述酸楚，不忍卒讀；無情之報紙，又以川鄂惡耗聞。嗟夫！嗟夫！上帝好生，齊生惡死，孰爲秦趙諸君子，於私鬬之餘，北原王君戰紀一讀之乎？投戈談和，統一文就，留此餘力，以待邊防，何如？（一月五日）

雜俎

蘇揚記遊（續前）

白月恆

四月四日晨七時，出惠中旅館，坐黃包車，赴虎邱山。渡運河而西，沿岸廛肆緊密，路幅不過五尺。漸離廛肆，而河延築，多屬人家宗祠，或節孝牌坊，蓋此處已依虎邱之麓矣。又前為李文忠公祠堂，二戟夫子祠，既而至虎邱。按虎邱山一名海湧山，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相傳吳王闔閭葬此三日，而虎踞其上，故名。文云，闔閭葬時，以專諸魚腸等劍三千殉焉，故池以劍名。

余等入門，見石鴛鴦墓，高三丈，周廻五尺，上覆以亭，署曰長洲蠡口人倪士義妻楊烈婦。末題崇禎十四年建，有楹對二，其一曰，身齊白刃風猶烈，骨葬青山土亦香，又其一曰，梁案齊眉嬈高士，吳山瘞骨傍眞娘，惜無小傳以揭其事跡。再進為古眞娘墓，據云眞娘為吳之美人，死葬於此，從其志也。再內進有古蹟數事。

陸羽石井，口方丈餘，石壁上鐫第三泉三字。又千人石，係大盤石，可坐千人。

生公講台，台下有白蓮池，及點頭石，相傳生公講經，石皆點頭。

仍有一二古蹟，以其無趣，故不詳記。再西行南轉爲虎邱塔，塔踞邱上，疑其下卽闔閭塚也。立邱沿邊，向西北望，見平疇綠野中，村莊棋布，屋瓦鱗鱗，殷富之態，一望可知。忽見白烟突突，向東北走者，滬甯汽車是也。塔已呈舊敝之狀，旁近瓦破墟荒，堂宇傾圮，南走沿破壁土坎而下，卽係冷香閣矣。閣周植紅綠梅三百株，內頗精潔，余與高君登其上層品茗，約三十分點，遂出閣西行。閣之前爲汪氏環秀山莊，門扃鎖，不獲入覽，遂循路歸。出大門，沿運河東行半里許，見李文忠公祠堂側，標額靖園者，以銅元八枚購票而入。堂宇廊榭，亦頗精佳。適有培養小學校之男女學童，揚校徽，敲銅鼓，旅行其中，約三十人，皆極明秀。一男生飛奔而來，持兩方紙給我二人，締視之，係油印一人臥積薪上，題曰毋忘臥薪嘗膽，末署學生勸告文筆記，余頗珍視，存於夾帶中。卽乘原來之黃包車，返惠中旅館。過午，仍出遊，微雨，由閶門雇黃包車，赴玄妙觀。觀在城適中，爲最繁盛之地。一般縣城之中央，多爲鐘鼓樓，此獨以一大廟踞城中心。殿前有廣大場地。凡茶酒，用具，玩具，糖果，水果，俱羅列其間，卜者，相者，賣技者，歌唱者，無一不有。殿內兩側，皆賣碑帖圖畫者，殆似北京天橋，南京夫子廟，開封

相國寺，而較爲非肅焉。觀之附近，皆繁盛街市。自玄妙觀東行二三里，北折行一小狹仄街市中，擬赴獅子林拙政園北寺塔。是時天又微雨，雇黃包車不得冒雨勇遊，饒消中之樂趣。嗣詢得獅子林現不開門，不能遊。未幾雇得黃包車，車直趨北寺塔，竟將拙政園略過。余偕高君，直登塔頂。塔凡九層，最下層圓周十餘丈，歷二百二十五磴，而昇至第九層，圓周猶及三丈餘，高臻二十丈，覺身體巍巍乎懸雲霄中。蘇州全城，盡在眼底，東南西三面萬瓦無隙。挿以片片白壁，唯北城人口稍稀，眞中國第一名都也。遠望虎邱塔，天平山，盡在指顧間，太湖水光猶約略可辨，半爲霧氣濛蔽。此塔在護龍街北端，係吳孫權母吳夫人捨宅所建，初爲十一層，數燬於火，今塔爲明隆慶中僧如金所重建，爲全郡浮屠之冠。下塔返惠中旅館，計裝翌日西返。

四月五日晨起，作筆記。未幾，高君起雇馬車赴站，九點五十分開車，下午一點抵鎭江，住瀛州旅館。

攷鎭江曰京口者，其名始於吳，「元和郡縣誌，建安十三年，孫權自吳徙治丹徒，號曰京城，十六年遷建業，復於此置京口鎭。」迨劉宋永嘉八年稱南徐州，隋改曰延陵鎭，開皇

十五年，罷鎮，置潤州，趙宋政和八年，始昇爲鎮江府，今曰丹徒縣。

丹徒城週九里有奇，爲門六。城東北三里，懸岸緊逼江岸處，曰甘露寺。寺之西南有山兀峙，曰北固山，適當城北。在北固山西南瀕江者曰象山，象山正對江心焦山。城西瀕江岸爲商埠，直至銀台山下，長四里許，皆爲繁盛市。銀台山南爲蒜山，銀台山東麓爲英國租界地，再西爲金山。若就江岸觀之，略作半圓狀，由東向西計之，曰象山，曰甘露山，曰北固山，曰運河口，曰銀台山，曰金山。

是日下午三點，出瀛洲旅館，東行約四五里，至甘露寺。寺踞山頂，亭宇軒豁，洵屬名勝。由甘露寺西瞰鎮江府城，已在眼底，北固山不過西畔一小邱耳。再西南峙江岸者，即象山，與江心之焦山正對。徘徊久之，步行下山，入鎮江城之小西門，而出其西門，（二門相距不過二十步）穿行大街，返旅舍。

初六日晨起，遊金山，出瀛洲旅館，西行經英租界，繞行蒜山銀山下，而至金山寺。寺門額曰，江天禪門。入山門，左右列四大天王像。再後爲大雄寶殿，正面祀釋迦佛，兩旁列十八羅漢像，像係木刻，奇偉秀絕，金色彌新。後爲藏經樓，額係張之萬書，樓內羣僧方巡行誦經，

余從北轉穿古法海洞至江天一覽亭，亭中一碑，係兩江總督曾國荃摹清聖祖故碑書江天一覽四字。亭西北側即金山塔，本名慈壽塔，七級，余偕高君登至絕頂。下瞰金山之麓，北距江岸已一里餘，而江中沙洲如帶，又復逼岸甚近，昔所謂金焦兩點兀峙江心者，今唯焦山尚柱中流。由此推之，江沙日淤，江漕日淺，即泛濫之禍與年俱增，非速謀刷沙之策，斯波臣肆虐，恐沿江之民，無復寧日矣。近瞰寺內兩側，僧房瓦屋各數十間，其中僧徒三百人，奉佛誦經，優游於江天清曠中，不知世亂國危，而疑饋淨土，以終其身，恐非避秦之桃花園所能及也。復下塔遊觀，見廣庭幽室，高閣低廊，宛轉相通，鈎心鬥角，點綴精工，各盡其妙，金山寺眞樂國也。未幾出寺，聞寺北江濱，天下第一泉在焉，有湊若集客者，未暇往觀，匆匆返旅舍，是日十一點搭天泰輪船，北赴揚州。下午三點抵揚州，雇竹轎入鈔關（城門），往糙米巷錢宅。四點餘，錢君敘伯偕余等出外散步，穿小東門街，及多子街（凡娶婦者綵轎必經之），北爲左衛街，由多子街右折爲闕門橋街，教場街。再轉折至教場，爲茶館之所萃萃，要貨攤之所聚集之地，旋即歸宅休息。

按揚州（江都縣）在蘇州西北四百二十里，南京東北二百里，鎮江之北四十里，北京

之南二千二百七十五里。沿革，春秋時先屬吳，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爲廣陵邑。漢屬吳國，景帝四年改爲江都國。三國初屬魏，繼屬吳，後復屬魏。隋開皇九年，始改稱揚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立江都郡。唐屢改南兗州，邗州，揚州，廣陵郡等稱。五代初楊吳都此，改江都府，後屬南唐，以爲東都。宋元以來，揚州之名不改。

城築於明嘉靖三十四年，自舊城東南角起，折而南，循運河而東，折而北，復折而西，極於舊城之東北角止，計十里有奇。爲門十，曰南門，稍東曰鈔關（舊曰挹江）曰徐甯（便門）曰闕口，曰東門（利津）曰便益，曰廣儲，曰天甯（拱宸）曰北門，曰南門。

翌晨，與錢敏伯尊翁錢瑞生先生相見，先生印祥保，別號訒菴，宦遊豫省者有年，年周花甲，精神矍鑠，談及北京規模，諸多變易，先生傾聽之下，若不勝今昔之感者。未幾，有他客來訪，余遂辭出，約敏伯出遊，先生送至大門之外。敏伯引余與高君至多子街迎春園小酌。迨出園已傍午，乃步行至新橋（原名圖館橋）下，登畫舫。

揚州城東南臨運河，此部運河，即吳王所開之邗溝，又即隋煬帝於大業元年發民十萬，所復通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江三百餘里，廣四十步，旁樹御柳，中泛龍舟，以肆其荒淫

之境者也。雖然煬帝任一時之罵，而啟唐宋元明清一千年漕運之利。東南爲財賦之區，唐宋則由邗溝淮汴河渭而集其財賄於關中大梁。迨元明清則湖泗水，會通河，衛水，潞水以達於北京。今按邗溝之水，資於淮而非淮之尾閭也。自元季黃河奪淮水之路，歷數百年，而洪澤以東之淮渠盡塞。合桐柏嵩嵩潛霍以東數十萬方里之水，汗漫東流，出洪澤而鬱鬱不知其所洩。遂不得不假道高寶諸湖，及邗溝一綫，以洩滔天之勢於長江。洩之不暢，則洪水爲患，此去歲之所以有江蘇之水災也。今爲江北民生計，蓋莫要於導淮。在昔黃淮運三水爭長之時，猶能萃全國精力於清江浦，俾淮洩黃流，運船不滯，而洪澤不潮。潘季馴治河之材，良足稱也。今則黃避於魯，運不專漕，已易爲功。而江淮之民，袖手若忘，此真以民命爲兒戲者哉！一虎一豹，鎖之猶有出柙之危。乃舉萬水合流之長淮，鎖之於洪澤之濱，巫支祈氏（淮水之神）其有不時肆狂怒者哉！

今由新橋登畫舫，其水即引自運河，入南城出北城，爲瘦西湖，以盡於蜀岡西側，古所謂二十四橋之地，而今名之曰市河者也。無何，敏伯之三弟字同叔及敏伯之幼兒名運文者，攜一家人並至。乃泛舟北行，穿紅橋，新板橋，舊板橋，務本橋，出北門水關。西看有問月橋，

水浩瀚而清澈，兩岸野草花黃，垂楊絲綠，風光已自怡人。敏伯告余曰，此即綠楊城郭也，隨園有綠楊城郭，是揚州之佳句，古人傳誦，遂相沿以名城。又曰前面竹翠柳青草亭若畫之處，即綠楊村也。未幾，舟抵村邊，余輩登岸步入村中，蓋即一茶園酒肆也。然草堂敞豁，紙窗疎籬，南北兩部約十餘間，竹案籐椅，佈置其內，頗饒雅趣。而窗前籬上，好花綴紅，弱蘿蟠綠，歎岸一帶，新竹數十莖，垂柳無際，誠佳境也。旋復乘舟，過錢園。園在綠楊村南，蓋即錢敏伯家之遊園也。闢地數畝，方在佈置經營中，桃花絢爛，而牡丹未開。稍一盤桓，即登舟順流東轉，穿虹橋之下，入長隄春柳之區，平疇綠野中水光清澈，弱柳搖風，無何，水面愈寬，蓋泛入瘦西湖矣。

杭縣西湖，風景明媚，爲中國第一勝境。今則水面風光，大與媚均弗及之，故稱瘦西湖。然右岸爲徐公祠，左岸爲湖心寺，前面橫排水上工麗入畫者，五亭橋也。

徐公祠係陸軍上將第二軍軍長徐寶山字懷禮者之祠堂。徐公在民國初年時猶存，因建築沿岸長圩，有功於民，故假依虹園之故址，建祠以祀。然觀坐後所懸肖像，蓋一豪俠之流也。院內客館涼亭，結構精雅。有精室顏曰冶春社，內祀清刑部尚書王文簡公士禎之

位。蓋王漁洋修結冶春詩社於長隄春柳之虹橋，今移附於此存古賢之迹也，

湖心寺，一名小金山，寺門與徐公祠正對。聞在昔遊人皆萃於湖心寺，自近年徐公祠成，亭榭清麗，池柳交翠，而小金山之遊蹤，遂遜昔日之盛。由徐公祠門外登舟。舟子撐竹篙，畫船徐轉於翠浪之中，即抵湖心寺門。余與敏伯哲民等登岸，穿行寺中，首為湖上草堂，轉折而行，有月觀，前臨水，弱柳婀娜，望月之佳地也。再轉至風亭，古松數株，龍蟠虬屈。更攝衣而上孤墩，苔磴迷草，梅林滿山，上有小庭，額曰梅嶺春深。寺中佳勝之境，較徐公祠為多，唯非若徐公祠之金碧生新耳。出寺登舟，對岸又有法海寺，寺中巍塔作葫蘆形，遙望之，略似北京阜城門內白塔寺之白塔，而非及白塔之高壯與精工。登北京白塔，在軟紅十丈中，大飽風景。法海寺塔，矗於湖天瀲灩之中，遂覺入畫。寺中方毀廣宇而換新築。余等稍一觀覽，即放舟而穿五亭橋下。亭以大長方形石，累砌而成，上建五亭，工麗若畫。橋洞石壁大書勿用日貨。穿橋而北，其水有蜉螌淺子之名，此名殊雅，帶只在蘆花淺水邊之趣味。兩岸碧野，十里垂楊，余勸敏伯等乘水風蕩漾之中，可放孫登之嘯，聊作扣舷之歌。敏伯乃低唱二簧，放唱盤中譚鑫培陸閣修之調，頗搖曳有風致。未幾，至平山堂。捫杖登山，上係僧寺，規模宏

敞。最後之殿，祀歐陽文忠公像，像鐫於立石碑上。此寺有淮東第一觀天下第五泉之稱，余詩天下第五泉見古井已廢，旁有清高宗題詞。乃坐平山堂中品茗，敘伯備餳果數事。此堂與直南四十里之鎮江相對，天氣清朗，可望見之。蓋坦夷平原中只此南北兩螺髻耳。按此山又稱蜀岡，云脈來自蜀，若此為北嶺終點，西溯天柱桐柏，由秦嶺而接岷山。故北嶺者首岷山而尾蜀岡，謂來自蜀不虛也。平山堂之左側傍水之處，即古二十四橋之地，自有杜牧一詠，斯橋遂成千古佳話，而今已無此橋矣。盤桓久之，登棹返櫂。夕陽西照，楊柳樓台，清風碧流之中，見畫舫三三五五，迤邐不斷，士女靚妝，方鼓櫂而下也。懷想千載而上，鶯花迷目，動隋煬之酣歡，而幻作唐賢之豔句。今觀湖色，實有足當。倘更沿岸蒔花，綴以名園，則美勝仍為東南所僅見也。歸途至天甯寺一觀，廣敞豁目，危樓聳雲，內為軍人所佔據。遂入北門而歸錢宅。揚州物產，有謝馥春之顏粉，兆梁福盛之漆器店，新工業有耀楊火柴公司。城外運河，為淮鹽出口之要區。土產以乾絲著名，乾絲者，即豆腐乾而切之成絲，食之特綿軟有致。晚間靜院疎燈，杯酒清話，敘伯備烤鴨蒸雞，揚州風物，領略不盡。翌晨（初八日）買棹南歸，下午一點抵鎮江，與東南大學同學余蔣二君相遇，同登汽車西返，晚五點抵南京。

東遊雜感（續十期）

王桐齡

第十一節　日本之公共道德

西洋倫理橫以計算，中國倫理縱以計算，西洋社會思想發達，中國家族思想發達，西洋重公德，故慈善事業，流行於社會間，中國重私德，故孝友風尙，流行於家庭間，日本文化承襲中國系統，當然私德發達之程度，在公德以上，然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義婦順等家族道德之觀念，中國古先聖賢極力提倡，義理既深入人心，先天上幾成爲國民之共有性，沿至於今，猶爲造成社會道德之基礎，而日本則較爲缺乏焉。其家族制度，既足以疎隔父子兄弟間之感情，（參觀本章第七節）其男女關係，又容易破壞婦人之貞操，（參觀本章第八節）故節孝二字，在中國社會上視爲唯一不二代表人格之完全道德，而日本則視之較輕焉。其父子兄弟夫婦間，常有一種冷空氣襲人離心力之强，始終在向心力以上，令我輩外國人視之，常起一種不愉快之感。顧其社會秩序反較爲安寧，國家反較爲富强，自明治維新以來，國勢蒸蒸日上，遠非中國所能及者；則以社會道德之發達國家觀念之

盛強，有以維持之故也。國家觀念之表示，一曰忠君，二曰愛國，其急公好義，親上死長，律己之嚴，赴敵之勇，在亞洲各民族中，當首屈一指。中日日俄兩大戰役，所以能戰勝大敵稱霸亞洲者，其原因蓋由於此。社會道德之發達，可自各方面觀察，茲試列舉於左，以供參考。

一、政界

中國官吏，多係特殊階級，以混差事為目的，每日上衙門，畫到，應酬同事，敷衍長官，領得薪水，足供其吃喝嫖賭討姨太太吸鴉片煙之資，足矣，此外非所問也。（參觀本章第四節第二）日本官吏，多係無產階級，其一部分之副目的，當然為領得薪水，供給衣食住之資。然同時有一正大目的，曰發揮自己能力，為國家謀進步，為社會謀幸福。其下焉者，亦勤勤懇懇，勇於作事，每日自朝至於日中昃，毫無暇晷，心中雖以為苦，然決不肯以敷衍了之。故中國衙門，用人多而諸事反廢弛，日本衙門，用人少而諸事反整理也。

二、教育界

中國人以作官為目的，因其勞力少而報酬多也。其各學校初畢業之學生，及東西洋初回國之留學生，謀官不成或無路者；乃以當教員為職業，暫時敷衍目前，且藉以為謀官

之終南捷徑。人人存著「騎著馬找馬」之思想，無肯久於其任者，故中國教員一途，缺乏教育家與學者。其搖鈴上課，打鐘下堂，完全爲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之敷衍手段，與官吏之每日上衙門畫到者無異。其差勝於官吏一籌者，卽每日猶有事可作，且後面有學生督促，不能不作，不致不作，不能專以吃酒打牌作消遣也。日本教員類似一種終身官，久於其任者，往往三四十年不轉職，自最低之級起，昇至最高之級，且受年功加俸而在職如故。學問以研究而愈深，作事之能力以練習而益熟，其人以教育爲終身事業，故殫心竭力以赴之，每日全副精神皆用於研究學問之中，積久則有新發明或新發見，乃用書報雜誌發表，藉以啟迪後進，培養人才。其國所以多學者以此，其國教育之普及與學術之發達者以此，其國近數十年來所以驟致富强者，其最大之原因亦以此也。

三、官營實業界

官營實業之職員，皆官吏也。中國官營實業之職員，官氣甚重，凡官場中常舞之弊，常作之威福，無一不挾與俱來，且變而加厲焉。雖爲政府專賣品，故攙水攙土，用不足分量之小稱，使民間出最高之價，得最劣之貨。而緝私之嚴而不嚴，不嚴而嚴，得賄則神姦巨蠹可

以縱免，不得賄，雖良善小民，偶越境攜回一二斤，以供自己個人日常用者；亦必罰辦。此鹽專賣之成績也。日本鹽亦專賣而鹽白如雪，分量價值俱有一定，不能上下其手，全國之鹽俱歸商家代銷，未聞有緝私營之設備也。

鐵路爲中國官營實業之一，故站長及賣票者之倨傲，車掌及剪票者之橫暴，爲行路者所屢見不一見之事。其自視，不以爲商，而以爲官，其對待客人，不以爲主顧，而以爲罪囚，其喑嗚叱咤，傲氣逼人，令客商見而生畏，見而生厭之聲音容貌，與持有拘票之皂隸對待被告者，持有刑具之獄丁對待下獄者，無異。實爲我國交通機關之大障礙。日本火車站職員，對待旅客甚爲親切，凡道路之遠近，時間之早晚，價值之多寡，以及一切關於火車之瑣碎事情，凡客人有所詢問，無不殷殷指示，毫不厭倦。各站入口出口，皆有欄桿遮隔，中間有門，以通行人，入站時剪票，出站時收票，車上不另外查票，既可以爲車掌省手續，又可以爲客人省麻煩，不似中國火車上之檢票員，每過一站，必騷擾客人一陣也。其有長途快車，照列途中在車上查票一次。查票時，車掌進客車門，必先脫帽致敬。道歉一次。「請對不住大家，請諸位先生賞給車票看一看。」看畢交還客人，亦必點首致敬。不似中國之檢票員，攜

帶巡察，手持兵器，在客人面前大聲急呼。惡狠狠喊「票來」也。

客車上有穿制服之茶房，照料一切。客人赴食堂車吃飯時，可托其照料行李。車上備有小說雜誌，供客人消遣長途寂寞，可向茶房借用，不另外索費。每行一二小時，茶房必掃地一次，以保持清潔。客人下車時，送小費與否，隨客之意，茶房不需索也。

車到終點，客人下車，即有許多女工，持有掃帚噴壺拭巾之類，入客車大行灑掃，雖玻璃窗亦必拂拭一遍。故日本火車，雖三等舊車，亦頗清潔，不似中國之客車，塵埃迷目，坐凳上布滿鞋印，痰涎鼻涕烟灰紙烟壳水果核皮及瓜子等，遍地皆是也。

上下車時，有穿制服之脚行，代客人搬運行李。大行李入站時交與脚行，客人即自買車票，隨脚行赴荷物取扱所（點收行李之處）過磅。過磅以後，將行李交與所員，彼即交付客人行李票，俟到預定之地點後，可持票往該處車站內之荷物取扱所領取，無失誤，無延遲也。小行李由脚行送至車上，客人但記住脚行制服之號數，自己先上車等候，彼自能按時送到，不至有錯誤也。上車之後，照定價給與運搬料足矣，彼不爭競酒錢也。

日本火車輪船，對待客人，凡團體減價，教員學生減價，教員學生而團體，則加倍減價。

蓋對於研究學術者，含有優待性質焉。不似中國之火車，除去窮兇極惡之丘八爺，陰險狡猾之交通系人員，頑鈍無恥之官僚，得享有白坐車之權利外，人人俱不蒙優待也。

日本火車站之規則，以及時間表，里程表，定價表，火車與他路火車或電車聯絡表，火車與輪船聯絡表等，皆黏貼票房門外，及客人候車室之壁上。惟恐客人不知。不知則容易鬧錯，既對不住客人，又爲站上添出許多麻煩也。中國火車站上之規則，及各種表，大半不發表，即偶有一二張貼在票房之外，亦往往歷久不換，規則及時間已變更，亦不易以新者。蓋中國火車站之規則，惟恐客人知，知之則站員舞弊不便也。

中國之郵政局電報局，皆官營事業也。其局員之對待客人，皆有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外之形勢，呼斥呵叱，等於奴隸。日本之局員，則和顏怡色，與客人相周旋，凡在規則以內者，無一不爲客人謀便利也。

四、新聞界

日本新聞界頗有大政治家。其人入閣可以爲大臣，入國會可以當議員，平常不入閣，不在國會時，即當新聞記者。故其人之知識能力，往往與國務員相抗衡。其平日發爲議論，

著爲文章能得大多數人之信仰。其一言一動，可以左右輿論，故日本輿論較爲健全。以大和民族之慓悍浮躁，而軼出軌道之行爲，卒遠遜於中國者；其一部分之原因蓋在於此。中國報紙，則專爲某系某黨某閥作機關報，其議論不能不偏頗。其主筆亦皆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治生無術，餬口無方，高不就低不就之下乘人才；學識本來有限。以此等人物指導輿論，無惑乎各界之多事也。

日本報紙之優點，爲社會記事。其調查之詳悉，敍述之謹嚴，具有寫生妙手。遠非中國報紙所能及也。

日本報紙，對於其國之政治家教育家學者軍人實業家等，頗表示尊敬之意。其人偶有舉動，必發表其歷史以供一般人之模倣，不似中國報紙專以謾罵爲能，無論對於何人，動輒信口雌黃也。

五、實業界

日本商人，皆係學校出身，故常識較爲豐富，眼光較爲遠大，對待顧客頗親切，無中國大商人之官僚習氣。凡大銀行大醫院按名呼喚各人時，必呼某某樣（先生）說話必和顏

怡色，不似中國之銀行醫院，毫無禮貌，動輒呼人以姓張的，姓李的，或呼其人之名也。凡百貨物，皆有定價，可以省去打價還價之時間。凡買何種貨物，或希望價昂而物美者，或希望價廉而物次者，儘可據實與商店商議，彼自能代客人斟酌，滿足其慾望，不肯以劣貨索高價也。

六、軍界

日本軍人，皆係良家子出身，受過相當教育。平日奉公守法，無囂張習氣。將官多學者出身，恂恂儒者。故社會上對於軍人，頗表示愛敬之意，不似中國之嫉如蛇蝎也。

七、勞動界

日本人責任心發達，受人家相當之權利，必盡相當之義務。工人作工，不必時刻監視，亦能相當進行。僱人力車拉行李，指定一定地點，一定時間，屆時準到，無遲延，無失落，客人儘可自由行動，不必隨之同去也。兩輛人力車躲避不及，互相衝突時，雙方皆脫帽鞠躬，表示道歉之意，隨即拉車以去，不似中國之車夫，彼此互相怒罵，甚或鬬毆也。無主婦之家庭，可以僱用下女，照料一切家務。凡烹飪掃除裁縫洗濯買辦及接待來賓之事，能以一人兼

頤，居時卽作，不俟主人吩咐，賺錢者絕少偸盜者則絕無也．

概而言之，日本人責任心發達，凡事必實事求是，不苟且，不敷衍，不因循，其實行力之强，遠在中國以上。著者在東京時，常陪着中國遊歷學生團體參觀學校，參觀者已力盡筋疲，急欲回店休息，而接待者猶殷殷指導，諄諄說明，毫無倦容。蓋彼旣允許接待，便負有一種責任心，不苟且，不敷衍，此眞大和民族之特色也。豈中國官僚政客式的敎員所能望其項背也哉？

第十二節　日本之女子職業

一　中國古來相傳之家庭格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歷來父母尊守此訓，對於女子，除去授以簡單之烹飪或裁縫以外，絕不敎以謀生之能力。貧賤者目不知書，僅能供翁姑丈夫之役使，可以目之爲奴隸，不得目之爲主婦。富貴者間或知書識字，然足不出家庭一步，目不覩閫外之人，耳不聞閫外之言，對於社會情形，國家情形，世界情形，完全莫明其妙，其賢者，僅供翁姑丈夫之役使，可以稱之爲高等奴隸，其不肖者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能目之爲高等遊民也。故中國女子，無職業之可言，一大部分爲主婦，一小部分爲勞動者，

則江浙閩廣各省下流社會之人也。最少之一小部分，爲識拔於教育事業或慈善事業之人，（如女教育女醫生看護婦傳教師等）然其人數不及女子全體總人數萬分之一，且其開始活動，亦在最近十年間也。故中國女子，可以謂之無職業。　日本女子不纏足，自幼卽學習勞動與交際，凡烹飪，裁縫，掃除，購買，及接待賓客，皆爲女子職分內應有之事。又女子教育機關，相當發達，自國立之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私立之女子大學以外，特殊之女子職業學校甚多，女子之不受教育者居最少數，體力腦力當然相當發達。又自歐戰以來，日本物價騰昂，中等以下社會之女子，爲維持其家庭生計，不得不向外發展。同時人工亦暴長，男工之勞銀，尤遠在女工以上，工場商店，爲減少支出計，不得不採用女子。又特別費腦力或體力之勞動職業，如國會及道府縣會市會議員，高級文官，法官及律師，大學教授，專門學校教授，陸海軍軍人，警官，火車輪船職員，鑛山坑夫，鐵路工人，鍊銅廠鍊鐵廠鍊鋼廠工人，人力車夫，以及木匠瓦匠石匠油漆匠裱糊匠等職業，皆爲男子所擔任。其比較清簡或單純，不十分費精神或勞力之職業，當然歸女子擔任。茲列舉其項目於左。

1 文官，　各衙門之會計書記一大部分。女子細心，且有耐煩性，故因其所長而用之。

2 敎員，小學敎員一大部分，中等學校敎員一小部分，高等專門以上學校敎員一最小部分。 女子細心，且有耐煩性，宜於小學敎員。自中等以上，則嫌其威嚴不足，（日本社會重男輕女中等學校學生年歲漸長往往不受女敎員約束） 高等專門以上，則嫌其學問不足，（日本敎育男女不平等大學出身之學士女子絕少博士則絕無又日本女子富於忍耐力而缺乏研究性故當小學敎員則有餘當高等專門以上學校敎員則不足） 故女子之數尚少也。

3 文學家，小說家，新聞記者，（報館主筆）雜誌記者，（雜誌社主筆） 女子富於文學思想，此亦其所長也。

4 美術家，音樂家。 女子富於美術音樂思想，此亦其所長也。

5 女醫師，女藥劑師，產婆（收生婆）看護婦， 女子心細而親切，此亦用其所長也。

6 火車站輪船站事務員之一大部分。

7 郵政局電報局事務員之一大部分。

8 各工場商店事務員之一小部分。

以上三種職業中，大抵女子多担任會計庶務，取其心細，且有耐性也。

9 電話交換手之全體。

10 乘合自動車（有一定路綫，一定時間，而賣票以招待客人者，名曰乘合）車掌之一大部分。

以上二種職業，皆利用女子之親切而平和也。

11 女工。約占各工場全體工人之總數三分之二。（日本薄待女子大抵男女同等勞動則女子工價較賤同等工價則女子勞動之時間較長）

12 女農人。日本男子，對於社會既負有特殊義務，以上文所述，其結果，則普通之工人農夫，俱感缺乏，故以女子補充之。此二項職業中，女子之數，超過於男子。

13 女漁人。日本海國，以水爲家，以漁爲業者甚多，其全體家族，皆旅居海濱，作浮家泛宅之生活。女子爲男子之助手，頗能發揮一部分獨立精神也。

14 僱人口入營業。（北京謂之老媽店）

15 各衙門學校商店旅館公寓及人家之下女。（即老媽）

16 偏妻，（北京所謂帶上炕的老媽）羅紗綿。（爲西洋人作妾者）

17 料理店之酌婦。（名義上爲女堂倌暗中兼私娼）

18 藝妓，（北京所謂小班）娼妓，（北京所謂下處）淫賣，（北京所謂私娼）

以上所舉各種職業，自第一至第八屬於精神勞動者，自第九至第十三，屬於體力勞動者，我中國所有者，不過教員文學家小說家醫師產婆看護婦等二三種類而已。且人數亦甚寥寥也。十四十五兩種，非高尚職業，十六十七十八三種，完全爲下等職業，我中國乃有其五種中之四種。即除去女堂倌以外，凡開老媽店，當老媽，及帶上炕的老媽，公娼，及私娼，無一不備。即除。去。精。神。勞。動。及。體。力。勞。動。等。職。業。以。外，凡不。名。譽。之。職。業，我。中。國。女。子。乃。無。一。不。能。此。眞。非。好。現。象。也。嗚呼！予欲。無。言。

片馬問題

王龍章

按片馬問題者，中英間之大問題也，奈政府困於籌款，軍閥困於內爭，乃不措意及之，痛心孰甚！至片馬之調查言論，本誌民國元二年間一再言之，至四年八期卷端，復有片馬形勢圖之刊刻，可按覆也。頃得王君稿，以愛國之同情，作確切之記述，西南邊圉，幸有此人，不惜迻錄，復爲介紹。　鳴鏑附誌

雲南省在二十二行省中。處在特殊的地位。地勢很大。轄境很廣。密邇兩大強鄰。又與發荒甌脫地數千里。壤地相接。且地居長江上游。控制西南各省。爲西南各省的屏蔽。有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之勢。邊防極其重要。這是人人都知道的、

但是離內地太遠。因交通不便。國人罕至。故其內容。以及一切重要的邊防上。地理上。國際外交上。無從而詳知其底蘊。若發生國際交涉。就居萬分危險矣。

現在英國已逞其陰謀。強劃片馬爲緬甸縣。治近屯駐重兵於該地。一方面欲於目前圖佔我國數千里之野人山。一方面以備異日進窺我川滇兩省之地步。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用是將英人窺滇始末及強佔片馬欲乘機奪我數千里地之事端。詳陳於全國同胞之前。

（一）

英人之於滇省。垂涎已久。蓄志圖謀。已非一日。數年來不施其鬼蜮伎倆圖滇者。適值歐戰。未遑顧及遠東耳。今歐戰既平。彼遂欲償其宿願。逞其野心。今竟以重兵實行侵略矣。竊以爲此次交涉。關係我國者。非常重大。國人對於片馬問題。當先注意下列三要點。

第一，片馬爲滇省內戶。係滇西保山縣屬登埂土司所轄之一寨。在野人山東。

第二，野人山爲滇省外戶。綿亘千餘里。自古旣屬我國。從未隸屬緬甸。

第三，滇省西南方邊地。自英併緬後。被英人侵略。強劃爲緬甸縣治者。有六十餘萬方里之多。

夫英人之所以急急強佔片馬者。蓋以片馬在野人山東。既得片馬。則野人山千餘里地。自可不勞而獲。使我國不能與彼爭執。是故英人之佔片馬。非僅為片馬一隅也。欲於目前併吞我野人山地。且為將來謀侵我川藏之地步也。片馬交涉。特啟釁中國之一種手段耳。今請先述野人山地勢及確屬中國之證如左。

野人山介為滇川藏緬阿薩密之間。東界維西蘭滄騰越。西界英領阿薩密(英領印度直轄州之一)南界八莫孟拱。北界川邊西藏。其經緯綫約起北緯二十四度至二十七度半。京師西經十九度至二十三度有奇。

野人山為滇蜀外戶。川藏左屏。其形勢非常重要。緬滇資志略說「……論其險要。則鈐緬甸之北門。樹川藏之外蔽。扼滇蜀之右臂。弭強敵之東封。土滿人滿之時。天下無事。足以資開闢。或有事。據此者坐收形勢。因利乘便。縱兵四出。惟意所向。北野人山之地。所當注意也……」

雲南通志論野人山之形勢云「……以地勢而論。當滇蜀藏三省之間。其三面皆與諸邊毗連。為藩籬鎖鑰之要地。豈可委之於外人乎」。

姚文棟論野人山說、「自英得緬甸、藩籬撤而門戶塞矣、所幸者。猶有野人山之天險。可以限隔中外。若使野人山為英所得。則長驅而入雲南。有高屋建瓴之勢。而雲南更無可扼之險矣」

綜上幾點而觀之。則野人山之地。關係吾國邊防之重要。已一覽了然。今述其富源於次。

野人山雖為紅髮野番盤據之地。而其物產之富饒、除自給外。輸出於外者甚多。其礦多金銀。琥珀綠礦石之類。植物則以旱穀鴉片橡樹皮及藥品為大宗。虎皮麻布黃蠟鹿茸麝香等物。亦非常充實。其出產不可謂不饒矣。

復次論其確屬中國之證。按野人山在明爲茶山里麻二土司故地。清雍正八年來歸附。貢以虎皮黃蠟麻布等物進貢。永以爲例。又雲南通誌列野人爲雲南人種百四十餘種之一。所謂野人。即指野人山中之土民。又稱爲猓夷獠夷。嘉慶二十五年。大學士伯麟總督雲貴。進人種圖云。「野人十戶爲一寨。有一寨即自識寨長」又乾隆三十五年。曾在野人山設正副撫夷。乘爲令典。足見野人山確屬中國。又姚文棟復薛福成星使書云。野人山一帶多膏腴沃饒之地。或以兵屯田。以招佃開荒。而團練自保。均不必大費兵餉。而可以實邊固圉。野人本樂爲我用。居則行保甲之法。出則行東伍之方。亦可得精兵萬千。地利人和。交相爲資。此一要也。此山向不屬緬係。我現屬土司界內之地。載明志乘。英人覬覦雖潛入山中。然使後來勘界大臣詳查地勢以清理之。不難挽救也。所慮者勘界之時。含糊默許。仍安退讓。則此山恐非我有。而雲南危如累卵矣」夫野人山之地勢及富源既如彼。而其確屬中國之證據又如此。今英人雖抓足其地。然無歷史上條約上之證據。國人何不急起而與彼力爭乎。

（二）

野人山地勢富源及確屬中國之證既如以上所述。茲論片馬。

片馬在野人山東。爲滇省內戶。川竅衝途。隸於滇西保山縣登埂土司。在北緯二十六度。北京經十七度五十分。廣約百里。北以板廠山界於俅江。維西西界派賴土司。西南界茨竹土司。地距永昌二百八十里。

片馬地方介於板廠山姊妹山抓拉大山高黎貢山之間。一小江流灌其中。西距野人山約百數十里。清光緒三十二年英公使有片馬土司每年所貢之穀物。願替代進納。其後又提議欲永租片馬。年出租銀一千五百元。是英人

早已承認片馬爲我領土矣。若片馬自元併大理後。屬於雲龍甸。明時屬茶山土司。清高宗平定雲南使屬騰越訴訟由保山受理其後併入保山縣登埂土司。乾隆中嘗有夷患。道光時派兵駐紮於其附近各寨、並鎮撫。夫片馬地方雖小。然當入滇川藏之要道。若一失去。則不僅滇川邊岌岌可危。千餘里之野人山地。將被英人蠶混。無法挽回。而西南之邊禍。從此日急。此國人所當大注意者也。

宣統二年。雲南諮議局上滇督片馬書云。「……夫英人今日可以援片馬。異日何不可以援瀾州。倚片馬之交涉、失。則彼援據成案。接續北進。正恐損失更十百倍於今日。永昌失地不已。又進而大理麗江。滇緬畫界不已。又進而獨片藏緬英人乘機得勢、背抄衛藏。俯瞰巴蜀。長江上游。操於掌握矣。若片馬不歸。則片馬以西之損失。皆成鐵案。片馬以北之禍患。又懸眉睫。若就片馬論片馬、終不過一兩之得失。不必與之爭一鬨。當與之翻全案……」

宣統二年。英人派兵窺伺片馬。當時滇人已非常激昂。幾至決裂。上滇督書末段云「一面趕速經營片馬以北各地方早占地步。又一面於騰越思茅兩處。趕速練重兵。以備不時之用。時已至此。非存必死之心。以封疆爲性命。嘗膽臥薪。破釜沉舟。非借一戰之力。不足以振起全局也。大敵迫陵。憂憤交迫。涕淚慟哭。不知所云。」

(三)

夫今日與英人談判交涉。當先了然前後畫界之始末。良以片馬事件。實發端於滇邊界務。故欲研究片馬問題。不可不先考滇邊界務之歷史。概自英國滅緬甸。夷其地爲印度屬州以來。中英國土接壤。滇邊界務。從而發生。計前後畫界四次。今次第述其梗概。

(一)清光緒十三年。總理衙門。與英公使歐格納訂約分定滇緬界線。中國失去虎踞關外之重地。及孟艮土司地。

(二)光緒二十年八月。英政府授意駐京公使。要求租瓦蘭猛卯隴川間地。開作商埠。中政府照允所請。其後英使協商總理衙門。有「既允請租界地作為商埠。則凡租界內外。須重勘。以免將來轇轕」等語。中政府竟為英人愚弄。從展線至太平江南奔江相會處。並割讓騰越邊界隙地。

(三)光緒二十五年。又重勘滇緬界線。先由中委員姚文棟與英委員巴准里會同勘界。姚文棟調事不符。見忌於英。清政府乃以劉萬勝彭友蘭楊發荼陳立達等代之。劉等為英人愚弄。失去下列各地。

(一)滇邊關外地四百餘里。(二)自太平江西岸湖沈帕河至碩干密西一帶。失去騰越廳所屬木邦孟密孟發等宣慰司。以及南坎猛谷遮闌三個宣慰司地。共方數千里。最重要之漢龍虎踞天馬三關。盡入英緬版圖之內。(三)自沈帕河湖太平江至吉里及一帶。失去精輪等土司。以及鐵壁一關。(四)自碩干退至猛卡等練山失去三百餘里惟餘留登山的一座小山。(因此山在當日是騰越都司會署地址)(五)自密西退南宛河失去隴川猛卯兩土司地。四百餘里。(六)自沈河潮蚌帕河而下。失去里麻猛弄猛老地。約一千四五百里。統計以上六處。共失去約四千里。

定約後不到三月。我滇邊關外土把總左孝臣不願劃歸英人。召集土司。起與英人反抗。左等一百三十七人戰死。滇省大吏聞警。飭騰越道照會文到界。告誡左氏之民。不得與英人為難。如有願搬入內地者。則速遷之。否則聽之。其後英兵以土民為障礙。遂自引去。滇省大吏。含糊不上聞。此後天馬漢龍關一帶土民。時常與英人發生衝

突。皆隨起隨滅。言之真可痛心。總計以上三次畫界。失去孟密。南坎。孟谷。孟連。木邦。孟艮。隴川。猛卯。科榦。黑麻。猛弄。猛老。孟拱。孟養。蠻莫等土司地。以及漢龍。天馬。虎踞。鐵壁。滇灘等關。計失去領土六十餘萬方里。

第四次勘界。因石鴻韶誤國太甚。政府不予批准。其情節如下。

光緒三十年駐思茅領事。以思卡河與潞江中間之分水嶺一帶。久未畫清。電北京英公使向我政府聲明。並指請迤西道就近派員會勘。三十一年正月。石鴻韶會同委員與英員烈敦往勘。石氏奸邪柔媚。臨事受英人重賄。任英人索請分界爲南北二段。南段未提。北段以小江爲界。從尖高山起。由府石洞頭。北上至頭山。經陸家坡登高良其山。抵九角塘河。順野人山。及小江邊橫出上至小江源板廠山爲止。失去騰越保山龍陵各屬土司地。(片馬在內)。凡永昌大理迤北土司地損失殆半。照此英緬疆域與川邊土司地相連矣。當經諸司劉春霖臬司陳燦指責外務部飛函數十通。飭駁。石氏猶不知自省。反以山形水勢使然一語。含混答覆。並請外部堅持不允。故此案始終未定。其後英人派兵片馬實肇端於此。

現英人駐兵片馬。欲挾此案交涉。若因人不知此案真相。稱片馬題目來交涉。則正中英人之計。若因不知損失幾千里之地矣。

(四)

今記英人進據片馬的歷史

宣統二年冬。英兵二千。乘中國不備。傾密支那出發經西北。越野人山隨行戰馬一千餘匹。至十二月三日。進據

片馬。隨即駐營上片馬（片馬分上下片馬）沿途設關立營。爲久住計。威脅各夷寨降。並宣言高黎貢山以西爲英領土。時滇督李經羲欲以武力解決。政府止之。駐英公使劉玉麟與英外部交涉。英人答並不佔地。但亦不撤兵。援劉使絡電謂。「英此次舉動。實因中國對待某某二國。若默認其擴充勢力範圍於東北境內者。故急起直追。行其侵略主義」云云。宣統二年正月。滇督又電稱英兵於高黎貢山嶺。最高險處。分築砲台。電光遠射。照及怒江渡口。又茶山五寨。已降其三。幾入跑江。漸謀進侵矣。十五日。政府照會英使。請撤兵協商。英使朱爾典謂確定高黎貢山爲界之後。然後撤兵再勘云。其後清政府擬由部派員往勘。與英重訂界址。但使不大虧損。即可和平了結。電商滇督李經羲。李督頗不謂然。而滇省京官於二月十五日會議。呈請外部力爭。滇省諮議局發起組織保安會。要求英人退兵。以保主權。民氣沸騰。勢不可遏。李督電請親自會同英員切實查勘。而英人置之不理。後復推卸。忽又進據。李督派陸軍二標。聲言出外野操。不敢明言防禦。而英既進佔猳坡。長驅直入。愈逼愈緊矣。

九月英人又於茨竹丫口等處。私豎界石。又添駐兵數。強收片稅。小江以南十八寨之地。既據爲己有。今且侵西小江以北浪宋等地。政府無可如何。當時清政府見交涉棘手。意在退讓。欲將片馬允許英人永租、而滇人與滇督李經羲力爭。主張勘界。李經羲又以界務非公言可以勘定。復令各屬先行練團順隘一帶。已練就四班。趕練二班。並先發快槍。所以未至交戰者。以不久而武漢起義。滇南聞風而響應也。

以上係宣統年間英據片馬之事實。迄自民國元年八月間。英人又於片馬徧布營倜。雖由外部、向英嚴重交涉。然英人藉詞推宕。民國二年十二月。雲南唐繼堯電報。言片馬頃來英兵五六千名。分路進兵。一由帕跌河卯照老窩

之稱叟。一由上片馬過古浪河登茶登埂六庫。一由明光山騰越。是英人且又南窺滇西第一要地之騰越矣。道歐戰後。彼未遑顧及。自行撤兵。所以邊境無事者數年。今彼重演其故技。再逞其陰謀。欲償其數十年來垂涎之慾望。今片馬問題已達極惡之地位。若片馬一失。目前立見喪失數千里之地。且川滇藏三大區域之大禍。必自此始矣。我愛國同胞。定當本其昔日爭回青島之熱誠。作積極之奮鬥。求得最後之效果。

故爲今計。我國第一當未開談判之前。速選派精能人員。親至野人山地。測闊查看。第二與英人嚴重交涉。我清我属之野人山與英領緬甸之界線。因片馬在野人山東。野人山之界定。片馬問題自決矣。

英倫記遊

傅冠雄

寄跡英倫，忽臨半載，休沐之暇，間事遊覽，略述所經，如左。

皇家花園　七月中，英皇開游園會，燕請外交團，及親貴名流，裙屐翩躚，頗極盛況。英皇后太子公主，均由大殿宮墀見來賓，略致酬酢。其狀貌和藹，言談徐舒，步行人叢中，殊不見作威之象，殆其和易若，權威有限，而其皇位之得獨存於今日之西歐，當亦由此。其宮室建築，亦頗巨麗，而園林布置，殊無足觀，不過綠草鋪茵，花木間植，以視我國之三海萬壽山，渺乎遠矣。

文素離宮　建於西倫小山之巔，爲帝后避暑之所，英倫古跡名勝之一。山高不過數十丈，宮殿頗極宏麗。多古雕刻繪畫，精美絕倫，墻壁多畫英歷代王后事跡，及古代神話。室內陳列歷代帝后用品，戈矛甲冑，床帳几椅，以及雜

裝粉盒，弘襪果具，都位黯然。覽之者，忽爾想見其叱咤風雲，忽爾指神平溫柔婉旎，省覽旣訖，行念其英雄氣概，兒女情腸，什幾何時，同歸寂寞，徒餘巍巍殿宇，設設松詩，供後人之憑弔而已。宮外數武，有古砲臺，高數十丈，層階數百級，始達其巔。俯覽倫市，樓閣叢錯如蜂巢，泰晤士河環曲如帶，憑高眺遠，意思案然。其旁有寺，建築殊古樸，木梯叢板，行其上，均顫動有聲，慄慄然懼其顛隕。其下地窖，導者云，爲昔年禁囚之所，秉燭而入，以其中陰暗，僅有微隙通光，則拘囚刑具，依然存列，想見歐西疇年殘酷之刑，固不減於東方也，尚有數處，以現時封鎖，未得徧游，乃出午膳。膳後，乘車渡橋，至黨逭學校，亦英倫古跡之一。建築亦復古健，門廊雕刻，窗櫺納彩，均古雅可觀。出復乘車，馳觀於長游路。自離宮門起，至喬治第三陵墓，約十餘里，端凸中凹，成一弓形，百治頗極坦平。夾路雜花叢樹，蔭庇成蔭，異常幽靜，念倫市塵囂，倏隔天壤。行約兩時，達其端處，喬治第三銅像，巍然壘石之巔，神彩飛揚，躍馬欲動。乃舍車徒步，攀登其巔，摩撫久之，乃返。更欲往游維幾尼亞瀑布，以時宴馬猪未果。

倫敦博物院　分設數處，都居甚繁。其生物歷史一部，自古代動植骸炭各種化石，下至蚊蟲之微，以及各種微生物標本，無不具備。只此一部，已不知幾十萬種。其科學博物館，上自天地日星，以及聲光化電，舟車槍砲，工作製造，各種機械模型，紛然雜陳，撥之可動，研究之者可試驗而知其作用焉。其補益學術，殊非淺鮮。以時間所限，僅覽兩部，他部設備，大略稱是。且聞中國物品，特有一部，容暇詳觀，再行記述。

蠟人院　內陳作品，多英法帝后，及列邦名人軼事。如維多利亞靜坐觀書，儀態雅閒，神彩如生。路易十六已斷之頭，登跡殷然，覩之慘慄。威靈吞備戰之夜，靜臥凝思。納爾遜易簣之宵，殘燈慘淡。吾華人士，惟有孫逸仙像，參列其

間。此外有初來英倫之茶商，袍掛頂翎，殊覺醜惡。附設拿破崙室，所陳概係真物。有拿翁用車，為滑鐵盧戰時所得。其他衣冠几椅，杯盤手帕等物，約數十物。其貶居荒島中，所御之椅几，及臨歿所用之玻璃杯，另列一處，特有標題。歐人之崇拜英雄，於斯可見。

地學界消息

中國地質學會年會紀事

中國地質學會成立，已經一載，現共有會員七十七人，外國會員約居三分之一；會所附設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內（北京西城兵馬司九號）去年曾開常會五次，講演著作甚多。本月六日至八日，爲該會年會之期，六日上午十時，初有會長評議會及書記會計等報告，乃由正會長章鴻釗君演說中國用鋅之歷史，演說畢，選舉新職員及評議員，當選者正會長丁文江，副會長李四光翁文灝，書記謝家榮，會計盧祖蔭，評議員章鴻釗葉良輔袁復禮，乃攝影而散。下午二時，繼續開會演讀論文，聽者七十人，晚八時假座西車站餐室開叙餐會，中西會員及男女來賓共四十三人，餐畢，由丁文江君主席，請諸會員演講外國地質學者與中國地質之關係，詳盡懇切，頗饒興味，散會已十一時半。七日上午，有瑞典會員斯坦斯克君演講山西保德縣之推介動物化石，及那琳君演講山西上古界與中古界之植物化石，下午二時至夜間十一時，均繼續演讀論文。是日適逢星期，故北大高師等校，男女學生，到者較多，本會編輯幹事譚鳴穎劉翰章並赴該會聽講，躬逢其盛，共計聽者約九十人。八號下午，復繼續開會演讀論文，晚九時有美國紐約博物院第三次來華調查團團長安特魯司君試演去年旅行蒙古時所攝之電影，演畢茶會而散。統計三日內來聽講演者共一百五十人，會員到會者四十式人，演讀論文共二十九篇，均係實地觀念悉心研究之新著作，（將發表於該會會誌中）誠我國學界之盛舉也。茲將其年會秩序單列於下，以誌其盛。

中國地質學會年會秩序單

壹月六日上午十時

壹、開會　貳、評議會書記會計等報告　三、正會長講說題爲中國用鐵之歷史　四、選舉　五、攝影

下午二時　演讀論文　　下午八時　敘餐會

七日上午十時　演講　　下午二時　演讀論文

八日下午二時　演讀論文　　下午九時　茶會　安特森斯君演映考古活動影片

論文表

一、丁文江—雲南東部之地層及構造

二、安納爾 (E. ahnert)—俄國濱海各省侏羅紀煤系之分類　因事未到

三、李四光—紡錘蟲屬附註　因事未到

四、謝家榮—甘肅之紅色地層

五、淡　常—中國北部之魚化石

六、毛方斯 (F. K. Morris)—火成岩中之孔隙及其充填

七、巴勃 (G. B. Barbour)—山東濟南之侵入岩

八、袁復禮—近代大地測量之進步

九、斯坦斯克氏(O. Zdansky)—山西保德縣之有脊動物化石

十、那　琳 (E. Norrin)—山西古生代與中生代之植物化石

十一、王　烈—最近之秦嶺考察　因事未到

十二、毛力斯氏—蒙古薩諾汗之溫泉區域

十三、海斯氏 (M. Hess)—摩勒維翰克斯脫之巖穴

十四、譚錫疇—山東蒙陰及萊河古生代以後之地層

十五、安特生 (I. G. Anderson)—中國北部上部中生代與第三紀地質之概略

十六、王竹泉—山西奧陶紀之新地層

十七、葛利普 (A. W. Grabau)—山東是什麼?

十八、王龍佑—煤之成分與構造

十九、翁文灝—平推斷層及其與中國北部地質構造之關係

二十、克力多復維許氏 (A. N. Kryshtofovich)—中國遠東研究植物化石之近訊

二一、孫雲鑄—直隸開平之上部寒武紀地層及化石

二二、孫雲鑄—奉天之上部寒武紀化石

二三、葛利普—中國之泥盆紀

二四、吳　鏞—銑之研究及試驗　因事未到
二五、毛力斯氏—蒙古沙漠地
二六、翁文灝—甘肅北部賀蘭山之倒斷層
二七、葛利普—中國北部之石炭紀
二八、田奇㻪—南口元古界之地層及化石
二九、趙亞曾—南口之地質構造
三十、楊鍾健—南口山脈之地形

本會紀事

(一)捐贈誌謝

王嶧山先生義贈儒墨之異同一冊

無名氏先生義贈銀元二百元由會長轉來

(二)姚編輯存吾赴德前之遊蹤報告——上會長書

1. 別師南歸，越日即抵襄。時大桿土匪盤據魯郏，距襄僅六七十里，而防軍他調，城守空虛，生因夜草守城芻議，來議防守，越三日乃赴開封。抵汴之翌日，得京中同仁快函，知赴德船期又改，計時尚有七日留，欲從事訪查挑筋教史蹟，並尋覓大梁回教碑及各項史蹟，輯之成篇，上陳師覽，兼就正於陳圓菴先生。餘暇當遍訪太梁石蹟，彙成游記，刊諸雜誌。師舊作大梁訪碑記，偶忘載某期雜誌，望轉知作賓兄寄汴一冊，供遊循覽。

今晨探知一艾姓者，字渤庵，挑筋教徒也，前清舉人，曾官知縣，頗留心典籍，已託人先容矣。若能晤此君，於挑筋教之歷史，當有創獲，而圓菴先生欲訪求之四竹堂紀異，或亦可探得着落矣。挑筋教碑現存望公會，生欲往攝一全影，寄呈 師覽。十二月七日夜

2. 十八日晨，搭速票沿津浦滬寧逕赴上海，晚十一時抵埠，寓四馬路振華旅館九十號。

自汴抵滬從南北氣象，迥然不同。鍾山一帶，寒冷乾枯，一切與開封無殊。自徐而南，始漸漸與京滬路上所習見者有別，乘客楚楚，軍人絕迹，茅舍含落，不見土窯。而少婦幼女，對衆理裝，談笑自若，無鄉村氣，此京滬道上所罕見也。蚌埠臨淮而南，松柏青翠，篁竹猶綠，池水融融，白鵝往來，大有春意。而浦口臨淮間，氣溫達華氏四十八度，草雖枯而葉未凋，田無苗而水常流，視燕趙無水不凍，無風不烈，實有春冬之別。下關江水黃濁，不類夙聞，惟波濤不及黃河之洶湧耳。車抵鎮江，天已昏暮，不能佇車外眺往，然常州無錫蘇州燈火萬千，人聲嘈雜，氣象正自不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之諺，釋物質文明之烘托，今視昔百尺竿頭當又進一步矣。生久居北地，乍來南土，除言語外，耳聞目見，覺在在皆有幾分活氣。他年歸來，當上承師志，年遊一省，以廣見聞，人情練達即學問，然雖生嵩洛間，若試言所志，寧爲嶺南人劉郎庭，不爲師程門立雪人，一切皆託諸客談，除獨善其身外，對自然對此生殆無辦法也。

猶太教碑兩份，六張，懇另封呈　閱開封照像惡劣，題字被彼洗壞重寫，致宏治碑間有漏字，時迫行促，不及改正。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證引詳確，允推宏著。惟第七章述開封市街清眞寺一段，頗涉含混，不符實情。教經胡同在北土街（即府土市字街）東南，去文殊寺街東嶽廟清眞寺街均甚遠。街實三處，並非一地，東嶽廟傍之清眞寺街俗名東大寺街，東大寺爲開封最古之回教寺，現爲回教俱進會。據寺中康熙四年重修碑，知回教來開封亦甚早，而文殊寺街之清眞寺亦歷有年所，傳守無替，爲開封回教最大之忠地也。就生訪

間所得之結果，實與猶太教無關。生已尋得一光緒十四年新修鄞縣志街市草圖，容緩日當呈政於閘卷先生。

法船改期定一月六日開行，從裝畢，有餘暇當一游西湖。生每至一生地，輒喜購本埠地圖，風景畫片，藉資研究，惜無從容時間，到一地即寫一觀察談，爲雜誌稍添材料也。十二月二十二日夜

3. 生於十二月三十日赴杭，三日夜十一時始返上海，留三日，三遊西湖，頗快心懷。第一日遊葛嶺，岳廟，公園，于忠肅墓，沿白堤至蘇小小秋瑾之墓，過蘇堤而歸。第二日遊三潭印月，蘇堤春曉，雷峯夕照，南屏晚鐘，康莊沿湖心亭而入昨日遊路。第三次與韋遇春兄步遊靈隱寺中天竺三天竺，歸至玉泉觀五色魚，復遊斷橋殘雪，雙峯插雲，自上午十時至午後六時方歸。此行殊受印像最深者爲浙江氣候溫和，風景秀麗。陽曆年節爲北京最冷之日，而杭縣氣溫僅達華氏四十八度，生方慶耳目所及大有春意，而杭城報紙竟有稱連日奇冷，著人應如何注意煖窒云云，甚矣習慣之能左右人類生活能力也。

杭氣候溫和，生活寬裕，然以東方人不善利用自然之故，由逸生淫，而婦女迷神信佛之風亦最盛。僅西湖一地，附和尚達兩萬人，尼姑亦在一千以上。生親覩數處塔院，年少婦人，閉目念佛，香煙凝結，上蔽赤日；而羊腸道中，過婦人乘小轎入寺廟觀進香者相望不絕，此亦北數省所僅見者，推其原不可謂非氣候使之然也。聞韋遇春言，二六兩月，男婦混雜朝天竺，通宵達旦，滿山滿湖，怪態更不勝殫述，若然則浙人亦太辜負自然之恩遇矣。

生坐之法船定明日開往德法，今日料理行裝終日方竟，去國在即，念　師情殷，已束篋封墨池矣，借破管草此，稟　師知吾近十日之遊蹤也。一月四日

4. 生於一月五日，在上海動身，法船安得來朋（ander Lebon）重載二萬二千噸，體積既大，自然穩靜，週日清和，故雖在茫茫碧海中，毫無動盪。時在艙中看書，時在甲板散步，遐瞩遠眺，水天一色，銀波奔湧，奇景壯觀，視陸游又是一番景象矣。同船赴德者共九人，協組一學餘俱樂會，極覺融洽，明日開將到香港。香港為英屬，此船屬法，留一日例須納重稅，香港之遊，恐不克如願矣。一月七日下午五時安得來朋三四〇號

(三)關於會員張亮丞碩士馬哥孛羅游記之函信：

1. 王峄山先生函：『……亮丞馬哥孛羅游記，不日出書，為東西文化交通史上添一大宗新材料，無任欣迎。』

2. 陳閎滬先生謂：『馬哥孛羅游記氣象雄偉，材料豐富，非精通數國語言文字，持以若干年精力者，未許譯此。』

3. 姚存吾先生函：『此次抵滬，欲求一比較詳備之地理誌，竟偏求不得，不獲已仍購中外地理大全一部，聊作先斂，受書堂史地叢書，實不朽之偉業，民族之光輝，甚願亮丞早日成就之。馬哥孛羅游記，實為吾國後薄之學術界生色，願吾會始終完成之。』

其他尚有李長傅先生等函，亦涉及，恕不遍敘、　編輯附誌

(四)近[illegible]學會由倫敦來函『……蒙貴會以張蔭西先生所著閩古古集見惠，無任銘感。該書內容詩歌極富，令人有優美之思，而封面又純爲東方式中國式之裝訂也。敝藏書館，書此道謝云云』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二月中旬出版
中華民國廿五年七月再版

定價洋伍角伍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者　中國地學會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北平北新華街
電話南局三五七〇

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北平北海公園團城
電話東局三七九三

本會發售出版緊要書籍廣告

甲、閻古古全集　合訂六册，由財政部印刷局加工精印，紙細工精，裝訂美觀。茲爲酬答惠顧諸先生雅意起見，統案七扣出售，每部合洋二元一角。書存無多，尚希從速。

乙、地學叢書　乙編上册，已出版，　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選輯，所收均爲近十年來國內地學界精深博大之名著。考古證今，尤爲治歷史地理者所不可不備。詳目如下。1中國地圖學考原。2西遊錄今註。3湛然居士年譜。4成吉斯汗園陵發見記。5致中國地學會辨成吉斯汗園寢書。6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7答張蔚西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8再答屠敬山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9成吉斯汗陵寢之旁證10濼口黃河橋古爲鵲山說等。精製一厚册，定價五角。

丙、三版地文學　是書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附圖八十餘幅，材料宏富，印刷精良，有志地學者，洵當人手一册。全書洋裝一册，定價現洋六角。